

原
子

CAMPUS SCIENTIAE

期一十第 卷一第



輯編社原學
售經總館書印務商

震動世界文壇的鉅著

揭穿大戰內幕的珍籍

邱吉爾：第一次大戰回憶錄

漢译足本 分册出版

〔譯者〕吳澤炎 沈大鈐 萬良炯

〔售價〕第一冊 定價四元五角
第二冊 定價六元五角
(按照同業議定售價)

邱氏為大戰主導人物之一，復富有傳記文學的天才，他的回憶錄無疑地是一本關於大戰的最寶貴的文獻。

原書的寫作規模相當龐大，預計分作五編，隨寫隨印。第一編題作《The Gathering Storm》（譯作「山雨欲來風滿樓」），本年六月下旬在美國出版。它的節本並先在美國 Life 週刊及 New York Times 日報分期刊登。本館現據足本翻譯，比較報刊所載，詳略大不相同。

第一編的內容起於一九一九年第一次大戰的結束，訖於邱氏奉命組閣。這裏所紀述的是一段惱人的苦悶的故事，但為此後主要戰爭必不可少的前奏。邱氏在組閣前，久已參與機要，他在本編中揭露的珍貴文件，多為外間所未曾見。第一編包括兩卷，漢譯本分訂四冊；七月上旬先出第一冊，包含第一卷的前九章；同月下旬續出第二冊，包含第一卷的後十二章；第二卷譯為第三、四冊，即可次第印行。

邱氏在本書自序中稱，「我竭誠希望，對往事深思熟考，可以啟我們將來的引導，使後起的一代按照人類的需要，控制未來的局面。」我們和英語民族是比肩作戰共致勝利的一員，我們也同樣擔負着控制未來局面的重責。因此，這回憶錄對於我們，確是一本不可不讀的書，尤其因為本書保存了原著的全貌。



商務印書館

學原第一卷第十一期目錄

理論對象

胡世華

希臘原子論或「空」「實」二元下的唯物多元論

嚴羣

論梵本妙法蓮華經

季羨林

漢書古字論例

管雄

略論「讖」「緯」互辭及讖于經義與緯書之關係

陳榮

論新疆省阿克蘇出土之石刀

安志敏

窩尼語音系

袁家驛

陸九淵派的文心說

羅根澤

黃潛臨夏珪春山歸隱圖卷

鄧以蟄

商務印書館初版新書

三十七年三月份
(上) 出版新書

老子通釋

張純一著 定價二元五角

六開本一冊

中國農業經濟史

陳安仁著 定價四開本一元

六開本一冊

數之意義

何介石等著 定價六開本一元

六開本一冊

道旁植樹法

農業學 小叢書 顧在庭編譯 定價六開本一元

六開本一冊

唐代小說研究

劉開榮著 定價六開本一元

六開本一冊

學部定大歐洲地理

鄒豹君著 定價四開本一元

四開本一冊

老子哲理精闢，其歸本不言之教，無爲之益，足以顯頤內典。自來舊注多引援佛理，然究未盡其旨趣。此編綜玄德於一心，圓悉於等覺，不僅融合佛老兩家之真諦，且進而謀老莊孔聖之會通，因取名「老子通釋」。釋文前另撰結論一篇，略述老學之淵源及其流別。

本書內容包含十四章，自上古以至清代，分敍我國農業經濟的發展，尤注意於各時代的演變關鍵，足為今後復興農業的依據。我國向來以農立國，不論政治經濟倫理宗教社會組織的形態，大都隨着農業的形態而推進，故我國整個的農業文化形態亦可在本書反映出來。

「數」含有豐富精深之意義，為一切算理推演之基礎。此書首敍數之概念如何逐漸完成，以下分論基數、序數、實數、與複素數。擷取西方數理名家之學說，作一簡要之論列。可供中學數學教師之參考，並足為學習中等數學者奠立高等數學之基礎。

道旁種植樹木，不僅能增進市容之美觀，且對市民之衛生及精神修養，亦多裨益。著者近曾研究上海市道旁植樹之實際情形，特博考歐洲的植樹名著多種，編成本書，對於道旁樹之繁殖、培養、移植、修剪、整形、灌溉、下肥，以及驅除病蟲等問題，無不詳加討論。附圖在百餘幅以上。可供都市建設者及園藝家之參考。

著者研究唐人小說，分從兩條路線下手，一為出於文士之手的傳奇小說，一為直接受佛教變文影響的民衆小說。本書關於前者，先研究小說產生的客觀環境和因素，再進而研究小說的內容和形式及其特有的藝術價值；關於後者，則選取「遊仙窟」作為俗文小說的代表作品，從而研究此一作品與變文的關係，並分論其內容、技巧、時代、與作者。附錄唐人小說十篇，都是足以反映某一時代或特殊社會環境的重要作品。

上列各項均按規格定倍數發售，另加郵運費。

商務印書館初版新書

三十七年三月份出版新書（下）

高等統計學

（國立復旦大學
商科研究所叢書）

薛仲三著

四開本一冊
定價十四元

供求論

（社會科學
小學書）

H. D. Henderson: Demand and Supply
紀文助譯

六開本一冊
定價三元

植物生理學實驗教程

林孔湘著

三開本一冊
定價四元五角

職業學校商業應用會計學

教科書
曾子唯編著

六開本一冊
定價四元五角

中級英文讀本（第一冊）

I. H. Intermediate English Reader,
Book One

胡毅編選

六開本一冊
定價五元五角

習字範本四種

顏勤禮碑集字
玄秘塔集字合
九成宮集字
趙文敏書無逸
定價三元

著者爲劍橋經濟學者之一，所以本書的理論完全以馬雪爾的學說爲主，而以皮古及其他劍橋學者的學說爲輔。馬氏原以其價值學說中所得的供求原則，推演其分配理論；因此，本書命名雖僅限於供求，但其範圍實包括價值和分配的全部。故本書不僅爲研究劍橋學派理論的津梁，而且是攻讀經濟學的入門佳作。

本書着重於植物生理學基本原理及方法的訓練，其有實驗五十八則，包括：電離子濃度、膠狀體之性狀、滲透作用、吸水作用、植物細胞膜之可滲性、植物細胞之膨脹與萎縮、水分之吸收、植物之營養、蒸發作用、蒸騰作用、葉綠素之性狀、光合作用、運動作用、消化作用、呼吸作用、生長素之生理作用等基本現象及其有關學理。每個實驗首段具列需要材料，末段附載實驗問題，極合大學生物學科實驗之用。

本書爲供應目前商業實際需要而操作，將會計法、所得稅法、特種過分利得稅法及各法中有關商法之規定與商業習慣等理論與實務，歸納研討，融合解釋，以期會計學一門，適應現行法令之規定；並於會計實務方面之研討，由分錄過帳而至結算，概以同一例題貫徹演述，使讀者對全盤帳務之處理，得到完整不缺之認識。著者供職直接稅局多年，今本其經驗而著本書，尤能勝任愉快。

本書取材以近代富有生活興趣及教育意味之作品爲主，經編者悉心釐訂，保持原作結構，而將其艱深字句加以修改，以便教學。第一册分二十課，以假定讀者熟習桑戴克字彙中最常用之二千字爲基礎，每課之後，詳加英文說明，繼以多量之練習，爲戰後新編根據語言學習心理培養閱讀興趣與自感能力之優良教本。

初習大楷者宜從顏柳歐三家入手，小楷宜從趙氏入手。此範本特就顏書顏勤禮碑、柳書玄秘塔、歐書九成宮，各選集其筆畫完整，精神飽滿之字；更收入趙書無逸之全文。不僅兼合四家大小楷帖於一編，且就拓本翻印白底墨字，清晰易讀，尤便臨摹。中小學生之書法範本，莫善於此。

上列各書均按規格定價發售
郵局另付郵費

商務印書館最近版書

哲學概論(大學叢書) ······ 范錦著 (七版) 五元	高等英文典 ······ 神田乃武著 (十三版) 三元
統計學大綱(大學叢書)二冊 ······ 金國寶著 (九版) 十四元	國民英語入門 ······ 周越然編 (三十二版) 一元五角
馬克斯的政治思想 ······ 吳鳳裕著 (三版) 四元	初級英文讀本(初集) ······ 鄭富灼編 (二十二版) 一元五角
政治科學與政府(大學叢書)二冊 ······ 孫寒冰譯 (九版) 十四元	循序英文讀本(第二集) ······ 鄭富灼編 (三十版) 二元五角
經濟學原理(大學叢書)二冊 ······ 林昌恒譯 (六版) 十五元	英語模範短篇小說 ······ 吳越然編 (十版) 十元
經濟學原理(大學叢書)二冊 ······ 吳世瑞著 (十二版) 十四元	桂裕編 (十版) 十元
經濟學概論(大學叢書)二冊 ······ 巫寶三編譯 (四版) 卅三元	高級英文讀本(初集) ······ 周越然編 (三十二版) 一元五角
馬先爾之經濟學說 ······ 穆保一編 (二版) 四元	循序英文讀本(第二集) ······ 鄭富灼編 (三十版) 二元五角
貨幣銀行原理(下冊) ······ 方銘竹譯 (四版) 十五元	英語模範短篇小說 ······ 吳越然編 (十版) 十元
國際貿易實務(大學叢書)二冊 ······ 安子介著 (二版) 十五元	桂裕編 (十版) 十元
改進中國農業之途徑 ······ 中美農業技術合作團編 (二版) 九元	高級英文讀本(第二集) ······ 吳越然編 (三十版) 二元五角
中華民國民主憲法十講 ······ 張君勸著 (二版) 五元	循序英文讀本(第二集) ······ 鄭富灼編 (三十版) 二元五角
民法詮解總則編(二版) ······ 黃右昌著 (四版) 十二元	英語模範短篇小說 ······ 吳越然編 (十版) 十元
民法總則之理論與實用 ······ 鄧定人著 (二版) 五元	高級英文讀本(第二集) ······ 吳越然編 (三十版) 二元五角
民法詮解物權編(大學叢書) ······ 黃右昌著 (四版) 上冊八元	循序英文讀本(第二集) ······ 鄭富灼編 (三十版) 二元五角
行政學概論(大學叢書) ······ 劉世傳譯 (三版) 十四元	英語模範短篇小說 ······ 吳越然編 (十版) 十元
國民教育(師範參考書) ······ 郭有守著 (二版) 七元五角	高級英文讀本(第二集) ······ 吳越然編 (三十版) 二元五角
小學各科教學之基礎 ······ 彭宏議編譯 (二版) 十元	循序英文讀本(第二集) ······ 鄭富灼編 (三十版) 二元五角
水孩子(兒童世界叢刊)二冊 ······ 嚴既澄譯 (二版) 二元四角	英語模範短篇小說 ······ 吳越然編 (十版) 十元
增訂本王雲五小辭典(報紙本) ······ 王雲五著 (十九版) 十元	高級英文讀本(第二集) ······ 鄭富灼編 (三十版) 二元五角
增訂本王雲五小字彙(普通本) ······ 王雲五編 (六十四版) 三元五角	循序英文讀本(第二集) ······ 鄭富灼編 (三十版) 二元五角
英漢模範字典(增訂) ······ 張世達著 (平海編) (八十九版) 報紙本	英語模範短篇小說 ······ 吳越然編 (十版) 十元
英文法初步 ······ (六版) 四元	高級英文讀本(第二集) ······ 吳越然編 (三十版) 二元五角
中國近百年政治史(二冊) ······ 李劍農著 (二版) 十八元	循序英文讀本(第二集) ······ 鄭富灼編 (三十版) 二元五角
亞洲之地與人 ······ 張印堂 劉心務譯 (二版) 十元	英語模範短篇小說 ······ 吳越然編 (十版) 十元

理論對象

胡世華

(一) 引言

本文的討論，有以下兩個假定：

一、以下所謂哲學指思辨的理論的哲學。

二、以下所論假定基於一個外延邏輯 (extensional logic) 上面。

北京大學哲學系系會同學讓我作一次講演，並且限定題目是「從邏輯的觀點來作哲學史的研究」想必是有同學想從事於哲學

史的研究，想知道一點我對於哲學史研究的看法。可是我對於哲學史實在毫無研究。所以關於這一個題目我不能夠講什麼。可是我覺得要研究哲學史，應該先知道怎樣研究一個哲學系統，怎樣研究一個哲學理論，因為哲學史的研究比之哲學系統的研究是須要更高級的綜合的。一個哲學系統是一個理論系統，或簡說是一個理論 (Theory)。我們可以先問什麼是理論，再問怎樣來研究理論。其實只要我們知道什麼是理論，就知道了怎樣研究一個理論了。等到知道了怎樣研究一個理論，也就知道了怎樣研究一個哲學理論了。可是為了要知道什麼是理論，要先知道什麼是一個研究的對象或理論的對象。其實每一個研究對象都是一個理論的對象。以下說對象即是指理論的對象

或研究的對象而言。

我們要先來回答什麼是一個對象？其意義有兩層：一層是理論本身是我們研究的對象，另一層是理論本身必有它的對象，而這兩種對象都是對象。我們為了瞭解什麼是理論必先普遍地或說抽象地來討論什麼是對象，或說所謂一個對象，應當是如何如何的。知道了一個理論的對象應當如何如何，也就知道了一個關於這對象的理論應該如何如何了，因之也知道理論一般地應該如何如何了。

有了以上的理由我答應北大哲學系系會的同學講演一次，講一講我對於這一個問題的看法。並定講題為「理論對象與理論系統」，雖或與系會同學的原意不同，然想亦不無關係。然而由於種種的限制，當時未能講得詳細，許多地方難免含混。本文即是把「理論對象與理論系統」的原講稿的前半部分略加整理而成的。(註一)

(二) 理論對象中的原始分子

現在我們來回答（理論的或研究的）對象是什麼。回答一樣東西是什麼，我們給這東西的概念以一個定義。定義有兩種，一種是顯定義 (explicit definition)，顯定義是以已知來解釋未知，如「 $a \wedge b$ 」定義為「 $a \wedge b$ 或 $a - b$ 」即是一個顯定義。可是這一種定義我們不能

用以來定義「對象」這裏不講理由。另一種是隱定義 (implicit definition) 我們定義一樣東西時，我們說這東西適合什麼什麼條件。如在歐氏幾何裏，歐氏幾何的公理就是隱 (implicitly) 定義了「點」(point)。「點」在某一個組成的歐氏幾何系統裏，我們可以說它是不可定義的 (not definable)，所謂不可定義是說不可以拿顯定義來定義 (not explicitly definable)，而在這歐氏幾何裏是可以拿隱定義來定義的。我們如何以一隱定義來定義「對象」我們現在不討論，我們更不來嘗試着作這樣一個定義。我們卻來陳述這定義中的必須包含的條款，也就是說我們來講出一些對象所必須適合的條件 (necessary condition) 至少從邏輯上講這些條件是否充分 (sufficient)，我們不考慮。所以說，我們來回答什麼是對象這一個問題，並不是作一個嚴格的定義。從作一個定義的意義上來看，我們只是作了一個不完全的隱定義。

現在我們來分析「對象」一個對象必有它的組成的成分。這些組成的成分中有一種成分在這對象中是邏輯地基本的，不可分析的，終極的。因為設 x 是某一對象中的成分，那麼 x 即有以下兩個可能。即是邏輯地可分析的，或 x 是邏輯地不可分析的。如若 x 是邏輯地不可分析的，那麼這 x 即是一個我們所謂基本的，不可分析的，終極的成分。假如 x 是邏輯地可分析的，那麼 x 必可以分析成比 x 更為基本的，更為不可分析的，更為終極的成分 y_1, y_2, \dots 而這些 y_1, y_2, \dots 亦有兩個可能。它們是邏輯地可分析的，或是邏輯地不可分析的。若是邏輯地可分析的，那麼它們必仍可以分析成比它們更為基本的 z_1, z_2, \dots 等……以此類推總可以把 x 分析下去，一直分析到 x 的邏輯地不可再分析的成分。這一種成分我們稱之為這對象的原始分子 (primary elements)。這種原始分子我們說邏輯地不可分析是什麼意思呢？就是說這些分子不是這對象中其他分子的屬性 (attribute)，不是這對象中其他分

子的類 (class)。因為一個屬性必是一些什麼東西的屬性，一個類就是這對象中的什麼東西的類。這些什麼就比這些什麼的屬性與這些什麼的類更為基本的。屬性與類 (在一外延邏輯裏，我們可以不分別屬性與類) 是可分析的，而有這些屬性的分子與造成類的分子是比屬性與類更為不可分析的。這些原始分子不是關係，因為一個關係必有關係者，而這些關係者就是比它們的關係更是基本的。一個對象必有它的最基本的，終極的不可分析的原始分子。邏輯地講一個對象必須是由這些原始分子來構成的。現在為說明起見，我們來舉幾個實際的例子。我們來看幾個實際理論的對象，那些東西是他們的原始分子。第一希爾伯 (D. Hilbert) 氏所嚴格構造的歐氏幾何系統的對象。這一個對象中的組成成分中我們來舉出若干成分分子如下：

1. 點 (point) 類，以「P」表示。
2. 線 (line) 類，以「L」表示。
3. 面 (plane) 類，以「F」表示。
4. 在……間，一個三項關係，以「B」表示，「xByz」謂 x 點在 y z 點之間。
5. 在……上面，一個二項關係，以「N」表示，「xNy」謂 x 在 y 上面。

..... (註二)

其中 P, L, F, B 關係，N 關係等都不是原始分子，而 P 的分子，那些點 L 的分子，那些線，以及 F 中的分子，那些面才是希爾伯氏系統的對象的原始分子。P, L 及 F 都是這些原始分子的類，B 與 N 是這些原子分子的關係。這些原始分子在希爾伯系統的對象中不能再加以分析了，在這對象中是邏輯地最為簡單的了。

第二懷得海 (A. N. Whitehead) 氏在他的自然知識原理 (An enquiry concerning the principles of natural knowledge) 及自

然概念(The concept of nature)二書的外延抽象法(The method of extensive abstraction)這一個理論系統的對象，我們可以根據懷得海氏的理論，說這對象是自然(nature)組成自然的成分中最重要

的例如有縣延(duration),剎那(moment),時系(time-system)及一個最為重要的伸過關係「askb」，謂a事件伸展過b事件，(the event a extends over the event b)而縣延剎那，時系k都不是原始分子。原始分子是事件(event)。

由以上兩個例子已經足夠表示何謂一個對象的原始分子了，然而爲了以下解釋方便起見，我們還要舉第三個例。

第三，分析數學的對象。我們假定一個分析數學系統建築在朗道(E. Landau)的分析基礎(grundlagen der Analysis)一書所陳述

的理論系統上面。這樣一個分析數學系統的對象的組成成分如 $\sqrt{2}$, $\sqrt{3}$, 自然數類，複數類，可微分性(differential ability)，極限，微分，積分等，然而這些東西都不是這一對象中的原始分子。這一對象中的原始分子是自然數 $0, 1, 2, 3, \dots$ 而 $\sqrt{2}, \sqrt{3}$ 等非原始分子，是可以由 $0, 1, 2, \dots$ 等自然數邏輯地構造起來的。 $0, 1, 2, \dots$ 等是邏輯地不可分析的。

一件極爲重要的事須要注意，即是一個理論對象的組成分子可以屬於這一個理論的對象，然不一定屬於這一個理論的對象。例如以上第二例中的k，縣延剎那等確是屬於懷得海系統的對象，所有事件造成的類(The class of all events)(以下簡稱事件類)，也是屬於懷得海系統的對象。可是那些事件本身雖然是他系統的對象的原始分子，可是不屬於這對象。怎樣見得事件本身不屬於懷得海系統的對象呢？我們只要看懷氏的理論中如何處理那些事件就知道了。懷氏系統中只論及如果a是一事件，a就如何如何。這表明事件類這一個東西有些什麼性質，沒有講某一事件如何如何。這理論根本不涉及某一事件，

只涉及所有的事件造成的類。

與這例子相反的是第三例。我們可以看出来原始分子亦可以是(不一定是)一個理論的對象。在分析數學的對象中的自然數 $1, 2, 3, \dots$ 等都是原始分子。在這一例中原始分子本身亦在其對象中。以上這一段話說得不嚴格，我們可以更加嚴格的言詞來表示。我們說研究對象的組成分子中的原始分子不屬於研究的對象O，是以下的意思：當以一邏輯系統(語言系統)來表達O時，可以不用定義出的，或非定義出的個體常詞(individual constant)。

(III) 對象中的非原始分子

設O是一個對象，它的原始分子是 a, b, c, d, \dots 那麼O的非原始分子自然應當是由 a, b, c, d, \dots 邏輯地構造起來的複合體，這種東西我們稱之爲高級元素(elements of higher levels)以別於原始分子之爲最低級的元素(elements of the lowest level)。

以上已經論到，一個對象的原始分子，未必在我們的理論或研究的對象之內，同樣由 a, b, c, \dots 等元素造成的高級元素，也未必都在我們的理論的或研究的對象之內。然而我們可以說，那些組成一個對象的成分必都在由 a, b, c, \dots 等可能邏輯地構造出來的高級元素之內，因爲 a, b, c, \dots 乃是由於將對象解體成最低級的不可分的成分而得到的，那麼這對象本身的各成分，必是由 a, b, c, \dots 邏輯地構造而成的了。現在我們來看由 a, b, c, \dots 等原始分子可以構造出些怎樣的高級元素來。爲了方便起見，我們說一個原始分子有類型 \star ，(這裏我們在理論上並未假定類型論(Theory of types)請讀者注意)我們先來看次高級的元素，這些是 a, b, c, \dots 等原始分子可以構造出的類等。 a, b, c, \dots 等的屬性，或 a, b, c, \dots 等的屬性，或 a, b, c, \dots 等造成的類等。我們說他們有類型 $\star\star$ 。換言之， x 有 $\star\star$ 類型，也就是說 x 是一

原始分子的屬性，或原始分子造成的類。再， a, b, c, \dots 等的二項的關係，說它們有類型 $\langle * * \rangle$ 三項的關係，說它們有類型 $\langle * * * \rangle$ ，以此類推。由此我們有更高級的分子。設 x, y, \dots 有類型 $\langle * \rangle$ ，則一個 x, y, \dots 的屬性，或以 x, y, \dots 為分子的類，我們說它們有類型 $\langle \langle * \rangle \rangle$ 。設 x, y, \dots 的類型是 $\langle * * \rangle$ ，則 x, y, \dots 的屬性或由 x, y, \dots 等造成的類，說他們有類型 $\langle \langle * * \rangle \rangle \dots$ 又若一個原始分子與一個有 $\langle * * \rangle$ 類型的分子之間的關係，說他有類型 $\langle * \langle * * \rangle \rangle$ ，反之一有類型 $\langle * * \rangle$ 的分子與一原始分子之間的關係，有 $\langle \langle * * \rangle * \rangle$ 類型。我們還說 $*$ 是第 0 層的類型， $\langle * \rangle$ ， $\langle * * \rangle \dots$ 等是第一層的類型， $\langle \langle * \rangle \rangle$ ， $\langle * \langle * * \rangle \rangle \dots$ 等是第二層的類型，以此類推，可以有第 n ($n = 1, 2, \dots$) 層的類型。如下：

第 0 層的類型

*

第 1 層的類型

*

第 2 層的類型

*

*

*

*

*

*

*

*

*

第 3 層的類型

*

*

*

*

*

*

*

*

*

*

*

*

*

*

第 4 層的類型

*

*

*

*

*

*

*

*

*

*

*

*

*

*

$\langle * \langle *** \rangle \langle * * \rangle \langle \langle * * \rangle \rangle \langle * \langle * * \rangle \rangle$
 $\langle * * \rangle \rangle \langle * \rangle \langle * * \rangle \rangle \dots$

以此類推有第 n 層，第 $n+1$ 層……的類型。

以下以希臘字母 τ 或加指標 τ_1, τ_2, \dots 表示任何類型。現設

$\tau = \langle \tau_1, \tau_2, \dots, \tau_m \rangle$
其中 τ_1 設是第 n_1 層的類型， τ_2 設是第 n_2 層的類型，……， τ_m 設是第 n_m 層的類型，又設 k 是 n_1, n_2, \dots, n_m 中比較最大的那一個自然數，或說

$$k = \max(n_1, n_2, \dots, n_m)$$

那麼 τ 即是第 $k+1$ 層的類型。以下再以 a_τ, b_τ, \dots 表示任何有類型 τ 的元素。我們可以說，我們的對象中的元素，也許就是某一些 $a_{\tau_1}, a_{\tau_2}, \dots$ 然也不一定。假如不是的話，我們可以作更進一步的更複雜的邏輯複合體如下。我們說任何一個 τ ，不論 τ 為以上所說的那一種類型

中的一個類型，我們即說它有類型 \times 一個有 \times 類型的分子的屬性。或類說是有類型 $\langle \times \rangle$ 以此類推。我們有：

新第 0 層的類型：

\times

新第 1 層的類型：

$\langle * \rangle, \langle * * \rangle, \langle * * * \rangle, \dots$

新第 2 層的類型：

$\langle * \langle * \rangle \rangle, \langle * \langle * * \rangle \rangle, \langle * \langle * * * \rangle \rangle, \dots$
 $\langle * \langle * \rangle \rangle, \langle * \langle * * \rangle \rangle, \dots$

原來的 τ, τ_1, \dots 我們稱之為第 1 級的 (first rank) 類型，現在的新類型我們稱之為第 2 級的類型，以此類推。我們可以有第 3, 第 4, …

級的類型，以至於任何第 k 級的類型。其中 k 可以是一個很大很大的超越序數 (transfinite ordinal number)。我們以 τ 如以上表示任何一個第一級的類型，我們以 τ 表示任何一個第二級的類型，以 τ_k (Klasse) 表示任何一個第 k 級的類型。這樣，我們總可以把我們的對象中的一切成分歸入某一類型。然為以下解釋方便起見，我們假定一個理論對象 O 中的成分都是某一個 a ，他有一類型 τ ，也就是說假定總是第一級的元素 (照羅素早年的想法，只能有第一級的元素) (註三)。到這裏我們可以說，造成一個對象的元素，都必有某一個類型，而且是由這對象中的原始分子邏輯地構造起來的。對象，我們若是能够合理的說是一個對象，那麼這一個對象亦必是一個由其原始分子邏輯地構造起來的，亦必是有某一個類型的。對象是這樣的，是邏輯地必須這樣的。

四 同態與似態 (Isomorphism 與 homomorphism)

一個對象中的分子是這對象的原始分子所造成的一個邏輯複合體，乃有某類型的一個元素。現在我們來考察兩個對象 O_1, O_2 在相似到一個程度時，或說它們有共同的邏輯性質時，當我們講到 O_2 時亦講到了 O_1 。例如一個世界地圖與地球表面之間有多少相似，我們說在地圖上有什麼符號的形位關係時，同時表示了在地面上有什麼地形關係。

設 a, b, c, \dots 是一個對象 O 的原始分子，我們把每一個原始分子 a 配之以一個元素 a' ，如

$$\begin{array}{c} A \\ a \\ a' \\ b \\ b' \\ c \\ \vdots \end{array}$$

其中 A 設是所有 O 的原始元素 (註四) 造成的類，而 A' 是與 A 元素相

配的元素。這裏有兩個情形：

第一，A 中的元素 a 不等於 b 的時候， a' 與 b' 可以相同。

第二，A 中的元素 a 不等於 b 的時候， a' 與 b' 不能相同。

第一個情形我們說 A 與 A' 之間有一個多一關係 (many-one relation)。第二個情形我們說 A 與 A' 之間有一個一一關係 (one-one relation)。(註五)

設 $T = \langle T_1, T_2, \dots, T_n \rangle$ ，那麼若 $a_{1,1}, a_{1,2}, \dots, a_{1,n}$ 之間有 $a_{1,1}$ 關係時， $a_{1,1}$ 自必有 $\langle T_1, T_2, \dots, T_n \rangle$ 類型。 $a_{1,2}, \dots, a_{1,n}$ 之間有 $a_{1,2}$ 關係。我們以

$$(B_{1,1}, B_{1,2}, \dots, B_{1,n}) \in a_{1,1}$$

來表示。 $a_{1,1}$ 屬於 x 類中，即以

$$a \in x$$

表示。據此我們說 A 與 A' 之間有多一關係 R 即是說 R 適合以下二條件：

(1) 任何 x, y ，如果

$$(x, y) \in R$$

那麼

$x \in A$ 的必要與充分條件是 $y \in A'$ 。

(2) 任何 x, y, z ，如果

$$(x, y), (x, z) \in R$$

那麼

$$y = z$$

若以上的(1)(2)二條件之外再加上

(3) 任何 x, y, z ，如果

$$(x, z), (y, z) \in R$$

那麼

那麼即說 A 與 A' 之間有一一關係 R。

由於 R 關係，我們說把 A 中的 a 傳遞 (transform) 到 a' ，同時一個由 a, b, c, \dots 造成的類或屬性 x 亦必傳遞到一個由 a', b', c', \dots 造成的類或屬性 x' 。一個 a, b, c, \dots 之間的關係 x 亦必由 R 傳遞到一個 a', b', c', \dots 之間的關係 x' 。再進一步言，設那些由 a, b, c, \dots 造成的一個 a', b', c', \dots 之間的關係的元 x_1, x_2, \dots 造成 x 而 x_1, x_2, \dots 順序的由 R 傳遞到 x', x'_1, x'_2, \dots ，則 x 亦同時傳遞到一個相應的 x' 。以此類推每一個由 A 元素造成的一個複合體 x 必傳遞到一個 x' 。

一般地講，設 y_1, y_2, \dots, y_n 傳遞到 y'_1, y'_2, \dots, y'_n ，其中 y_1, y_2, \dots, y_n 的類型順序地是 T_1, T_2, \dots, T_n ，而 y'_1, y'_2, \dots, y'_n 的類型順序地是 $T'_{n+1}, T'_{n+2}, \dots, T'_{2n}$ 。設 x 是任何一個 O_1 中的元素，它的類型 設是 $\langle T_1, T_2, \dots, T_n \rangle$ 。

那麼由 x 傳遞到 x' 後 x' 的類型當是 $\langle T'_{n+1}, T'_{n+2}, \dots, T'_{2n} \rangle$ 。

那麼如果

$$(1) \quad (y_1, y_2, \dots, y_n) \in x$$

則必

$$(2) \quad (y'_1, y'_2, \dots, y'_n) \in x'$$

當以上說的 R 若是一個一一關係，我們說 x 與 x' 同態 (isomorph)。R 若是一個多一關係，則稱 x 與 x' 似態 (homomorph)。似態關係比同態關係更為普遍，所以更為重要。然而由於時間的限制，我們且就同態關係加以解釋。又更為節省時間，再假定 x 的原始分子是由 x 的原始分子經 R 傳遞過來的，實際上並不一定如此。如 x 與 x' 同態時，則對以上的(1)(2)有(1)的必要與充分條件為(2)。

設有一句話講到 x ，則這一句話作以下的形式

(3) $\Phi(x', x'_1, \dots, x'_n)$ 。

(2) 中除了「 x 」「 x'_1 」「 x'_2 」……「 x'_n 」之外只有邏輯常詞 (logical constant) 則(2)的必要與充分條件為

(4) $\Phi(x, x_1, \dots, x_n)$

(3) 是由(2)將「 x 」「 x'_1 」……「 x'_n 」順序地替「 x 」「 x_1 」……「 x_n 」而得的。說 $x', x'_1, x'_2, \dots, x'_n$ 如何如何或云 x 與 x'_1, x'_2, \dots, x'_n 之間有什麼什麼關係

(5) $(x', x'_1, x'_2, \dots, x'_n) \in y'$ 則(5)成立的必要與充分條件為

(6) $(x, x_1, x_2, \dots, x_n) \in y$ 亦即

$(x, x_1, x_2, \dots, x_n) \in y \equiv (x', x_1, x_2, \dots, x_n) \in y'$ 或

$\Phi(x, x_1, x_2, \dots, x_n) \equiv \Phi(x', x_1, x_2, \dots, x_n)$

爲必真(tautological)其中 x, x_1, x_2, \dots, x_n , y 乃由 $x', x'_1, x'_2, \dots, x'_n$, y 等唯一地(uniquely)決定的。我們在講 x 時同時講了 x' 。我們說 x 與 x' 有同樣的邏輯性質。

設 O_1, O_2 兩個對象的元素之間有同態關係，詳言之 O_1 的元素設是 x_1, x_2, \dots, x_n , O_2 的元素設是 y_1, y_2, \dots, y_n 而這些 x_1, x_2, \dots, x_n 與 y_1, y_2, \dots, y_n 之間有一個一一關係如

$$\begin{array}{l} O_1 \\ \hline O_2 \\ \hline x_1 & y_1 \\ x_2 & y_2 \\ x_3 & y_3 \\ \vdots & \vdots \end{array}$$

其中 x_1 與 y_1 相配 x_2 與 y_2 相配，並且， x_1 與 y_1 同態， x_2 與 y_2 同態……。當然是由 O_1 中的元始分子 a, b, c, \dots 邏輯地構造起來的，即由 a, b, c, \dots 傳遞(見本節開始處)到 a', b', c', \dots 時 x_1, x_2, \dots, x_n 即

傳遞到 y_1, y_2, \dots, y_n 而 y_1, y_2, \dots, y_n 是由 a', b', c', \dots 邏輯地構造起來的。在

這情形之下，我們亦說 O_1 與 O_2 同態(似態類似不質)。如若 O_1 與 O_2 同態那樣根據以上的解釋， O_1 與 O_2 也就有相同的邏輯的性質了。

元素之間的同態與似態關係的了解，對於了解一個理論與他的對象之間的關係是極其重要的。

設 T 是一個理論， T 的對象設是 O_2 。再設 O_2 與另一對象 O_1 同態，那麼 T 雖然是一個 O_2 的理論，由於 O_1 與 O_2 的相同的邏輯性質，一句講到 O_2 中的元素的話，在以上解釋的意義之下，我們說他同時講了 O_1 中與之相當的元素了。這樣， T 也可以說就是一個 O_1 的理論了。

實際上當一個對象 O_1 不易捉摸時(註六)，我們就假想地製造一個可以捉摸的對象 O_2 ，而這假想的對象(fictitious object) O_2 是希望與那不易捉摸的 O_1 同態或似態，或至少與 O_1 的一部分同態或似態。有了 O_2 之後，若爲 O_2 建立一個理論，那麼這理論雖然是 O_2 的理論，然在以上解釋的意義下也就是一個關於 O_1 的理論了。實際上理論的建立者，差不多都在建立一些假想的對象的理論。(註七)

一九四七年十一月廿八日

註一

講演舉行於本年十一月廿八日晚。「理論對象與理論系統」原譯稿的後半部分將整理成與本文成姊妹篇的另一篇文章「理論對象與符號排列」。本文內容主要是爲那一篇的準備。由於本文的性質，作者此種思想的來源，以及可能牽涉到的問題都不加以論述。

註二

希爾伯氏的系統的對象中的其他分子很多，見氏所著 *Grundlagen der Geometrie*

註三

Quine 在其 *Mathematical logic* 中含蘊至少有第二級的元素，若以我們的名詞來表示。

註四

此處說「原始元素」即謂原始分子，以下不贅。

註五

見 Whitehead 與 Russell 《Principia Mathematica》第一冊 * 71。

註六

所謂「不易捉摸」有其意義，此處不能詳論。

註七

理論對象與理論系統之間的關係見拙作「理論對象與符號排列」，見註一。

希臘原子論或「空」「實」二元下的唯物多元論

嚴 羣

原子論的創始人是黎務撒魄士 (Leucippus) 他的生地不能確定：小亞細亞的謎類托斯 (Miletus)、薩拉開 (Thrace) 的阿卜第利提 (Abdera)、意大利的埃類亞 (Elea) 這三個地方都被歷史家舉過；究竟他是那一個地方的人，衆說不一，至今尚無定論。他的年代也不能確定，據歷史家推測，大概是和恩魄鐸克類士 (Empedocles) 同時。相傳他寫兩部書，一部叫做「大組織」 (*Mēgas Diakosuros—The Great Diakosuros*)，一部叫做「論理性」 (*περὶ λόγου—On Reason*)，尤其是第一部要算原子論派的經典。這兩部書都失傳了，其內容全被他的大弟子第莫克力托士 (Democritus) 收入自己的著作裏。第莫克力托士的著作雖然汗牛充棟，可是也失傳了，如今只留下殘編斷簡了。第氏是阿卜第利提的人，在世的年代約當西元前四六〇年至三七〇年之間。

關於他的生平，我們知道得極少，只曉得他旅行的地方很多，到過埃及、巴比倫、波斯，最後到過雅典。他做學問的興趣極廣，當時所有的學問他都做過，其博學多能的程度不亞於後來的亞里士多德。後世的學者把他的著作分成倫理、物理、數學、天文、技術等五大類。他關於形而上學方面主要的書叫做「小組織」 (*Mikēos Diakosuros—The Losser Diakosmos*)，這是一部宇宙論的書，同時也講人類文化的問題。他們二位思想的內容，因材料的缺乏，很難劃分彼此的界線，後世學者引到原

子論的，從亞里士多德起，就是把他們二位合起來說，在思想上不分彼此。然而大家相信，在黎氏手裏，原子論大體的規模已經完成了。第氏，不過更加發揚光大。他們二位師弟子彷彿達爾文和赫胥黎在進化論上的地位似的。

原子論者的思想也是想解決宇宙萬物間動與靜的問題。與他們同時而稍為前輩一點的恩魄鐸克類士 (註二) 因要解決同樣的問題，而提出火、氣、水、土四種物質為宇宙萬物的原素，認為原素本身是不動不變的，原素分合聚散而構成的萬物是變而動的。這種思想可謂一個過渡的階段，最後一步必然要演到原子論的。我說恩氏的思想固然是原子論的準備，其實在恩氏以前，這種思想早已醞釀着。謎類托斯派 (militian School) (註二) 的安那克泰門餃士 (Anaximenes) 以氣為本體，氣起了稀散凝聚的作用，而成各色各樣的物。氣的性質是一律的 (homogeneous)，只是在某容量之下 (in a certain volume) 有稀密、散聚的不同，萬物都是同樣的氣構成的，萬物性質的不同起於同樣的氣在某容量下的稀密散聚的程度的差別。這種說法已經是指出量決定性，或性生於量的原理。可是「量決定性」的要點必須量本身不包含性，假如還包含性，便是一種性能够決定別種性，因此「決定者」與「被決定者」 (the determining and the determined) 之間就起

了孰先孰後 (priority and posteriority) 的問題，換句話說，何以見得必須是甲性決定乙性，再換句話說，決定者與被決定者所處的地位並不是必然的，不見得決定者必須為決定者，被決定者必須為被決定者。在這個理由之下，謎類托斯派各位所提的本體都沒有必須為本體的條件。即使恩氏提出火氣水土四種原素為本體，也並不能減輕這問題，因為火氣水土還是包含性，不但不能減輕這問題，實際上把這問題弄得更複雜、更嚴重，因為包含性的本體愈多，先後的問題便愈複雜。火氣水土對它們以外的具體的物質發生先後的問題，換句話說，何以見得是火氣水土產生其他的物質，何以見得是火氣水土的性決定其他東西的性？並且火氣水土彼此之間也發生先後的問題，就是，何以見得它們是處於平等的地位，不會有先有後，不會其一產生其他，其一的性決定其他的性？可是除了量與性的問題以外，恩氏還有一個新的問題要解決，即動與靜、變與不變的問題。他提出四種原素，目的是要解決這個新問題。他把一元改為四元，對於解決這個問題，大致的方向是對的，雖然還沒有做到澈底，可是他想不到「收之桑榆，失之東隅」，提出了四種原素以後，固然對於解決動與靜、變與不變的問題略有幫助，另一方面對於性與量的問題，不但不能解決，並且愈加嚴重。原子論者可謂繼恩氏而起，解決這兩方面的問題，他們解決得相當成功。至於他們如何解決，怎樣成功，且聽下文分解。

原子論者認為宇宙萬物構成的原素不是四種或某幾種的物質，是些極小而小到不可分的物質，這些物質叫做原子。英文的 atom 由希臘文的區別字 (adjective) *atomos* 來的，*a* 指「不」，*τον* 原於云謂字 (verb) *τεμνειν* 指「分割」，所以 atom 這個字最好譯為「莫破質點」。原子的數目是無限的，除了形狀與大小以外，什麼性質都沒有；此外，它們既是莫破的質點，「莫破」（亦稱「堅性」或「不可入性」— *solidity or impenetrability*）是它們的涵義，或它們定義中所

固有的性質 (nature implied in their very definition)。萬物的生成滅成毀由於原子的分合散聚 (combination and separation)，萬物性質上的不同由於構成它們的原子有數量 (quantity)、大小 (size)、形狀 (shape)、地位 (position)、排列 (arrangement) 等差別。所謂「大小」與「形狀」乍看好像是屬於性質方面，其實「大小」不過是表見於空間上的量，「形狀」是空間上的區域，只包含着廣狹、長短、高矮大小，這些也不過是表見於空間上的量，因此我們可以說「大小」與「形狀」也不算性質，那麼，原子只有數量，沒有性質，可是有量無性的原子合起來，倒成了有性質的萬物，這純粹是量決定性，或性起於量。原子只有一種，不像恩氏的原素那樣有四種；並且原子之為一種，對內彼此之間沒有性質的不同，對外（其實無所謂對外，因為除了它們以外，沒有別的。）也沒有別的什麼和它們有性質的差異，不像謎類托斯派之「水」與「氣」等等還有其他性質不同的物質與之並存。因此，原子之外，沒有別的什麼和它們發生先後的問題 (question of priority and posteriority)，它們的量決定萬物的性，它們是「決定者」，萬物是「被決定者」，雙方所處的地位是必然的。既然這樣，謎派與恩氏的量與性的困難問題都解決了。並且，原子既是莫破的，便是不變的，變在萬物上頭——於是變與不變的問題，既無量與性的問題牽掣着，隨着也解決了。至於原子動不動呢？可以說是動的，然而動而不變，原子何以會動呢？因為它們有大小，所以有輕重，便有升沉，升沉之間，就產生動。他們認為原子永遠是旋轉着動的。原子因動而起分合散聚，因分合散聚而演出萬物的生滅成毀。可是原子本身沒有生滅成毀，所以原子是不變的，是動而不變的。

原子的動必須有所在而動的地方，因此他們承認有空的空間 (empty space)，原子就在空的空間裏動。空的空間是無限的，所以原子的動是永遠滾來滾去地旋轉着。我們知道，埃及亞派 (Egyptian School)

的怕兒門尼底士 (Parmenides) 認爲本體是「有」(Being)。(註三)「有」是不變的，因爲「有」在有中動，等於不動；「有」在無中動，無既是無，「有」怎能動於其中？怕氏的本體，因爲是不變不動的，所以無須有變動所在之地，因此他就不承認有空間。海拉克類托士 (Heracleitus) 呢？(註四) 他提出一種永遠變的本體，可是他的本體觀不重實質 (substance)，而重過程 (process)，換句話說，他的本體就是變與動，不是本體在那裏變在那裏動，所以他也不發生變動所在之地的問題。他心目中也沒有空間的觀念，因爲空間在他的那種宇宙觀之下是不須要的。現代科學的宇宙觀也不重實質而重過程，所以以往牛頓式的絕對的空間的觀念也打消了。至於原子論者，他們的原子既是實質，又是動的，所以必須有動的所在地，就是空間。並且他們的空間必須是空的空間，因爲原子既是什麼性質都沒有，唯一的特徵就是量，這個量只是在空間上所佔的地位的大小與界域(即形狀)，那麼原子和空間的分別只是原子是佔滿了的，是實的，空間是不被佔據的是空的。換句話說，原子的原子是片段或分開的「實」，換句話說，「有」的外面沒有空間包圍着，各原子的外面有空間包圍着——除此以外，「有」和原子沒有其他的分別。假如對於「有」和原子問一句「是什麼？」那就不能答復，因爲「有」和原子什麼性質都沒有，不能說它們是什麼。因爲這個緣故，前面說「在空間上所佔的地位」不能說「什麼在空間上所佔的地位」，說「原子是佔滿了的」、「空間是不被佔據的」不能說「原子是什麼佔滿了的」、「空間是不被什麼佔據的」。原子只能說是量，或者本身沒有任何性質，而一切性質都寄托在它們之上。這就是說，純量能夠產生性質，原子能够演成萬物。原子如何演成萬物？由於它們的

分合散聚。分合散聚必須動，動要有所在而動的空地方，所以空的空間是原子動的條件。沒有空的空間，原子便不能動；原子不動，便不起分合散聚；原子不起分合散聚，便不能演成萬物。由此可見萬物的生滅成毀，乃是原子的分合聚散以外，還須要空的空間。那麼，宇宙萬物的本體是原子與空間，原子只是「實」，空間只是「空」，所以我們可以說，原子論者的本體觀是「空」與「實」的二元論。若把埃類亞派的「有」認為唯物的本體，那麼他們的本體觀是唯「實」的唯物一元論。他們不承認有空間，把空間叫做「非有」(Not-being) 或「無」。「無」者即不存在，唯有「有」是存在的，所以他們的本體觀也可以稱爲唯「有」的一元論。原子論派在這一點上和埃類亞派大不相同，他們把埃類亞派的「無」認爲和「有」同樣須要，沒有空間的「無」，原子的「有」在體用兩方面都不能成立。(一)就體方面說，沒有空間的空，便無以見原子的「實」；就用方面說，沒有空的空間，原子便不能動，不能分合散聚而演成宇宙萬物的生滅成毀。因此，我們可以說，原子論派的本體觀不但是「空」與「實」的唯物二元論，若用埃類亞派的術語，也可以稱爲「有」與「無」的二元論。

以上所講是原子論派的本體觀，包括原子的性質與功用等問題。現在再講他們的宇宙觀，即原子因其功用演成怎樣的宇宙萬物。原子的數目無限，原子所在而動的空間也無限，因此，無限的原子本身因爲有輕重而升沉，升沉因在無限的空間裏而不受限制；升沉因不受限制而無止息。換句話說，原子的動不受限制，永無止息。在這種動的情形之下，大小輕重相似的原子聚一起，而成許多各別的原子叢 (separate and isolated atomcomplex)，即所謂宇宙。因原子動無止息，那些宇宙的宇宙不過其中之一。因無限制、無止息的原子的動，而演成無數宇宙的生滅成毀，他們認爲是受必然性 (necessity) 所支配的。換句話說，

那些生滅成毀全是機械的現象，因為原子緣大小輕重而引起的升沉，旋轉的動，根本就是必然的、機械的。第莫克力托士對於我們宇宙的演成、星辰的產生等都做了一番的思索。他以為地像一個圓盤，浮在空氣上。星辰以日月為最大。星辰產生以後繫於我們這個宇宙的系統，繞地而運行，地軸未傾斜以前，它們是平繞着地而運行的。他認為各種物質之中，構成火的原子是最細而圓的，並且也比其他物質的原子單純。他對於有機物質特別注意，認為有機體是由泥產生的。關於人類，他有深刻的研究，討論宇宙之構成與生物之產生的時候，對於人類的文明尤其反覆致意。他以為人類的進化也是必然的或機械的。人因物質環境的需要，必然地或機械地與同類聯合而抵制野獸。因要與同類聯合而必須互相了解，因要互相了解而產生語言。因要抵制野獸而必須工具，因須要工具而有種種的發明與創造。他以為火的發明促進人類的文化，不少人類所以能超出原始狀態而有文化，關鍵全在會利用火。他對人類身體的構造固然十分注意，這方面是他研究有機體的重要材料，另一方面卻把靈魂與精神生活看做更有價值。然而站在唯物論的觀點之下，他把靈魂也認為一種物質，說靈魂是細而圓的火的原子所構成的，這種原子布滿全身，而成靈魂的各部分。身體上的各機關是靈魂的各部位，各機關的動作是分布於各機關上的靈魂所主持的。火的原子散失的時候，用呼吸吸取空氣中火的原子來補充。人死後，身上火的原子全部散掉，靈魂就消滅了。別的物體也有靈魂與理性，其靈魂與理性的多寡就看它的體熱的高低。所以他認為空氣有靈魂與理性，否則人不能用呼吸吸取其中火的原子來補充自己的靈魂。他以為靈魂是知覺的中心，感官是知覺的途徑。外界物件的原子的閃動激起空氣的波動，這種波動達到感官，激動了感官的原子，感官上原子的動又激動了靈魂上火的原子，靈魂的原子被激動而產生知覺。可是物件的原子、空氣的原子、感官的原子、靈魂的原子，其間的動，所以能够一波

激起一波，而彼此傳遞着，全靠各方面的原子有相同之點（在大小、形狀與精粗上）。這就是說，同樣的原子才能彼此激動物件的原子，有和感官與靈魂的原子相同的，才能經過空氣而激動感官與靈魂的原子，而起知覺。否則物件的原子儘管動，儘管激起空氣原子的動，也不能傳遞到感官與靈魂的原子，而引起知覺。恩魄鐸克類士講知識的起源，有「同者相引，異者相拒」的原則，現在第莫克力托士的主張，在這一點上，正和恩氏的不謀而合。不但知覺是起於靈魂原子的動，思想也這樣：思想只是引起知覺的那種動的餘波，不過這種餘波比原波更大更廣，所以思想比知覺更複雜更精密。靈魂原子的波動平穩，靈魂的熱度就平和，思想也就正確了。他對思想這種看法，當然是站在極端唯物的觀點，可是還免不了當時傳統精神的拘束，仍然在知覺與思想之間畫一鴻溝，把思想的價值放在知覺之上，認為只有思想能夠認識萬物的真相，能够得到確實的知識，知覺不能。根據這一點，他把感官所感覺到的萬物性質分為兩類：一類是大小、輕重、稀密、堅脆；一類是臭味、色、冷熱。第一類屬於物的本身，第二類屬於感官，即感官受外物影響後所起的感覺。這種分別簡直就是後來洛克（Locke）的原性與次性（primary and secondary qualities）之分。

我們已經把原子論者唯物的本體觀與機械的宇宙觀全部敍述過了，現在再看看他們如何應用這種唯物和機械的觀點在人生與宗教的問題上，而成他們的人生觀與宗教觀。我們前面說過，第莫克力托士把思想的價值放在知覺之上，根據這一點，他對於人生也注重思想方面關於善的認識與理解，和精神的安寧。他認為這一方面的價值遠過於身體上的享受，因此他在倫理方面，主張道德上理性的自主（*an-oral autonomy of reason*），認為做人最忌的莫過於自己良心上過不去的行為。他是樂生主義者，所樂是精神上的生活，不是身體上的生活。要發展精神生活，必須減輕身體上的挂累，身體上的挂累莫過於享

受慾，所以他主張克己節慾，身體上過平淡的生活。在宗教方面，他反對當時的神道觀，他認為神的觀念起源於人類對若干自然現象因不了解而起的恐怖的心理，那些現象如火山地震、流星殞石之類。另一方面，他相信空氣中有一種生物，形狀像人，而身體比人大，壽命比人長。他們也是原子構成的，他們身上原子的閃動激動了空氣，而波及到人的感官，所以人會看見他們出現，其實所見只是空氣中另一種生物的身體，在空氣上所拍下來的影像，並不是什麼神的顯現。他們用這種說法解釋宗教上先知們夢裏的朕兆等等。

我們已經把原子論的思想全部敍述過了，現在且看這派思想在希臘哲學上所佔的地位如何。前面提過，希臘哲學唯物的潮流，從謎類托斯派起，隱約就有量決定性的觀念，可是他們所提的本體都是具體的物質，具體的物質有固定的性質，實際上等於以某種性質決定一切性質，所以量決定性的觀念不能確實成立，因為邏輯上不能自圓其說。到了恩魄鐸克類士，希臘思想界又起一個新問題，就是如何調和動靜兩觀念，而使本體與萬物都得到圓滿的解釋；他爲了要解決這個問題，提出四種具體的物質爲本體，不料在另一方面卻把量決定性的觀念試問宇宙萬物，未有之前，站在什麼標準而有上下之分？這是第四層。總而言之，他們心目中的宇宙萬物之生滅成毀根據原子之分合散聚，原子的分合散聚根據原子的動，原子的動根據原子的升沉，原子的升沉根據原子的輕重，原子的輕重根據原子的大小；然而實際上原子的大小不足以爲原子的輕重的根據，在這一點上，他們的宇宙觀全部動搖了，這對於他們整個系統的影響非常大。（二）他們以外物、感官、靈魂三方面相同的原子彼此的激動，解釋知覺的起源，認爲不能知覺的東西的原子都和感官及靈魂的原子不同，就不能彼此激動而起知覺。這樣說法，試問古人所不能認識、所不能了解的東西，爲什麼今人能認識、能了解？難道古今幾千年之間，人類感官與靈魂的原子，和外界物件的原子，起先不同，不能彼此激動，後來變成相同，能彼此激動嗎？所以我認爲，純粹以原子的機構說明人類的知識，必須知識一成不變，沒有進步才行；然而他們卻講文明，承認人類知識有進步，這不是矛盾嗎？（三）他們既把靈魂也認爲一種物質，說靈魂是火的原子構成的，又把

產生宇宙萬物；宇宙萬物未有之前，當然沒有地心吸力，如何會有輕重升沉的現象而致原子的動，而起分合散聚？所以我說，他們以輕重解釋原子的動，是犯了邏輯上所謂正詞（begging of question）的毛病。當然，他們不知道地心吸力的原理，只憑習慣上的經驗，認爲輕者升、重者沉，不知升沉兩個現象背後有地心吸力的原理爲根據，因此不知不覺地在事實上倒果爲因了。這是第一層。沒有地心吸力，即使有大小，也不能有輕重；假如沒有地心吸力，大小與輕重並沒有聯帶的關係；他們不知此理，便把大小與輕重認爲有聯帶的關係。這是第二層。他們既然認爲原子因有輕重而有升沉，升沉不是別的意思，就是重的原子下降比輕的快，而顯出升沉來；然而他們的原子所在而動的地方卻是空的空間，即現代所謂真空（vacuum）。這等於說，輕重二物在真空中下降的速度率不同，這又是事實上的錯誤的認識。這是第三層。升沉包含上下的觀念，試問宇宙萬物未有之前，站在什麼標準而有上下之分？這是第四層。總而言之，他們心目中的宇宙萬物之生滅成毀根據原子之分合散聚，原子的分合散聚根據原子的動，原子的動根據原子的升沉，原子的升沉根據原子的輕重，原子的輕重根據原子的大小；然而實際上原子的大小不足以爲原子的輕重的根據，在這一點上，他們的宇宙觀全部動搖了，這對於他們整個系統的影響非常大。（二）他們以外物、感官、靈魂三方面相同的原子彼此的激動，解釋知覺的起源，認爲不能知覺的東西的原子都和感官及靈魂的原子不同，就不能彼此激動而起知覺。這樣說法，試問古人所不能認識、所不能了解的東西，爲什麼今人能認識、能了解？難道古今幾千年之間，人類感官與靈魂的原子，和外界物件的原子，起先不同，不能彼此激動，後來變成相同，能彼此激動嗎？所以我認爲，純粹以原子的機構說明人類的知識，必須知識一成不變，沒有進步才行；然而他們卻講文明，承認人類知識有進步，這不是矛盾嗎？（三）他們既把靈魂也認爲一種物質，說靈魂是火的原子構成的，又把

同樣由原子構成的身體上各機關的動作認為是受靈魂支配的，這就是以靈魂為身體的主宰——同是物質，為什麼一種物質支配別種物質，做別種物質的主宰？此處「支配者」與「被支配者」所居的地位並不是必然的，何以不說身體支配靈魂，做靈魂的主宰？況且靈魂與身體既然同是物質，多一個靈魂，豈不疣贅？（四）他們承認物質有理性人類有思想，根據同樣的理由，理性與思想也是疣贅。他們以為理性的價值在物質之上，思想的價值在知覺之上——實際上理性與物質、思想與知覺，既然是物質的原子的動的表見，怎麼能分價值的高下？所謂高下也不是必然的。（五）他們以為思想的價值高於知覺，因此在人生方面注重對於善的認識與理解，和精神的安寧，另一方面輕視身體上的享受，主張克己節慾，以達到理性自主。這種人生觀，在另一觀點上說，須知具體的物質沒有量與性能分得開的，他們的原子卻是由思想上抽象的作用把性抽掉以後的純量的概念（pure concept of quantity）。「原子」有量無性，「有」性量俱無，差別只在這一點上；至於二者之為純粹的概念，並沒有什麼不同。還有，原子所在而動的空間，他們說是空的空間，須知空的空間或真空這東西，在具體的物質世界裏是沒有的，這也不過一個抽象的概念。因此我說，這一派的「實」「空」二元的本體，「實」既是空間上若干數量的無性質，可言的「被佔據」，這是一個抽象的概念；「空」又只是空間上若干數量的「不被佔據」，這也是一個抽象的概念。這兩個概念站在唯物的立場說是唯物的，而實際上只是心的思想作用上抽象的結果，這不是同唯心論走一條路嗎？

說到這一步，可以算是很高明了。然而另一方面，卻把人們所見的認為確有其物，不是神鬼，而是空氣中一種生物的影像——這就未免武斷，因為什麼不把人們所見神鬼的顯現也認為一種錯誤的知覺？總而言之，他們的根本態度是相信感官所見都是實在的東西，這就是後來所謂朴質的實在論（Naïve Realism）的態度。

我們對於原子論派的思想敘述、分析、批評以後，覺得唯物論的思想，發展到登峯造極的時候，簡直同唯心論走一條路。我們知道，埃類亞

派的本體是無性無量的混然一「有」，這個「有」是純粹的概念（pure concept），這種概念是思想上抽象的結果，所以我認為這一派的思想是唯心的。現在請看原子論派的本體：他們的原子，也是什麼性質都沒有，雖然有數量、大小、形狀、地位、排列等分別，我說過，也不過是表現於空間上的量。須知具體的物質沒有量與性能分得開的，他們的原子卻是由思想上抽象的作用把性抽掉以後的純量的概念（pure concept of quantity）。「原子」有量無性，「有」性量俱無，差別只在這一點上；至於二者之為純粹的概念，並沒有什麼不同。還有，原子所在而動的空間，他們說是空的空間，須知空的空間或真空這東西，在具體的物質世界裏是沒有的，這也不過一個抽象的概念。因此我說，這一派的「實」「空」二元的本體，「實」既是空間上若干數量的無性質，可言的「被佔據」，這是一個抽象的概念；「空」又只是空間上若干數量的「不被佔據」，這也是一個抽象的概念。這兩個概念站在唯物的立場說是唯物的，而實際上只是心的思想作用上抽象的結果，這不是同唯心論走一條路嗎？

（註一）關於恩氏的思想，另外有文討論，題曰「希臘恩氏與克爾士心物二元下的唯心四行論」。

（註二）參看拙撰「希臘哲學的創始派及其意義」一文，載東南日報張其鵠先生主編的「三編」周刊第四期。

（註三）參看拙撰「希臘埃類亞派唯靜主義的一元論」，載浙江學報第一卷第二期。

（註四）參看拙撰「希臘海拉克類托士唯動主義的宇宙人生過程論」，載「思想與時代」月刊第五十期。

論梵本妙法蓮華經

季羨林

妙法蓮華經 (*Saṃbhāra-pudgari-kṣetra*) 在佛教經典裏地位的崇高，只要治佛教史或對佛教有點研究的人都知道。用不着我們再詳細說。日本人稱之曰「鎮護國家之經典」或「大乘之經王」，可見這部經在日本的地位同在中國一樣重要。就因為這部經這樣重要，所以屢次被譯成中文。據我們所知道的一共有下列諸譯本：

第一譯(西) 佛以三車喚經一卷

吳月支優婆塞支謙譯

法華三昧經六卷

吳外國三藏支彌良接譯

第三譯(西) 薩芸芬陀利經六卷

西晉三藏竺法護譯

第四譯(存) 正法華經十卷

西晉月支國三藏竺法護譯

第五譯(存) 薩曇分陀利經一卷

失譯人名今附西晉錄

第六譯(西) 方等法華經五卷

東晉沙門支道根譯

第七譯(存) 妙法蓮華經八卷 二十八品 或七卷

第八譯(存) 姚秦龜茲國三藏法師鳩摩羅什秦詔譯
隋天竺三藏闍那崛多共笈多譯

漢對照新譯法華經頁六一七)

倘若比較一下，以上這許多譯本，沒有兩個本子是完全相同的。所以牠們所根據的梵文原本絕不會是一個本子。根據這些不同的翻譯和現存的梵文原本也許可以構擬出一部原始妙法蓮華經來；但這工作還沒有人作過。我現在來討論梵本妙法蓮華經，並不想來嘗試這工作。我只是想試着從現存的梵文本的不同的抄本裏找出幾個文法上的特點，用來推測妙法蓮華經成立的時代、地域和以後傳佈的情形。

妙法蓮華經的梵文本是荷蘭學者 Hendrik Kern 和日本學者南條文雄校刊的，於一九一二年出版於俄舊京聖彼得堡，是佛教叢書 (Bibliotheca Buddhica) 的第十種。他們共用了八個抄本。這八個抄本可以分成兩組：其中有一個抄本是來自 *Bescher*，其餘的都來自尼泊爾。現在我們就拿 *o* 來代表 *Kern* 本，拿 *n* 來代表尼泊爾本。雖然從大體上看起來兩個本子的字句都差不多，無疑的是出自同一個較古的本子；但倘若仔細研究起來，兩個本子卻又有很多不同的地方。

裏面俗語字 (Prakrit) 和半梵文化的俗語字非常多，尤其是在伽陀 (Gāthā) 裏面。n. 裏面雖然也有，但比 o. 御少多了。這是什麼原因呢？

要瞭解這原因，我們先要談一談初期佛教經典文字方面的情形。巴利文經典我想另外寫一篇文章來討論，這裏不談。其餘所謂梵文的，或半梵文的佛典都有一個共同的現象，就是裏面有許多字不是梵文，而是俗語，或梵文化的俗語。從這個現象，我們可以推測到，這些經典原來都是用俗語寫成的。以後纔漸漸梵文化起來。時間愈久，離原本愈遠，梵文化的程度也就愈深。所以看梵文化程度的深淺可以定一部經典的年代。妙法蓮華經也不是例外。原始妙法蓮華經也一定是用俗語寫成的。同別的佛典一樣，這本子也隨了時代漸漸梵文化起來。o. 裏面俗語字多，可以證明牠梵文化的程度尚淺。換句話說，這個本子較老。n. 裏面俗語字少，可以證明牠梵文化的程度較深，也就可以說，這個本子較幼。o. 雖然老於 n.，但 n. 並不是從 o. 出來的。牠們之間仍然是兄弟關係。只是一個是老大哥，一個是小弟弟而已。

我上面說到原始妙法蓮華經一定是用俗語寫成的；但究竟用的是那一種俗語呢？這問題初看起來似乎很難解決。因為 n. 梵文化的程度已經很深，固然很難從僅存的幾個俗語字或半俗語字窺探原來俗語的真像。連在 o. 裏都是梵文字的數遠超過俗語字，尤其是散文部分幾乎全是梵文了。但倘若我們把在 o. 同 n. 裏殘留的俗語字拿來一比較，看看在同一個地方兩個本子裏相當的字是什麼。有的時候，在兩個本子裏都是俗語字；但在 n. 裏卻改換了語尾。有的時候，在 o. 裏是俗語到了 n. 就變成了梵文。從這改換去取之間，我們可以很清楚的窺探出原文俗語的消息。所以我們現在就在下面舉出幾個例子來，看看在同一個地方，同一個字在 o. 同 n. 兩個本子裏的變化。

一陽類收 -e 字的體聲多數：

śārīra vaistāriku tasya cāśhūt stūpāna kōṭīnayuta

aṇantakā (o. 是這樣，n. 變為 anantakāḥ) (26, 8)
buddhosittā (o. 是這樣，n. 變為 adhyesitāḥ) kāmaguṇeṣu
saṅkṣṭas tr̄ṣṇāya saṃmūrchita mohacittāḥ (48, 2)

aṇantakā (o. 是這樣，n. 變為 anantakāḥ) (26, 8)
buddhosittā (o. 是這樣，n. 變為 adhyesitāḥ) kāmaguṇeṣu
saṅkṣṭas tr̄ṣṇāya saṃmūrchita mohacittāḥ (48, 2)

sa tān avocacchṝṇutha kumārakā nānāvidhā yānakā
yāṇi māmāstil

mīgair ajair gopavaraś ca yuktā uccā mahāntā (o. 是這樣，n. 變為 māhātāḥ) samalaṅkṛtā ca (87, 7-8)
從上面舉的幾個例子裏可以看出來，陽類收 -e 字的體聲多數的尾音在 o. 裏是 -ā，到了 n. 裏變成 -āḥ。原本裏一定同 o. 一樣是 -ā

二、除了上面舉的例子外，陽類收 -e 字的體聲多數還有另外一個尾音。這種例子極少：

o. n.

mahādvīpāni mahādvīpāḥ

stūpani stūpāḥ

(參閱 kern 南條文雄校刊本妙法蓮華經 VIII b.)

三、陽類收 -a 字的業聲多數：
stūpāna pāśyāmi sahaśrakotyo analpākāni (o. 是這樣，n. 變為 analpākāni 或 analpākā) yathariva gaṅgavālikāḥ (14, 9)

sūtrāni (o. 是這樣，n. 變為 sūtrāṇīca sūtrānta) bhaṣāṇī tathāiva gāthā itivittakam jātakam adhūtām ca (45, 7)
從上面的例子裏可以看出來，陽類收 -a 字的業聲多數的尾音在 o. 裏是 -āni，到了 n. 就變成 -ān。我們可以推測原本裏一定同 o. 一樣也是 -āni。這種例子很多，我只舉以上兩個，其餘的可參閱著者 zu den mittelindischen Aoristen

四、陽類收 -a 字的呼聲多數：

āgacchatha bhagavantah humārakāho (o 是這樣, n. 變爲 kumārakā) nirgacchata (73, 6)
cintetha kulaputrāho (o 是這樣, n. 變爲 kulaputrāḥ) arva
sattvānu kampaya (253, 1)

bhāśadhvāṇi kulaputrāho (o 是這樣, n. 變爲 kulaputrāḥ)
kulaṭputrāham sammukham vas tathāgatah (255, 11)
katham vayam kulaputrāho (o 是這樣, n. 變爲 kulaputrāḥ)
karisyāmo (270, 12)

nāham yusumākam avusāho (o 是這樣, n. 變爲 āyusm-
anto) paribhāmi (378, 1)

從上圖看來，裏面說陽類收 -a 的呼聲多數的尾音在原本裏一定是以 -āho

Hí Aorist:

o 裏面 Aorist 樣很多到了 n. 裏有些就讓別的字代替了。我下面舉幾個例子：

O.

prakāśyī (25, 8) prabhāṣate

samādapinsu (51, 8) samādapentā

āsi (58, 13) āsit

udgrāñiṣu (18, 9) udgrāñīta

dbārayiṣu (181, 9) dhāritavanta

adhimuciyiṣu (181, 13) adhimuktavantas

bhraṃśinsu (196, 6) bbraśyanti

abhaśiṃsu (270, 2) abhāḥsauta

adhyabhaśiṃsu (271, 6) adhyabhaśauta

其餘的例子還很多，我在這裏不能一一列舉。

在上面我一共舉出了五個特點。這五個特點都是在 o. 裏面還多少保存着的，到了 n. 裏卻逐漸爲其他的字代替了。雖然比較接近原本，但也已經梵文化了，絕對不會把所有的原本的文法方面的特點都保留下來。所以我們可以推測在原本裏這樣的特點還很多。可惜我們現在沒有原本，也無從猜起了。不過倘若想推測原本究竟是用那一種俗語寫成的，只這五個特點也就够了。我們現在就要問那一種印度古代俗語有這五個特點呢？我們看印度古代俗語，只有一種具有這五個特點，就是古代東部方言古 Ardhamāgadhi。所以我們毫無疑問的可以斷言妙法蓮華經的原本一定是用古代東部方言寫成的。到了 o. 雖然已經梵文化起來，但地域還似乎沒有大的變動，所以東部方言的殘餘還得以保留。到了 n. 妙法蓮華經已經走出了印度東部向外傳佈，所以東部方言的特點已經漸漸消滅了。

與這東部方言特點的消失並行的還有一個很有趣的現象，就是尾音 -am 漸漸的變成了 -u。我現在舉幾個例子：

9, 2: imu A. Ca. Ch. k. w. iyu B. idam o.

14, 8: sathāru sathāra o. B. Ca. w.

25, 6: yathāhu bhāsiyī bhāsiyahn o.

我只舉這三個，其餘可參閱著者 Die Unwandelung der Endung -am in -o und -u im Mittelindischen, N. A. W. G. Philologisch-Historische Kl. nr. 6, 1944, p. 189 ff 從這些例子裏，我們可以看出來，在還保留着許多東部方言的特點的 o. 裏面沒有 -am 變成 -u 的現象。到了東部方言的特點已經消失的 n. 裏，這現象卻多了起來。這我們應該怎樣解釋呢？我在上面提到的論文裏會論到 -am 變成 -u 的現象。我的結論是，這現象是印度西北部方言的特點。可見 n. 已經容納了西北部方言的成分。

現在我們歸納起上面所論的來看一看，我們可以知道，妙法蓮華

經的原本是用純粹東部方言寫成的。以後經過不知多少次的傳抄，受了時代風氣的影響，漸漸梵文化起來，同時東部方言的特點也逐漸消失。又因了傳佈的關係，容納了西北部方言的成分。根據這從文字上觀察得來的結論，我們對妙法蓮華經產生和傳佈的時代和地域也可以

得到一個清楚的概念：妙法蓮華經是產生在印度東部古摩揭陀地方，時代一定比一般學者相信的要早。從那裏漸漸傳到印度西北部，再由西北部傳入中亞，終於傳到中國和日本。

一九四七年十一月二十二日

佛學書籍印務商館

佛學概論(佛學叢書)	黃饑華編	九元六角	中國佛教史(佛學叢書)三冊	蔣維喬著	十六元	
佛教概論(百科小叢書)	黃士復著	二元	中國佛教史(佛學叢書)	黃饑華著	二十二元五角	
佛學研究通論(佛學叢書)	江紹原譯	十一元二角	中國佛教源流考(英文本)	宋儒與佛教(國學小叢書)	林科棠編譯	一元二角五分
佛學研究(尚志學會叢書)	馮承鈞譯	二元	大莊嚴經論探源(尚志學會叢書)	馮承鈞譯	一元五角	
佛教研究法(佛學叢書)	呂澂著	六元四角	法華三經附論及懺儀(四冊)	馮承鈞譯	十三元六角	
中國民間佛教(英文本)	李紹昌著	十五元	佛說大乘稻芽經附隨聽疏	馮承鈞譯	一元六角	
佛典汎論(佛學叢書)	呂澂著	四元八角	法華記及記阿難演考(尚志學會叢書)	馮承鈞譯	二元二角五分	
佛教各宗大意(佛學叢書)一冊	黃饑華編	三十元	大孔雀經藥叉名錄奧地考(尚志學會叢書)	馮承鈞譯	二元	
原始佛教思想論(佛學叢書)	木村泰賢著	歐陽渝存譯	正法念處經(國學基本叢書)三冊	釋延壽集	二元	
西域之佛教(佛學叢書)	羽溪了諦著	四元五角	金剛經心經合本	馮承鈞譯	二元	
法界緣起略述(佛學叢書)	賀昌羣譯	四元	宗鏡錄(國學基本叢書)三冊	釋延壽集	二元	
三論宗綱要	前田慈雲著	四元	圓淨提洲地誌勘校錄(尚志學會叢書)	馮承鈞譯	一元二角五分	
相宗綱要	朱元喜譯	四元	圓覺經講義(一冊)	馮承鈞譯	二元	
因明綱要(佛學叢書)	梅光義著	六元四角	大乘起信論講義(一冊)	馮承鈞譯	二元	
因明入正理論摸象	呂澂著	五元六角	大乘起信論科會	徐文霞著	二元	
因明大疏刪註	周叔迦著	一元	法苑義林章唯識章註(佛學叢書)	梅光義著	二元	
佛教問答佛學問答選錄	海闊道人編	二元	成唯識論(書甲集之一)	熊十力著	二元	
織林書策	雲棲著	二元	唯識研究(佛學叢書)	周叔迦著	二元	
淨業良導	王季同述	二元	法相唯識學(二冊)	釋太虛著述	二元	
淨土津梁(影衍法寺本)九冊	呂澂著	十五元二角	楞嚴正脈科會	朱莘煌著	二元	
淨土津要(六種一冊)		六元四角	法相辭典(四冊)		二元	
淨土津要續編(二冊)		六元八角	慧琳一切經音義引用書原引(五)	北大研究院文史部編	二元	
印度佛教史略(佛學叢書)	印度哲學宗教史(漢譯世界名著)	三元二角	印度佛教史略(佛學叢書)	高觀應譯	二元	
印度佛教史略(佛學叢書)	印度哲學宗教史(漢譯世界名著)	九元六角	印度佛教史略(佛學叢書)	高觀應譯	二元	

費款包郵加另埠外 售發數倍定規業同均各
B2001-37:7

漢書古字論例

管雄

自隸書盛行，文字失古，爰遠東京，小學不修，俗儒鄙夫，翫其所習，蔽於希聞，許慎敍說文於馬頭人爲長人，持十爲斗，蟲者屈中也，苛之字止句也等說，曾致非毀，北齊顏之推撰家訓書證篇亦云：

春秋說以人十四心爲德，詩說以二在天下爲西漢書，以貨泉爲白水真人新論，以金昆爲銀，如此之類，蓋數術謬語，假借依附，雜以戲笑耳。

夫印符所以爲信也，所宜齊同。而當時郡國印章，亦往往不正，乖違古文，後漢書馬援傳李賢註引東觀記曰：

援上書臣所假伏波將軍印，書伏字大外彎，城臯令印，臯字爲自下羊，丞印四下羊；

班固生丁斯世，名香文，慨古義之沈淪，唏字體之破壞，建初四年，身與白虎觀講論五經異同，撰集其事作白虎通義六卷（註一）羣經文字略定之矣。又復續揚雄蒼頡訓纂作十二章（註二），六藝羣書所載略備於斯。班氏於小學致工之深，用力之勤，概可見已。及在蘭臺譏史，採擷前記，綴集所聞，非惟存一代之典章，亦所以解當時之謬惑。漢書敍傳云：「函雅故通古今，正文字，推學林。」此其効也。

班固既以正文字爲己任，故漢書所存古字，視諸史爲獨多，張守節史記正義論例云：

史漢文字相承已久，若悅字作說，爾字作闇，智字作知，汝字作女，早字作蚤，後字作後，既字作既，精字作飭，韻字作韻，此之般流，緣古少字通共用之，史漢本有此古字者，方是好本。

攷漢書註今存者，以顏師古本爲最早，唐前各注，盡歸亡失（註三），師古爲之推之孫游秦之侄，少傳家業，博覽羣書，尤精詁訓，善屬文，今察其平生志行，頗類班固，舊唐書本傳云：

太宗以經籍去聖久遠，文字訛謬，令師古於秘書省考定五經，師古多所釐正，既成奏之，太宗復遣諸儒重加詳驗，於時諸儒傳旨已久，皆共非之。師古輒引晉宋以來古今本證，曉終援據詳明，皆出其意旨，諸儒莫不歎服。於是兼通直郎故騎常侍顏真卿所定之書於天下，令學者習焉。自觀七年，拜祕書少監，專典刊正所有奇書難字，衆所共惑者，隨宜剖析，曲盡其源。

此與班氏預白虎觀議五經無異。班氏撰太甲篇，在昔篇（註四），師古則撰急就章，匡謬正俗。孝明帝使班固敍漢書（註五），師古則奉太子承乾之命注之（註六），事又類也。故其注漢書，匡正睽遠，激揚鬱滯，窮孟堅之用心，補前修之未獲。漢書古字，幸賴焉存。敍例云：

漢書舊文，多有古字，解說之後，屢經遷易，後人習讀，以意刊改，得失既多，猶更淺俗，今則曲疑古本，贊其眞正，一往難識者，皆從而釋之。

是師古於漢書本文，曾攷覈衆本，改從古作，今以倫敦所藏晉蔡謨本蕭望之傳與今本顏注相校（註七），往往歧異，如卷子本「導民不可不慎也」，顏本導作道，師古曰：「道讀曰導。」「雖有周邵之佐」，顏本邵作召，師古曰：「召讀曰邵。」「永惟邊境之不靖」，顏本境作竟，師古曰：「竟讀曰境。」「於是望之仰天歎曰」，顏本仰作卬，師古曰：「卬讀曰仰。」凡斯古字，必皆顏氏所改，以歸班氏之舊者也。

然自唐迄今，又歷千餘年，板刻轉寫，彌久失真。宋劉之間跋建安本漢書云（註八）：

自班氏後，又幾百年，向之古字，日益改易。書肆所刊，或今之世俗字耳。識者恨之。今得宋景文公所校善本，雖黃所加字，一從古。

宋時已然，何況於今？今漢書顏注所存各本，以宋仁宗景祐二年余靖王洙所同校刊者為最早，所謂景祐刊誤本是也（註九）。清代諸儒據善本以校書，頗得其真，而不知善本亦自有闕略，稍一不慎，即受欺蒙。景祐本漢書，今為天壤間壤，然亦不能免此。今舉二例，以見大凡。

司馬相如傳子賦，其山則鑿秆鳩巣。按此下開闢崇華舉一句，史記文選引此皆有可證。王念孫讀書雜志，以鑿崇四字為後人所加，引文類聚為證，不知類聚據誤本漢書，而刪此句，非也。

敍傳，闢賦，亘滔天以涇夏兮，考達慙亘行謠。按漢書以字例作亘，下亘字當為目字形近致誤，文選引此足以可證（註十）。

宋本漢書謬戾已如此，故吾人今日認籀古書，必須洞明字例，精心考校，而後才得古書之真。顏師古、宋子京稱班氏忠臣，猶有未能盡得其旨者，如意之為懿，錢大昕始辨之。

問：漢書高帝紀，其有意稱明德者，必身勸為之駕，有意五季難解。曰：文選注引漢書，意稱作懿，稱懿者，美稱也。與明德對文，當以懿為正書。金縢嘆公命禹祓本意作懿，云懿猶愾也。詩大雅抑篇國語作懿戒，韋昭云懿讀曰抑。又小雅抑此皇父箋，抑之音曉諭語，抑與之與葉，石經抑作意。蓋古書懿抑意相通，故本或作意，小額於意釋而不得，由於未識古音（註十一）。

乃之為仍，王念孫始明之。

張耳陳餘傳，乃求得趙歇。宋祁曰：乃求舊本作仍求，非是。念孫按說文仍從乃，乃乃聲相近，故字亦相通。周官司几筵兒事，仍几，故書仍為乃。鄭司農讀為仍是，仍字古通作乃。爾猶仍乃也，則仍可訓為乃。史記匈奴傳，乃再出定襄。漢書乃作仍。淮南子鵠篇，廬放乃與之語。（今本脫乃字，據蜀志卻正傳注引補。）論衡，虛篤乃作仍是，乃字古亦通作仍也。（東方朔傳，迺太中大夫晉郡壽王水經渭水注引通作仍。國學傳，迺悉與衆處江淮間，通典邊防二通作仍。）子京未識古字，故以為非而改之（註十二）。

是則班氏用古字之處，尙待後人闡發者仍多也。

漢書車千秋傳，尉安衆庶師古注曰：「尉安之字，本無心也，是以漢書往往存古體字焉。」顏注漢書於班氏多存古字之處，僅於此發之。又韓安國傳，以尉士大夫心師古注曰：「古尉安之字正如此，其後流俗乃加心耳。」又百官公卿表易敍宓羲神農黃帝師古注曰：「宓音伏，字本作慮，轉寫訛謬耳。」故漢書用字除流俗竄改及轉寫訛謬者外，其用字或正或假，皆有其說。王先謙以謂從古之字，如：

供為共，

伺為司，

蹤為縱，

藏為臧，

廂為箱，

慰為尉，

屢為妻，

嗜為耆，

屍為死，

讓為攘，

之類，或係最初正文，或出聲近通假，非由古字之少，或乃以爲六書假借之指，則去之愈遠矣（註十二）。斯言是已。

昔鄭玄注周禮，博採通人達士之說，以成一家之言，而於古書異字，

則一一注明，如：

嬪故書作賓，（天官大宰注。）

故書滯為漳，（地官冢宰注。）

故書位作立，（春官小宗伯注。）

故書儀為義，（春官肆師注。）

故書仍為乃，（春官司几筵注。）

故書皇為翌，（春官樂師注。）

故書祀或作禊（春官小祝注）

故書納作內（春官大祝注）

故書墳爲蕡（秋官弁師注）

故書萌作蕡（秋官華氏注）

故書矩爲距（考工記諭人注）

故書矩爲距（考工記諭人注）

皆所以明今本與古本之異，而古字賴焉得存。漢書多古字，其字之不同於今者，師古譏註必曰某古某字，或曰某讀曰某，後人難於改易，而古字至今尚存，鄭舉古以明今，顏則舉今以明古，漢唐師法相承，用意一也。

攷漢書用字，諸家子註亦已有發其例而正其誤者，如

以戲爲塵。高紀夏四月諸侯罷戲下師古曰漢書通以戲爲塵字。

以視爲示。高紀亦視項羽無東意師古曰漢書多以視爲示。

以姪爲身。高紀已而有姪孟康曰漢史身多作姪師古曰漢書皆以姪爲任身字。

以釐爲禧。高紀魏安釐王師古曰漢書僖誥及福祿字例多爲釐。

以頃爲傾。文紀頃王后師古曰諸賢爲傾者漢書例作頃字。

以紅爲功。文紀服大紅十五日小紅十四日晉書例以紅爲功。

以母爲無。文紀遺使者振貸貧民母種食者周壽昌曰母無同書中無多作母（注十四）

以妻爲屢。宣紀族之不德屢獲天罰錢大昭曰屢漢書皆作妻此獨不然誤（注十五）

以嚴爲莊。吳姓諸侯王表獻孝昭嚴稍靈食六國（注十六）師古曰嚴謂莊王後漢時避

文帝諱故漢書姓及謚本作莊者皆易爲嚴也。它皆類此。

禮樂志今叔孫通所撰禮儀與律令同錄咸於理官師士曰古書襲漢之字本皆作

臧漢書例爲臧耳。

以艾爲父。

郊祀志天下文安廟古曰漢書皆以艾爲父。

是也。

上文所舉，若僖釐，頃傾，莊嚴，皆以避諱而改，無與於古字之例，漢惠帝諱盈，漢書中盈字輒改爲滿，如論語洋洋乎盈耳哉，郊祀志引之，作洋洋滿耳。文帝諱恆，書中凡恆字輒改曰常，景帝諱啓，書中凡啓字輒改曰開，後漢光武帝諱秀，書中凡秀之字輒改曰茂，此猶唐世諱世作代，民作人，治作理，取其義近者替之，兩漢書註多如此。文紀孝文皇帝注應劭曰：「證法慈惠愛民曰文。」宋祁曰：「景德本民作人。」按作民者承唐時舊本，作人則避諱改之也。證法有釐有僖，周書二證並出，而春秋三傳僖公史漢皆作釐，公段玉裁以爲假借（注十七），殆失之也。又漢書以字達作目，說文呂用也，從反巳，今字作以，由隸變也。其作以者，以卽似字（注十八），說文似篆作併，加人於左，與隸變以加人於右正同，班氏用隸變，故卽舉以爲併，亦猶謀猷字尙書作猷，毛詩作猶，結體雖異，爲字則同。

高紀釋者夫人兒子皆以君如淳曰或作似師古曰如說非也昔夫人及兒子以君之故因得貴耳不當作似。

錢大昭曰：按史記及論衡骨相篇，以並作似，如說爲是，蓋言相之大貴，皆似君耳，非謂呂后之貌有類高祖也（注十九）。按錢說甚是，師古偶爾失檢，舉駁如說，不知以卽爲似，亦攷之未審耳。它如由之爲繇，鬻之爲鄉，隔之爲鬲，葬之爲去，傭之爲庸，偷之爲媿，惑之爲或，戮之爲僇，歎之爲興，附之爲傳，僕之爲离，閔閱字作伐，猶豫字作與，繹之爲全，書問或差忒據例以求，庶乎得班書之真也。

今博稽全書，傳以顏注，攷其古字，並各有說，約爲六例，陳之如下：

一聲近通假。文字之用，惟假借不窮。經典之中，亦假借最夥。說文敍者，釋文敍引鄭康成云：其始書之也，倉卒無其字，或以音類比方假借爲之，趣於近之而已。受之者非一邦之人，人用其鄉同言異字，同字異言，於茲遂生矣。先儒概以古通用釋之，而字之原委不分。漢書用此類字者，如勤之爲𠙴。

文紀：今𠂔身從事。晉灼曰：𠂔古勤字。

按說文：𠂔，少劣之尻。又勤勞也。二字義別，以其音同，故得通假。文選長楊賦注引古今字詁曰：𠂔今勤字。晉灼云：𠂔古勤字者，謂古𠂔少劣之尻字爲勤勞字。張揖云：𠂔今勤字者，謂今勤勞字，古𠂔少劣之尻字爲之語異而實同。

朝之爲鼈

段助傳：鼈不及夕。師古曰：鼈古朝字。

按說文：鼈，少劣之尻。又朝，杜林以爲朝夕，非是。按杜林以爲說良僭之例，謹朝者，同自得通假，據之班書，其義益顯。許云：非是，未審。

禡之爲駕

五行志：數其禡福。師古曰：禡古文禡字。

按說文：禡，害也。神不福也。又禡，逆惡之聲詞也。禡卽禡字，易左而右耳。禡禡同音，故漢書皆借禡爲禡。

詳之爲翔

西城傳：其土地山川王魚戶數道里遠近翔實矣。師古曰：翔與詳同，假借用耳。按說文：詳，審識也。又，訛也。二字音義相同，故得通借。

讒之爲姦

諸侯王表：媢矣三代師古曰：媢古訛字。

按說文：媢，誹也。又訛誹也。二字音義相同，故得通借。

妝之爲莊

司馬相如傳：觀莊刻飾。按師古於此闕注，當補莊讀曰妝四字。

按說文：妝，辭也。莊妝聲同，故假之也。一本莊作粧，則俗字。

是也。

二省形存聲。古寫書者，多省形存聲，尙書懋遷有無化居，化當卽貨

字，貨從貝，化聲，故省作化。史記仲尼弟子傳與時轉貨居，索隱云：家語貨作化，是其證也。詩唐風采苓人之爲言，爲卽譌也。譌從言爲聲，故亦省作爲。史記五帝本紀便程南譌，索隱本作南爲，是其證也。大雅大明其會如林，會當卽旛字，旛從旣，會聲，故亦省作會。說文正引作旛，是其證也。古文多省體，如祖作「𦥑」（孟懿），德作「𠀤」（陳侯因晉懿），斂作「𠀤」（孟懿），箕作「𦥑」（父年直），盛作「𦥑」（弔家父臣），仲作「𦥑」（散盤），伯作「𦥑」（魯伯鬲），俘作「𦥑」（師襄蓋），裏作「𦥑」（師侯鼎），揚作「𦥑」（貉子鼎）。

贊錄唯作「𠂔」（頌蓋），德作「𠀤」（陳侯因晉懿），斂作「𠀤」（孟懿），箕作「𦥑」（父年直），盛作「𦥑」（弔家父臣），仲作「𦥑」（散盤），伯作「𦥑」（魯伯鬲），俘作「𦥑」（師襄蓋），裏作「𦥑」（師侯鼎），揚作「𦥑」（貉子鼎），改作「𦥑」（比蓋），酒作「𦥑」（天君鼎），注二十蓋皆假借爲之。周禮地官委人凡其余聚以待頒賜，鄭注余當爲餘，此亦省形存聲字，後學多以嗜之爲耆。

景紀：減耆欲。師古曰：耆讀曰嗜。
按說文：嗜，喜欲之也。從口，耆聲。經傳多假耆爲嗜，舍形存聲也。
繫之爲駁

景紀：無所農桑蠶畜。師古曰：駁謂食蚕之蠶，古繫字。

按說文：繫，繫纏也。一曰惡繫，從糸，駁聲。釋名：煮繩，或謂之牽離，煮熱繩牽引使離散如絮也。按牽離卽繫纏謂煮繩也。駁畜字正當作繫，作駁者，舍形存聲。師古釋駁爲食養之葢，忘繫之本義，殊失當。

燎之爲𦥑

西漢志：鬻電，師古曰：𦥑古燎字。

按說文：𦥑，放火也。從火，𦥑聲。又𦥑，𦥑祭也。從火，𦥑，𦥑之爲𦥑，舍形存聲也。

𦥑之爲𦥑

谷永傳：閨妻𦥑易。師古曰：𦥑，𦥑也。

按說文：𦥑，𦥑盛也。從人，𦥑聲。時日，𦥑妻𦥑方處，是𦥑正字，𦥑則舍形存聲也。

是也。

耕之爲并

司馬相如傳：仁類并閭，張揖曰：并閭，櫻也。

按說文：耕，耕櫻也。許書無櫻字，櫻正當作閭，并則省形存聲。

搤之爲并

司馬遷傳：而僕又與之齋室。師古曰：并音人勇反，謂搤致齋室之中也。

按說文：搤，推搤也。從手，革聲。則并爲搤之省形存聲。

拚之爲并

酷吏傳：吏皆股并。師古曰：股戰若并，並謂撫手也。皮變切。

按說文：拚，拊手也。從手，弁聲。并則省形存聲。

是也。

三本字本義。文字之數，由少而多。說文敍云：倉頡之初作書，蓋依類象形，故謂之文。其後形聲相益，即謂之字。文者物象之本字者，言孳乳而寢多也。初文僅五百數，近代章炳麟已明之。（注二十二）說文所錄漢通行字九千三百五十三文，歷代類有製作，至清世刊字典，已增至四萬七千三十五字。今域外文物輸入，託名造字，更不止此數。推厥初元，咸歸一本，漢書用古字屬於此類者亦甚多。如

縣之爲縣。
高起：因河帶山，縣隔千里。師古曰：此本古之縣字耳。

接說文：縣，聚也。縣名縣縣也。縣係於郡也。自專以縣爲州縣字，乃別製從心之應

挂字，別其音，縣去縣平，古無二形二音也。

趾之爲止

五行志：舉止，高心不固矣。

接說文：止，下基也。象艸木出有止，故以止爲足。許書無趾字，止卽趾也。詩：躋之止，馬貞其止，壯於前止。士昏禮：北止，止卽足也。詩：七月四之日，舉趾，毛傳：舉足可證

止趾同韻同字，止爲最初之古文，趾則後起字也。（注二十二）

餉之爲餽

食貨志：不足糧，謹古曰：謹古，餉字。

接饑餉實同字。說文：饑，周人謂餉曰饑，從食，襄聲。又餉，讀也。從食，向聲。一切經音義引說文：饑或作饑。詩周頌良耜其饑伊黍。禮記郊特牲：注引作饑。釋詁：饑，饑也。

初不言饑，且周頌及釋詁釋文：饑音晉反，與饑同音，蓋饑爲糧饑本字，後乃分

仲之爲中

周爲仲字耳。

元紀：中多雨水大澇。師古曰：中澇曰仲。

按金文伯仲字皆作中。說文亦云：仲，中也。古文仲則後起之分別文也。

禪之爲禋

武紀：禘天祀禋。晉灼曰：禋古禪字。

按禮記：祭法燔柴于泰壇，祭天也。大戴保傳：燔封泰山而禪梁父。注：燔地于梁甫也。說文：壇，祭壇場也。從土，壇聲。蓋除地曰壇，燔于壇上也。燔，無不燔，而燔有不燔。禮記：祭法王立七廟，一壇一壝。注：封土曰壇，除地曰燔。公羊莊十三年傳：莊公升壇，注土基三尺，土階三等。自壇左裏二十八年傳：會不爲禋，祓服虔，本作祓解。云除地爲燔，是其證矣。祭天爲禋，無不先燔者。許書：收燔不收禋，以祭天之義。禋自得兼，班固古義分音之，以祭天專謂之禋，祭地專謂之禪。晉灼云：禋古禪字者，亦以禋爲古祭天之專字，今則不分天地，但用禋字耳。

來之爲徯

武紀：禘祫服。師古曰：徯，古往來之字也。

按東玉篇：以爲古文來字。楚辭：九章后皇嘉樹，橘徕服兮。字亦作徯。說文：周所受瑞麥來麌也。天所來也，故爲行來之來。是許卽徯來麌字爲行來字。班則以徯爲古往來字，無庸假來麌字也。

轄之爲轡

天文志：符北一星曰轡。晉灼曰：轡古轄字也。

按說文：轡，車軸耑鍵也。兩穿相背，從舛，屬古文韻字。又轡，車轡也。說文：轡，一曰轡鍵也。按轡轡同音同義，轡卽轡之或體。許書：轡分爲二也。左昭二十五年傳：昭子賦車轡。毛詩：以轡爲之間，關雎之轡兮，關雎設轡兮。轡之轡，非車之聲，許因詩誤解。

是也。

四，古無其字。隸書變古筆，有損益，時移代遷，俗字孳生。班氏敦古，宜其勿取。許氏譏說文，正文用小篆，凡小篆所無之字，雖切於用，不須闡入。此其體例如斯，蓋亦隱師班氏。（說文引班固說可證。）徐鼎臣以小篆所無之字，附於各篇之末，實大妄也。漢書用正字，後起及俗別字皆在屏斥之。

例如：

屢之爲婁，

宣紀：婁蒙嘉瑞。師古曰：婁古屢字。

按段玉裁說文：婁字注曰：凡中空曰婁，凡一竇一虛，層見疊出曰婁。人曰離婁，窗牖曰屢婁，是其意也。故婁之義又爲數，正如窗牖屢屢之多孔也。俗乃加戶旁爲屢字，古有婁無屢也。鄭珍曰：詩角弓式居婁，釋文引王注：婁數也。毛無傳正義謂毛亦訓數，此古經之未經改者。（注二十三）

瞻之爲澹，

食貨志：猶未足以澹其欲也。師古曰：澹古瞻字。

按說文：不錄瞻字。鄭珍云：荀子王制物不能澹則必爭。注：澹讀爲瞻。漢書：凡瞻足

字皆作澹。淮南子亦然。漢張紳碑：呻澹凍餒。耿勸碑：開倉振澹，知自漢以上例止。借澹字，至晉右將軍鄭烈碑始見從貝之瞻，殆襲於魏晉間。（注二十四）

砌之爲切，

外戚孝成趙皇后傳：切皆銅沓黃金塗。師古曰：切，門限也。音千結反。

接說文：遷張平子西京賦：設切厓隴。李注：切與砌古字通，是切爲古字，砌則後起字也。後漢書：班固傳：西都賦：矛揮劍切，亦用古字。文選：作砌蓋俗改。

佐之爲左，

律賦：志以左右民。師古曰：左右助也。

接說文：左，广手相助也。從广工。詩保右命之傳：右助也。是左右古正作左右，加入者俗別作也。

他之爲它，

高紀：步卒著譖也。曰：項它。師古曰：古官字與他同。

接官正他俗。

崑之爲昆，

郊祀志：游昆侖。

按太玄中：昆侖，淮南子原道：昭墮昆侖。是昆侖正字，加山則後起俗別字也。

累之爲衆，

古今人表：劉景師古曰：古衆字。

接注例：當云：衆古字，衆之隸變作眾，衆行而衆廢矣。

是也。

五，依據古籀古文簡略，不周於用，周代尚文，漸趨繁縝，於是籀文生

焉，籀文卽大篆，秦苦大篆之繁，又作小篆，漢興，以大篆著於尉律，與小篆並行。至甄豐修古文，而大篆廢，故建武時，史籀十五篇，遂七其六，逮隸書

行，古文籀文咸目爲古隸，依小篆，其依古籀者，則小篆反爲奇觚矣。如鷹、鳩、膚貌，敢豚（注二十五）等字，實爲籀文，後代書寫，習爲故常。班氏用古籀，蓋所以存古體也。如

善之爲壽，

禮樂志：安上治民，莫謫於禮；移風易俗，莫謫於樂。師古曰：謫古善字。

按說文：謫吉也。從龍吉，篆文從言。據此則謫爲古文，善則後省也。

速之爲激，

宣紀：匈奴呼遼累單于帥衆來降。師古曰：遼古速字。

接說文：遼爲速之籀文。

難之爲藉，

異姓諸侯王表：以難若彼，用力如此，其難難也。師古曰：難古艱字。

接說文：艱土難治也。籀文艱從喜。

益之爲蓀，

百官公卿表：蓀作朕。師古曰：蓀古益字。

接說文：蓀籀文鑑，段玉裁曰：此假借籀文鑑爲益，如九歌段古文書爲鑑也。趙宋時古文尚書益作蓀，此本諸漢表耳。

地之爲墜，

楊雄傳：參天墜而施化。師古曰：墜古地字。

接說文：墜籀文地。

是也。

六，罕見爲古古今字體，婁遷行廢無定，說文九千餘文，或爲經典所

承用，或爲經典所沙汰，如毛爲艸葉，△爲三合，匚爲匱，乞爲燕，據以入文，便成奇恠。古文多或體其義則一小篆變古隸變小篆，據其一體或數體，於是通行者爲今，儻見者便爲古矣。漢書中如

線之爲綫，

高惠高后文功臣表：不絕如綫。晉灼曰：錢今綫籀字也。

接說文：綫籀也。籀古文綫，段玉裁曰：許慎古總今綫，晉時則古綫今籀，文字古今

奔之爲犇，轉移無定如此。

禮樂志樂官師執其器而奔散。師古曰：犇古奔字。

按說文無犇字，荀子談兵篇犇命者不獲字亦作犇，楚行奔故以犇爲古。

犇之爲犇，

按說文犇爲犇之或體，隸行犇故以犇爲古。

貌之爲類，

按說文類爲類之或體，隸行類故以類爲古。

類

刑法志夫人背天地之類。師古曰：類古貌字。

按說文類爲類之或體，隸行類故以類爲古矣。

類之爲類，

食貨志因官器作類鹽與牢盆。師古曰：類古煮字。

按說文煮爲類之或體，隸行煮故以類爲古。

類

食貨志因官器作類鹽與牢盆。師古曰：類古煮字。

謂之爲謂，

五行志不知誰主爲依謂之計。師古曰：謂古謂字。

按說文謂爲謂之或體，隸行謂故以謂爲古。

謂之爲謂，

角牴傳多齊禮鏡新炭，重不可勝。師古曰：謂古益字也。

按說文謂爲謂之或體，隸行謂則謂爲古矣。

謂之爲謂，

角牴傳多齊禮鏡新炭，重不可勝。師古曰：謂古益字也。

按說文謂爲謂之或體，隸行謂則謂爲古矣。

是也。

（注一）後漢書英固傳作白虎通德論儒林傳統原法作白虎通義，唐書文志，四庫總目提要從之，蓋其本名。

（注二）漢書藝文志更元始中數天下通小學者以百數，各令記字於庭中，揚雄取其

有用者以作訓，纂寫順續著韻，又易舊韻中重複之字，凡八十九章，臣復刪改楊雄作十二章，韋昭曰作十三章，凡一百二章，無復字，六書篆書所載略備矣。

（注三）詳見拙撰唐以前諸家漢書注考。

（注四）按此二篇隋唐志並著錄似即班氏續楊雄訓纂十三章之篇名，故輒舉之。

（注五）見後漢書天文志。

（注六）見舊唐書本傳。

（注七）倫敦著錄號碼爲 S. 2053 定爲蔡謨注，則從王重民說也，詳見圖書學刊新一卷一期巴黎教倫所藏敦煌殘卷敘錄。

（注八）見王先謙漢書補注序例引。

（注九）景祐本漢書原爲黃丕烈百宋一廬中物，今商務館百衲本即據此景印。

（注十）見拙撰景祐本漢書校記。

（注十一）見潛研堂文集卷十二。

（注十二）見讀書雜志漢書第八。

（注十三）見漢書補注序例。

（注十四）見漢書注補正。

（注十五）見漢書辨疑卷二。

（注十六）此依王念孫句讀，詳見說書雜志第二。

（注十七）段說見說文解字第八篇僖字注。

（注十八）漢書以皆作目，今有作以者，後人憲亂之也。

（注十九）見漢書辨疑卷一。

（注二十）見容庚金文編。

（注廿一）見文始。

（注廿二）章炳麟以趾從重止爲古文俗字，見太史文錄續古文六例。

（注廿三）見說文新編考。

（注廿四）見同前。

（注廿五）說文豚篆文從月豕，按篆當作彘，玉篇豚籀文可證，詳王筠說文句讀字下注。

略論「讖」「緯」互辭及讖于經義與緯書之關係

陳榮

壹、「讖」「緯」互辭考

世稱緯書仲尼之作也。董悅叔父故司空爽辨之，蓋發其端也。（同上。）

後漢書荀爽傳曰：

（荀悅）又作公羊問及辨緯。

按荀悅以爲公羊多涉怪誕說，故已作公羊問，連類復作辨緯，是悅所辨之對象止是一事。同一事也，申鑒以爲緯而爽傳乃以爲讖。

「讖」「緯」不可區別，前人有論之者矣。王鳴盛曰：
緯書者，經之緯也，亦稱讖。（蠻夷編讖緯。）

廖平曰：

緯與讖不可強分優劣。今既知其一原，又苦無明文可據。（公羊推證昭十七年。）

又顧師顏剛曰：

道（謬緯）兩種，在名稱上好像不同，其實內容並沒有什麼大分別。不過讖是先起之名，緯是後起的罷了。

又因爲有圖有書，有讖有緯，所以這些書的總稱或是圖書，或是圖讖，或是讖緯，或是讖記，或是緯書。又因尚書緯中有十數種爲中候，亦總稱爲緯候。（漢代學術史略，一九，讖緯的造作。）

王蕃渾天說曰：

末世之儒，增凌河洛，竊作讖緯。（晉書天文志引。）

後漢書儒林景鸞傳曰：

兼受河洛圖緯。

楊震碑曰：

明倫書歐陽河洛圖緯。

東觀漢紀郊祀志曰：

謬接河洛讖書。

按師言圖書、讖緯、候名異實同，不過先起後起有別。說特精審。讖先緯後，余於下文復有說此處所欲申論者，厥爲古人于「讖」「緯」二辭通稱互文之例。

讖緯互辭，其例多矣。荀悅申鑒俗嫌曰：

世稱緯者，仲尼之作。

按猶是此書也，或曰孔子之緯，或曰孔子之讖。申鑒又曰：

易是類謀鄭注曰：

能思孔子所作讖書之修以實己，帝王遂依此道，則可以自正也。（原本頁八。）

按「河洛讖書」「河洛圖緯」固可以解作河圖洛書及其他圖緯。然

王氏云增減河洛而竊作讖緯，是謂讖緯有由河洛出者。桓譚王充亦曰：「讖出於河圖洛書。」（文引見下章之乙。）蓋讖緯名異實同，蕃以爲讖緯，譚充以爲讖，一也。然則河洛乃讖緯之母本，當然亦得有讖緯之稱。曰：「河洛讖書」曰：「河洛圖緯」，自可以釋作河洛類之讖書，河洛類之圖緯，是即河洛已可以稱讖，亦可以稱緯之證也。河洛之以讖名者，如老子河洛

識，（隋志）雜書錄、運期識（古微音本）之等，是其遺法也。河洛以緯稱之，書今則無考，然今雖無考，不可謂古亦無此稱也。

後漢書蘇竟傳曰：

善圖緯……與（劉）禕書曉之曰……圖識之占，衆鑒之驗。

按蘇氏所善者圖緯，而其作書乃引圖識，二稱皆統名，不可謂其舍其所善之圖緯，而別據圖識也。前曰圖緯，下曰圖識，互文也。以圖緯與圖識互文，是謂圖緯圖識一也。

後漢書袁術傳曰：

又少見識書，古代漢者當塗高，自云名字應之，遂有僭道之謀。

三國志孫策傳注曰：

時袁術僭號，策以書責而絕之。——注吳錄載策使張松爲書，有云：世人多惑於圖緯而奉非類合文字，以悅所事。

按袁氏所惑者，一事也。本傳以爲識書，而孫策書以爲圖緯，是識與圖緯一也。

魏志文帝丕紀注曰：

獻帝傳載禪代秦事曰：左中郎將李伏表魏王曰：昔先王初建魏國，在境外者，聞之未審，嘗以爲奔王。武都李庶、姜洽謂臣曰：必爲魏公，未便王也。定天下者魏公子桓、神之所命，當合符讖。魏王答中郎將劉廙、辛毗、劉曄等書，臣伏讀左中郎將李伏上書事，考圖識之旨，以效神明之應。

按李伏上表，本言符讖而劉廙之等以爲圖緯，是符讖圖緯一也。

假曰：上引諸例，其文其書作者不同，未免各自爲說，難保傳聞異辭，則請觀一家之言。後漢書張衡傳曰：

初光武善識，及顯宗肅宗因祖述焉。自中興之後，儒者爭學圖緯，兼復附以說言。衡以圖緯虛妄，非聖人之法。

按衡傳以識與圖緯互文，是識與圖緯一也。

鄭玄傳曰：

戒子益恩日，時親祕書緯術之奧。五年春，夢孔子告之曰：起、起，今年歲在辰，來年歲在巳，既寐以識合之，知命當終。

按鄭玄所草精者緯術，而其占夢乃以識。鄭注易識緯，固屢以識爲說；又

云孔子作識，李賢以爲緯者，鄭亦以識名之。（並詳下章之丙）然則其所謂「時觀祕書緯術之奧」者，識緯互通，偶爾名之爲緯，非固定辭也。范書以鄭占夢者爲識，是亦可以名緯也。或曰緯，或曰識互辭也。

儒林薛漢傳曰：

尤善說爻，異譏緯，建武初爲博士，受詔校定圖識。

按光武欲以識說經（詳下章之甲），薛亦善說識緯，故光武使之校定此類書說。此類書，經義攸關，如隋志李賢等之論，以羽翼七經者爲緯，則薛所校定者，緯也。今乃曰圖識，是謂緯與圖識一也。

假曰：著後漢書者，范范爲宋人，離於東京之世，亦已遠矣，其於識緯之分，或致茫昧，比於直接材料，殆有間焉，則請觀三國時人之說。蜀志先主備傳曰：

太傅許靖……軍師將軍諸葛亮……等上書，幕下前後上書者八百餘人，咸稱達符瑞，圖識明徵。今上天告祥，羣靈英後並進河洛孔子贊記，咸悉具至。考晉書圖書發識緯，神明之表，名聲明著，宜卽帝位。

按劉豹向舉等勸進，其所引證有河圖洛書與五經識緯（文見後）。今許靖諸葛之等則以爲圖識，或識記，或識緯，是圖識即識記，亦卽識緯也。東漢至三國無疑爲識緯極盛時代，而諸葛復爲深湛學問之儒臣，其言必不誤。然則范書如此，亦必有據矣。夫必其書有二名，而後可以上下互辭，此行文常法，人盡知之，有不待言者。

識緯一書而二名之例，故多有可以指實者。蜀志先主傳劉豹向舉等上言曰：

臣聞河圖、洛書、五經、識緯，孔子所傳，確應自遠。謹案洛書、圖緯、度曰……洛書、寶鏡、命曰……洛書錄、運期曰……孝經鉤命決錄曰……圖書曰……

按所謂河圖、洛書、五經、識緯，試將原文通上下而讀之，復準以諸家識緯目錄，則知甄曜度寶鏡命錄、運期三書屬洛書類，得列於五經識緯類者，爲孝經鉤命決、是鉤命決一書而兼有識緯之稱也。晉書虞決錄注曰：

辛鑑字公文，治春秋識緯，光武徵不至（御覽九十六引）。

識緯並稱，此亦一例也。

或疑一經之中有識，有緯，故統之以識緯。按此疑非也。識緯之別，以今所知，蓋莫先於隋志。（別詳論識緯命名及其相關之諸問題第一章）學者信焉，則不知其非舊也。以三十六篇爲緯，隋志以前，未有聞焉。三十六緯之篇目（同上），李賢以前，亦未有聞焉。張衡云：

河洛五九六書四九（後漢書本傳注引衡集上事）

按六藝四九四九三十六，與隋志及李賢所言，雖數目相應，然張氏固未始以此爲緯也。鄭玄乾鑿度下注且以爲識曰：

孔子將此應之而作三十六識（廣本貞九）

按張衡云六藝之篇三十有六，鄭云孔子作三十六識，當然是一事。隋志以下，以三十六篇爲緯，非識之說，實無據。樊英傳雖云「七緯」，其實七緯未嘗不可以稱「七識」。張純傳曰：

迺案七經識。

按純於前漢哀平間爲侍中，其案七經識則在光武建武之二十六年，蓋早於樊英者五世。可知東京早年即已有七經識之說，不必拘拘於定其爲七經緯如後世之所云也。

或疑七經緯與七經識，蓋非一事，必當時於七經緯外，復有所謂七經識者。應之曰：經緯，經識，是一非二。如春秋演孔圖曰：

公羊全孔經（初學記文部引）

春秋說題辭曰：

傳我書者，公羊高也。（公羊疏引。）

按演孔圖說題辭，李賢以爲春秋緯也。所謂春秋緯者，以爲傳孔義全孔經者公羊。又檢所謂春秋緯者，同於公羊之說之處甚多，例如公羊隱元年傳曰：

元年者，何君之始年也。

所謂春秋緯元命苞則曰：

元年者，何元宜爲一？謂之元，何曰君之始年也。（文選東都賦注引。）

公羊曰：

莊十年秋九月，荆敗蔡師於莘，以舞侯獻舞。荆者何州名也？州不若國，國不若氏，氏不若人，人不若名，名不若字，字不若子。蔡侯獻舞，何以名絕？曷爲絕之？蓋也。曷爲不言其獲？不與夷狄之獲中國也。

所謂春秋緯運斗樞則曰：

春秋設七等之文，以貶絕錄行，應斗樞申。（公羊莊十疏引。）

抑楚晉荆不使夷狄主中國（同上）

按所謂春秋緯者，與公羊傳說信多密合，是可云公羊善於緯矣。而鄭君六藝論乃曰「公羊善於識」，然則所謂春秋緯者，固又名春秋識也。

後漢書明帝紀曰：

詔曰：朕以無德奉承大業，而下貽人怨，上勤三光。日食之變，其災尤大。春秋圖緯所爲至謬。

按所謂春秋緯者，其中多有日蝕之說，例如運斗樞曰：

保乾圖曰：

日蝕，主行蔽明壅塞，改身修政，乃禱不法。（同上。）

感精符曰：

日蝕，主行蔽明壅塞，改身修政，乃禱不法。（同上。）

引。

潛潭巴曰：

丙戌日蝕，臣憎主，獄不理，多冤訟。（同上。）

按明帝所指，不知何篇，但其爲春秋緯，蓋甚明。然明帝詔乃以爲春秋圖識，是所謂春秋緯者，又可以名圖識也。

如以爲識緯之書，彼此互襲，無由斷定。上引書說之確爲所謂經緯之原文，則請觀其顯有篇目可資考實者。後漢書祭祀志上曰：

（建武三十二年封禪刻石文曰：）河圖赤伏符曰：……經書致順度曰：……孝經命決曰：……河洛命后經識所傳。

接文引河圖洛書與孝經鉤命決，則其所謂經識，自指孝經鉤命決而言。

鉤命決，李賢以爲孝經緯也，而光武及其臣下乃以爲識。

尚書璇璣鈐，李賢以爲書緯也，然漢明帝則以爲圖識，東觀漢記明帝紀曰：

詔曰：尚書璇璣鈐曰：有帝漢出，德治作樂，名予其政。郊廟樂曰：太子極樂官曰：太子樂官以應圖識。

按詔前引尚書璇璣鈐說下云：「以應圖識」是以尚書璇璣鈐爲圖識也；而曹褒復以爲識記後漢書曹褒傳曰：

（明）奇問制禮樂云：何？（褒父）充對曰：河圖插地象曰，有漢世禮樂文雅出，尚書璇璣鈐曰：有帝漢出，德治作樂，名予其政。郊廟樂曰：太子極樂官曰：太子樂官以應圖識。

赤九會昌十世，日光十一昌興，尚書璇璣鈐曰：述堯理世，平制禮樂，放唐之文。予末小子，託於敷裕，曷日續興，崇弘祖宗，仁濟元帝。命驗曰：順堯考德，題朔立象，每見圖書，中心應焉。（章帝）章和元年，令小黃門持班固所上，叔孫通漢儀十二篇，敕褒曰：今宜依禮條正，使可施行。褒既受命，適次序禮事，似準舊典，難以五經識記之文撰次，自爲百五十篇。

按詔書前引尚書璇璣鈐及帝命驗說，下云：「五經識記之文」是以尚書璇璣鈐及帝命驗爲五經識記之類也。

魏志文帝紀注引獻帝傳曰：

輔國將軍清苑侯劉若等百二十八人上書曰：伏惟陛下，（丕）遵經識之明文，信百氏之穿鑿，非所以奉答天命。

按此所謂經識明文，蓋即指太史丞許芝等所奏上者。注引獻帝傳詳之曰：

太史丞許芝傳，魏代漢見識，於魏王曰：春秋漢合掌曰：漢以魏以微春秋玉版，識曰：代赤眉者，魏公子，春秋佐助期曰：漢以許昌失天下，佐助期又曰：漢以蒙孫亡，孝經中黃識曰：日載東絕火光不橫，一聖聰明四百之外，易姓而王，此魏王之姓諱，著見圖識。

按春秋漢合掌春秋佐助期，李賢固以爲春秋緯也，乃劉若等以爲經識，而許芝等則以爲圖識。

按春秋漢合掌春秋佐助期爲春秋識，蜀志周羣傳曰：巴蜀中人也，父晉時人，有問春秋識曰：代漢者當塗高，此何謂也？

按右引春秋識云云，春秋佐助期之文也。（據魏志文帝紀注）李賢以此爲春秋緯，今周羣乃以爲春秋識。

春秋識圖亦所謂春秋緯也，然易乾鑿度下云：

欲所按合誠（殿本頁一四）

鄭注：

此人心之合誠，春秋識卷名也。

按鄭云：「合誠」爲春秋識卷名，當然是指春秋合誠圖。李賢以此爲春秋緯，而鄭玄乃以爲春秋識。

蔡邕曰：

元命苞，乾鑿度皆以爲開闢至獲麟二百七十六萬歲，及命歷序，後獲麟至漢，起庚子蔀之二十三歲，竟己酉，戊子及丁卯蔀六十九歲，合爲二百七十五歲。漢元年識在乙未，上至獲麟，則識在庚申。推此以上，上極開闢，則不在庚申。識雖無文，其數見存。（蔡中郎外集卷貳層數錄。）

按蔡氏首敍元命苞，乾鑿度，命歷序說繼曰：「識雖無文，其數見存」云云，則所謂識者，即指元命苞等三書而言，不容疑義。元命苞命歷序者，李賢以爲春秋緯，乾鑿度則所謂易緯也。李以爲緯，而蔡乃以爲識。

以春秋元命苞爲識，又不獨蔡邕而已。安順朝之張衡已，然衡傳曰：衡乃上疏曰：春秋元命苞中公輸班與愚翟事見戰國，非春秋時也。聖人之言，孰無若是，宜收圖識，一禁絕之。

按衡已指摘元命苞之不當繼，乃主張禁絕圖識，則所謂圖識，元命苞當然在其中矣。

由以上數事推之，李賢以爲緯者，東漢三國間之學人則以爲識。然則所謂七經緯三十六篇者，蓋自隋志倡之，其篇目蓋自李賢樊英傳注，著之隋志李注以前，或識或緯或識緯兼施，無乎不可也。

他人之稱，不拘壹是，固如此矣。而識緯作者之自名其書，亦何莫不然？如易類既有易緯矣，又有易九厄識，詩類既有詩緯矣，又有詩識春秋，既有春秋緯矣，又有春秋識，論語既有論語緯矣，又有論語撰考識，陰陽識等，將曰同爲託經，或曰識或曰緯，蓋純駁有別，故立名亦異。此望文生

義之說也。託經讖者，無非亦欲取信於人，豈有自承其爲誕妄而示人以劣名之理？讖緯是一非二，無嫌無疑，故或曰讖，或曰緯爾。

貳、識于經義與緯書之關係

識緯不分而隋志以下有甲乙高下之說者，推其意，蓋謂緯之名，所以配經；識者，但詭爲隱語，預決吉凶，復有聖賢作緯之說，鼓吹其間，坐此盲從，信之不疑。於是而緯識純駁優劣之議，由是興焉。今分辨如下。

(甲) 識緯作者辨

緯者，對經而言。鄭玄注易，乾坤鑿度、乾鑿度篇以爲「經之與緯，是縱橫之學」（選書考本真九一）。是也。緯名雖配經，但其材料實一本諸讖，託識者方士。（別詳戰國秦漢閒方士考論第四章）然方士狡詐，乃託之孔子。藉此自重，蘇竟曰：

王充自注

孔子作春秋，刪五經，祕書微文，無所不定。（論衡 効力篇）

荀悅曰

世稱緯書仲尼之作也。〔申鑒俗嫌〕

此類卽託緯書者之說，而諸氏引之也。亦有謂爲仲尼與其門弟子共作，者論語識曰。

子夏六十人共譏仲尼微旨（文選王仲宣賦李注）

人之所以致誤以爲緯純粹而識疇駁緯附經而識妖妄者則類此之證有以考之也。豈印光願子看在心裏。星壯撰考。恒真曰：

據桓氏說，則凡識書皆託之孔子。隋志曰：

河圖九篇洛書六篇，皆自黃帝至周文王所受。本文又別有三十篇，云自初起至

孔子九聖之所增演以廣其意

云九聖則讖書亦聖人所定何必緯又尚書緯曰

孔子求書得黃帝元孫帝魁之書，迄於秦穆公，凡三千二百四十四篇，斷章取近定可
以爲世法者百二十篇，以百二篇爲尚書，十八篇爲中候。（儒古文尚書敍正義）

按尚書中候，如據李賢說，則亦七經緯以外書也。而尚書緯乃以爲黃帝
元孫之書，孔聖之所刪定，儻如向來說法，則已經孔子之手，自當爲緯而
隋志以下乃以爲識，何也？張衡曰：

聖人之言，孰無若是。殆必虛偽之後，以要世取資。（後漢書本傳）

按張氏辨之，是矣。「子不語怪力亂神」，亦「弗爲」；「素隱行怪」，孔子所「不語」，所「弗爲」，則游夏之徒何述焉？至於黃帝、文王等之不能爲，或不爲，以讖緯內容多有秦漢間名物，此復常識可以判斷者也。

緯之稱雖亦可能早見於西漢書，但其說與《漢書》所載不同。《漢書·鄧惲傳》云：

上嘗葬曰臣聞天地重其人懷其物故顯喪紀世風錄葬設漢歷久長孔爲赤制葬大怒猶以憚據經識難即答之

按方士先之儒生以識附經因名爲緯今乃曰經識不曰經緯可知是時

緯稱猶未甚著故或以爲緯或以爲經謂卽中興以後結之名猶未約定俗成故章帝建初四年詔諸儒會白虎觀講論經義令班固撰集其書班於諸疏緯或直稱其篇目（白虎通鈞命決曰中候曰合文嘉曰五行篇引三命包三災變篇引春秋潛潭巴曰樂稽鑑嘉曰情性篇引樂動聲儀曰姓名篇引前德故曰天地篇引乾鑒度曰崩瘞篇引禮稽命微曰）或曰傳（魏人篇引傳曰疏證所

引傳曰蓋等用元命包授神契諸神文五刑篇引傳曰疏證鉤命決之文也五經篇引傳曰疏證援神契文證書疏璣文也。要服篇引傳曰疏證援神契文。聖接三代世表孫先生引詩疏亦曰傳。）或

曰說，（致難篇引禮說疏證此禮舍文嘉文也。聖人篇引禮說曰疏證皆含文嘉文。）或曰識（誅伐篇引孝經說曰春秋說曰辟雍篇引論語說曰日月篇引禮說曰）無稱緯者蓋識之稱謂流傳既久緯名後起普遍使用故非一朝一夕之效也。

(乙) 論識亦附經

識已託之孔子故其書說亦依附經藝是以鄭惲傳有經識之稱。（文引見上）又後漢書桓譚傳曰：

諱復極言識之非經帝（光武）大怒曰桓譚非聖無法。

儒林尹敏傳曰：

帝（光武）以敏博通經記令校圖說。

樊儻傳曰：

永平元年呂識記正五經異說。

東觀漢記明帝紀曰：

帝尤垂把經學刪定撰議稽合圖說。

沛獻王傳曰：

王性好經書論集經傳圖說作五經通論。

按或稱經識或以經記校圖識或以識記正經說或言識非經今茲無暇論其義理之是否允當至於識與經關係緊密吾人不難於此等處見之。

復次所謂以識書證合經義者如班固之譏集白虎通一書亦其比白虎通故屢引識說（詳後）是其顯證也識之附經此其一也。

河圖洛書論者以爲識或則以爲別於識緯（別詳論識緯命名及其相關之間題第一章）然尙書帝命驗曰：

顧堯考惠題期立象——宋均注曰堯巡省於河洛得龜龍之圖書舜受禪後習堯禮得之漢以爲考河命題五德之期立將起之象凡三篇在中候也（後漢書曹褒傳注引）經義考證引宋均注曰堯得圖書舜禪後演以爲考河命題期立象三篇。

按考河命等三篇屬中候而中候則屬尙書考中候之篇如曰：

曰若稽古帝舜曰重華（宋書禮志一高皇降謨引）

如此之等確爲摸擬尙書者別有中候握河記中候雖子命中候雖師謀可考者復有易河圖數蓋「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始作八卦」由是有易此本舊說（可能是戰國以來舊說）方士馮依此說故易識緯多言河圖是河圖與易經有關也春秋類中有春秋錄圖錄圖者河圖別稱（詳綠圖解題）又有河圖揆命篇是河圖與春秋有關也樂類中有一叶圖徵圖亦河圖是河圖與樂經有關也孝經類有孝經河圖是河圖又與孝經有關也尙書中候類有雒罪級雒予命雒師謀等詩類中有摘雒謠雒雒書是洛書與尙書詩經有關也所謂識書亦附經此其二也。

張衡嘗有春秋識與詩識之稱後漢書本傳曰：

上疏曰春秋說云共工堙水凡謠皆云黃帝伐蚩尤而詩謠獨以爲蚩尤敗然後制受命。

又有所謂七經識者同書張純傳曰：

案七經識。

按經識之目今可考者則有春秋識孝經識（白虎通卷四誅伐）易運期識春秋玉板識（三國魏志文帝紀注）孝經圖識（歷代名畫記卷三）易九厄識洪範識（古微書本）之等是不獨張衡張純等以左右七經者爲識即識書作者亦未嘗不自以爲識也諸經並有經識是識亦附經三也。

識亦依附經義世乃謂識但爲預決吉凶之驗書何樞藏之甚耶？

(丙) 識緯先後說

識緯之屬莫先於河圖亦作緯圖錄圖（別詳綠圖解題）秦始皇早年方士輩之所託也（別詳論早期識緯與鄒衍學說之關係）蓋河圖洛書往往

相提並論。河圖已託，因復有洛書。識緯之等，由此滋生焉。桓譚曰：

識出河圖洛書，但有光昧而不可知。後人妄復加依託，稱是孔丘誤之甚也。（新論）
據疑可均輯本。

今諸巧慧小才技數之人，增益圖書，矯稱識記。（同上）

王充曰：

識記所表，皆效圖書。（論衡實知篇）

王蕃曰：

末世之儒，增減河洛，竊作識緯。（渾天說）
晉書天文志引。

按諸此所謂圖書，即河圖洛書。桓譚、王蕃之言甚明。桓譚以爲識出河圖，洛書是止言識，而王蕃則以爲識緯並從此出。蓋識緯是一事，或曰識，或曰識緯，其實無殊也。

識緯所從出之河圖洛書，桓譚以爲「但有光昧而不可知」，此謂

傳說中之古河圖洛書，初無文字，但有介於文字與圖繪之間之紋理，若可識，若不可識。（別詳戰國秦漢間方士考證第四章。）而後人矯飾之，亦曰河圖洛書。識緯之屬效此，而轉益滋多。此所謂「妄復增加依託」也。

識緯出於後世所依託之河圖洛書，桓譚二王之說如此。孝經鉤命決曰：

丘乃授（受）帝圖，授祕文。（文選顏延之曲水詩序注。）

易是類謀曰：

命機之運由孔出，天心委際，悉如何。洛命起通終命苞。（逸書考本頁一。）

按鉤命決所謂圖，即河圖祕文，即識緯是類謀。言天道運命之數，出於孔子，而與河圖洛書悉合。是亦言孔子與河洛關係密切，二說可互相發明。鉤命決是類謀，李賢以爲緯書也，而緯書乃稱說孔子作識緯與河洛之關係，然則桓譚二王之言不爲無本。又檢春秋緯曰：

河圖有九篇，洛書有六篇。（易要疏上正義引。）

易是類謀曰：

河出龍，圖授帝，戒曰：帝速御羲，其與侯房精謀。（殿本頁三。）

鑑書靈准聽曰：天以靈化，地以紀州，人以受圖。（殿本頁一。）

又曰：

河龍洛圖，象書聖人受道真圖者也。（殿本頁三。）

易乾鑿度下曰：

洛書摘六辟曰：建紀者，歲也。（殿本頁九。）

又曰：

洛書靈准聽曰：八九七十二錄圖起。（殿本頁十四。）

尚書達期授曰：

河圖曰：倉帝之治。（詩文王綱正義。）

尚書璇璣鈴曰：

孔子曰：五帝出受錄圖。（文選功臣注引。）

按易是類謀固所謂緯書，易通卦驗，乾鑿度，尚書達期授，璇璣鈴並同。緯書乃肯引河洛之說，可注意。

以下數例，則所謂緯書者以河圖爲識，而引之，乾鑿度下曰：

孔子曰：丘接錄圖，識論國定符。（殿本頁十五。）

是類謀曰：

重讀之新定錄圖，有白顧夷帝紀世識。（殿本頁三。）

錄圖世識易嘗喪。（同上頁八。）

按以上所謂錄圖，即河圖也。

亦有止言識者，乾鑿度下曰：

自然之識，推引相拘。（殿本頁十六。）

復有雖未明言引識，而鄭注直以識解之者，乾鑿度下曰：

別序聖人題錄興亡州土，名號姓號友符。——鄭注言孔子將此應之而作識三十
六卷。（殿本頁九。）

是類謀曰：

攝提招紀格，如別甲子，寅歲，難櫛推以卻步，歷試自苞者。——鄭注應當歷櫛，卒却

易通卦驗曰：羲，陰怪，相半爲識也。（逸書考引清河郡本。）

按準以上所謂緯書者之喜稱引河圖，洛書，又稱河洛爲識，則其所引識說雖未明言何識，以理文推之，當卽河洛之識。乾鑿度下云：「別序聖人題錄與亡州土名號姓輔爻符。」鄭云：「孔子將此應之而作識。」此所謂孔子據而作識之底書，卽河圖、尚書、璇璣鈐。曰：

河圖，命紀也。圖天地帝王終得存亡之期，錄代之矩。（文選永明十一年策秀才文）

李注引：

河圖內容，識緯託者說之如此，與上引乾鑿度之言正合。乾鑿度，通卦驗，是類謀引所謂識說，其中有河圖說，此其證矣。

夫已云其爲緯書矣，而緯書乃數數稱說河圖洛書；又云孔子作識，與河洛命紀冥合。是其在意識上必據河洛諸識爲典，要加之以桓譚二王識緯出於河洛之說爲之佐證。然則識緯之類先有河圖洛書，然後有由此而出之識，然後始有緯。但名義雖有先後之不同，而實質則一而已矣。古人不拘義各有取，仍其本名，則曰河圖洛書；由其爲驗書，則曰識；從其附經，則曰緯。然卽但舉識、緯二名，亦足以賅其稱矣。故著稱識緯、識緯，不殊通解互文，斯乃其當然，何怪。

文 學 雜 誌

編主生先潛光朱
行發館書印務商

第一卷第十一期目錄

第三卷第一期目錄

- 屈原文藝論
安史之亂中的杜甫詩體
曹植與五言詩
離合詩之研究
街與提琴
美學與離騷民字解
隱詩最戰詩二後時五首
病中雜詩的特質
三首詩九首
現代英詩的一代

第一卷第九期目錄

- 從翻譯說到批評（續）——林志韋

第十二期 詩歌特號目錄

- 游
國
學

論新疆省阿克蘇出土之石刀

安志敏

新疆省位於亞洲之中部，適當東西交通之要樞，自古為東西文化交流之要地。自新疆省之遺址、遺物上觀之，非僅可闡明東西之關係，且可解決國史上之若干問題。自清末以來，西歐學者屢於新疆省探險發掘，惟所獲得者，多屬漢代以後之遺物。對新疆省之史前考古雖有行之者，然為數絕少，仍期待今後之發掘。

新疆省之史前考古，經中外學者之調查，所採集之遺物亦甚可觀，惟以無具體之調查，對新疆省之史前文化問題多尚不能解決。總計諸學者工作之結果，可歸納為四項，即有細石器文化、彩陶文化、阿克蘇石礫文化及疑似舊石器文化之存在。由此觀之，則其與中國史前文化當有相當之連繫，亦為今後研究中國史前文化者，所不能忽視者也。

民國十九年至二十年，德日進（D. Teilhard de Chardin）及楊鍾健二氏參加西北科學團於西北發見四處石器產地（註一），除發見疑似舊石器及新石器外，並於新疆省之阿克蘇發見一特殊之石礫工業。所獲得之石器均由礫石製成，有精美之石刀，兩邊圓入之網石（net-stone）及圓形石器等。德楊二氏謂其為新石器時代之遺址，並云：「然其與中國西部及北部之新石器工業相異遠，甚於考古學上尚不能確定其年代」（註二）。試觀察其遺物，誠具有特殊性，然亦不能不謂其與中國古代文化有相當之關聯，尤以此遺址中所出土之石刀（插圖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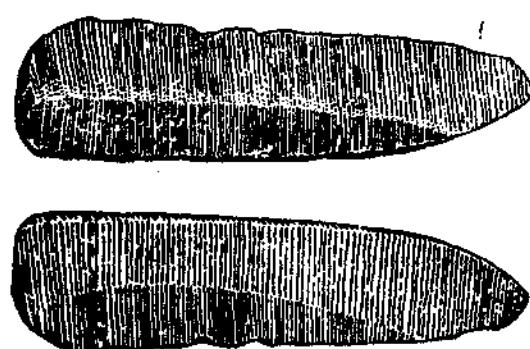
為然。（註三）此石刀係以砂岩磨製而成，精緻異常，與其同形之石刀，於中國北部亦屢有發見。故余欲推論其用途、年代及兩者之關係，惟吾人應知中國北部石刀之類別及其分佈情形，始可明瞭其關係若何。

石刀為亞洲東部新石器文化之一種特色，中國華北、東北、朝鮮及日本

皆有所發見，其影響並遠及北美洲。若歐洲等地則無此形之石器（註四）。然中國本土所出土之石刀，可分為六類，若再簡化之，可分為三大類，而各代表一種系統之文化（註五），此為研究中國考古學者所不可不加以注意也。

今簡述之如下：

（一）矩形石刀（插圖二之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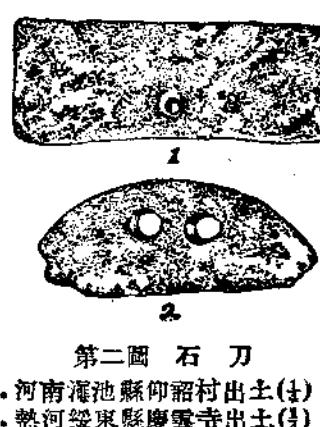


第一圖 石刀 新疆阿克蘇出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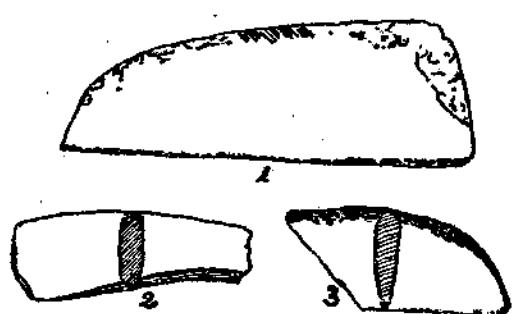
山西、河南等省之史前遺址中，今僅舉所知者（註六），計有河南省澠池縣之仰韶村、不召寨、澮縣之大寶店、山西省夏縣之西陰村、榆次縣之源窩鎮、臨汾縣之金城堡、萬泉縣之荆村、陝

西省寶雞縣之載家溝、橫山縣之白露城、甘肅省寧定縣之齊家坪、洮沙縣之辛店（註七）、山東省益都縣、河北省保定、易縣之城角村、察哈爾省張家口及其附近之高家營子、綏遠省綏遠及包頭等地皆有所出土。

（二）半月形石刀（插圖二之2）——似爲東北文化系統，出土於山東、河南、察哈爾、熱河、遼寧等省之史前以迄有史以後之遺址中，今舉其已見於報告者，如山東省歷城縣龍山鎮之城子崖，河南省安陽之殷墟，察哈爾省張家口及其附近之高家營子，熱河省綏東縣之慶雲寺，赤峯縣之紅山後，烏蘭哈旗東翁牛特潔平縣之北丘陵，雙塔山，遼寧省鶴子窩，復縣之長興島，亮甲店之望海塢，大連之濱町，旅順之羊頭塹，小長山島之唐家溝等地皆有所出土。



第二圖 石刀
1. 河南濮陽縣慶雲寺出土
2. 黑河綏東縣出土



第三圖 石鎌
1. 河南安陽縣出土
2. 山東歷城縣城子崖出土
3. 遼寧旅順牧羊城出土

（三）鑿形石刀（插圖三）——
爲金屬文化發生以後之產物，雖史前遺址中有所遺存，然大部爲有史以後之產物（註八），其出土地詳述於後，於此從略。

以上之三種差異甚大，不可混爲一談。

與阿克蘇石刀同形，且出土最

多者，當推河南省安陽縣之殷墟（註九），原田淑人博士之意見，以爲殷墟之石刀，爲有孔石刀之退化型式（註十），水野清一氏亦然（註十二），然余以爲殷墟之石刀與新石器時代之有孔石刀，可能不屬於同一系統，因此二者之使用方式迥不相同。據安生特（J. G. Andersson）博士之意見，以爲殷墟之石刀原附有木柄，乃受西方文化之影響（註十三），試將殷墟石刀附着以木柄，則與今日農家所使用的鐮刀相似，故知此型之石刀爲農具無疑，當名之曰石鎌，以示與普通之石刀有所區別。

中國本部之石鎌，雖史前遺址中有所遺存，然大部出土於殷代以後之遺址中，除新疆省之阿克蘇及殷墟以外，如山東省歷城縣之城子崖（註十三）、河南省開封縣（註十四）、商邱縣之造律台（註十五）、河北省易縣之鼓樓台、城角村（註十六）、懷來縣之火燒營子（註十七）、察哈爾省宣化縣之白廟（註十八）、熱河省潔平縣之雙塔山（註十九）、遼寧省鐵子窩（註二十）、旅順之牧羊城（註二十二）、甘肅省狄道縣之寺窪山（註二十二）、浙江省杭縣之良渚鎮（註二十三）、安徽省壽縣之楊村集（註二十四）等地，皆有所發見。其中確爲史前期之遺物，當推城子崖所出土者，器物製作之痕迹存在（註二十五），則石鎌當屬金屬文化以後之產物，而報告中雖謂石鎌於上層下層皆有所出土，然城子崖之骨角器有金屬新石器時代之遺址，而當視其爲有史以後或金屬文化發生以後所使用之農具。

以阿克蘇石礫工業中所出土之石鎌，與殷墟所出土之石鎌相比較，可知阿克蘇之石鎌亦爲農具無疑。阿克蘇遺址中所出土之網石於殷墟中亦有出土（註二十七），則阿克蘇之石礫工業與殷墟之殷商文化必有相當之關係。是石鎌之起源又發生問題矣，即可分爲西來說與自生說，今例之如下：

(一) 西來說——中國之石鎌及受近東(埃及、美索不達米亞)

青銅大鎌之影響(註二十八)自西方東進經新疆省、甘肅省到

達河南省，然後傳及其他各地。

(二) 自生說——石鎌為中國民族自身所創造，以山東省歷城縣

之城子崖或河南省安陽縣之殷墟為中心，而傳至河北省、熱

河省、遼寧省更遠及朝鮮、日本南行則至浙江省與安徽省。其

西行之一支，則經甘肅省而達新疆省之阿克蘇。

以上二說，吾人因考古學知識之不充分，尚不能加以決定。石鎌既為青銅器以後之產物，似無疑問，可作以下之推論：若中國之青銅器文化為已身所發生者，則石鎌自生說極屬可能。若青銅器文化由西方傳來，則石鎌亦當屬西來者。今尚不能充分解決，仍需將來之研究。石鎌之分佈範圍較石刀尤為廣汎，若今後能作詳密之調查，則發見更當衆多。

中國本土之石鎌，既多屬青銅器時代以後之產物，則阿克蘇者亦當不能例外。且阿克蘇所出土之石器，僅有石鎌、網石圓形石器等，固不能謂其為新石器時代遺址之絕對證據。又此遺址中所出土之陶片，均甚粗劣，不能謂製陶工業未嘗發達，想當時之居民已將精力轉移至其他工業方面，其工業恐非青銅器工業莫屬，雖未嘗獲得青銅器，然可斷言其決非新石器時代之遺址。由遺物上觀察，當代居民已營農業及漁業之定居生活，決非遊牧或狩獵生活，故其文化程度當已相當發達。至於此遺址之年代，因未獲得絕對之證據，尚無法確定，然其為青銅器時代以後之遺址，則殆無疑義。

以上所述者，僅為根據此遺址中之一二遺物，以推論其文化年代之一般，至於其真正價值如何，仍俟將來正式之發掘始能有所決定也。

(註一) Teilhard de Chardin, P. and G. C. Young, On Some Neolithic (and Possibly Palaeolithic) Finds in Mongolia, Sinkiang and West China, (Bulletin of the Geological Society of China, Vol. XII, No. 1, 1932.) pp. 83—104.

(註二) Ibid, p. 101.

(註三) Ibid, fig. 19.

(註四) R. Torii et Kimika Torii, Population Primitives de la Mongolie Orientale, (Journal of the College of Science, Imperial University of Tokyo, Vol. XXXVI, Art. 4, 1914.) pp. 41—42.

(註五) 摘稿「中國石刀之研究」(未刊) J. G. Andersson, An Early Chinese Culture, (Bulletin of the Geological Survey of China, No. 5, Part. 1, 1923.) p. 3.

(註六) 詳載拙稿「中國石刀之研究」中於此僅舉其產地，其他從略。半月形石刀亦然。

(註七) 甘肅省之各史前遺址中，殆皆有矩形石刀之分佈。安特生 (J. G. Andersson) 博士嘗謂「各文化期均有之特點，如石斧（後期漸稀少）、矩形石刀、飾珠、骨器及陶鬲（早期頗少）等」。(見「甘肅考古記」三十六頁) 裴文中先生二十六年秋自甘肅考古歸來，亦謂各遺址中，殆皆有矩形石刀之存在，由此可見矩形石刀於甘肅省之分佈如何普遍矣。

(註八) 摘稿「殷墟之石刀」(燕京學報第三十三期八〇—八六頁)(民國三十一年)

(註九) 遺址中以所出土之石刀極夥，其總數已達千餘柄，請參閱李濟博士「民國十八年秋季發掘殷墟之經過及其重要發現」(安陽發掘報告第二期)二四九頁(民國二十二年)。

(註十) 石璋如氏「第七次殷墟發掘E區工作報告」(安陽發掘報告第四期)二四九頁(民國二十二年)。

至於其存在原因，則請參閱拙稿「殷墟之石刀」(見前)七七—九四頁(註十一) 原田淑人博士「牧羊城」(東方考古學叢刊 甲種第二集)十一頁(民國二十年)。

(註十二) 水野清一氏「石鎌——北支那之新石器」(考古學第八卷第八號)三五二頁(民國二十六年)

(註十三) J. G. Andersson, Children of the yellow Earth p. 208. (1934)

(註十四) 城子崖(中國考古報告集之二)圖版1267a (民國二十三年)

(註十五) 李景龍氏「豫東商邱永城調查及淮陰台縣孤堆古橋三處小遺址」(中國考古學報第二册)一六六頁插圖八之1315

(註十六) 見註十一三五二頁第三圖

(註十七) 江上波夫氏、水野清一氏「支那北疆に於ける繩蓆文土器遺跡」(中國考古學報第二册)一六六頁插圖八之1315

(註十八) J. G. Andersson, *An Early Chinese Culture*, pl. I, 2.
長城地帶（東方考古學叢刊乙種第一冊）十三頁 圖版五之12（民國二十四年）

(註十九) 駒井和愛氏「熱河省灤平縣附近四遺蹟」上都（東方考古學叢刊乙種第二冊）三頁 圖版二之6（民國三十一年）

(註二十) 漢出耕作博士「魏子窩」（東方考古學叢刊甲種第一冊）圖版十九之15
(註二十一) 「牧羊城」（見前）圖版十四之7-11
(註二十二) 裴文中先生採集品

(註二十三) 何天行氏「枕縣良渚文化之石器與黑陶」圖版5之C（民國二十六年）
(註二十四) 王湘氏「安徽壽縣史前遺址調查報告」中國考古學報第二冊一四〇頁插圖第四十三

(註二十五) 「城子崖」（見前）八一一八二頁
裴文中先生（中國史前學上之重要發見）史學年報第三卷第二期四頁（民國二十九年）

(註二十六) 「牧羊城」（見前）十一頁
(註二十七) Tiehard de Chardin p. and C. C. Young, *ibid.*, p. 98.
(註二十八) 見註二十一。

中國考古學報

(告報古考野田即)

The Chinese Journal of Archaeology (Tien-Yeh-Kao-Ku-Pao-Kao), Academia Sinica

第一冊

實價十五元

第二冊

實價十元

第三冊

實價十元

中央研究院之考古工作，夙著成績。考古學報為該院報告考古研究及發掘工作之專門刊物。第一冊內容除卷首李濟氏之編輯大意外，包括論文六篇：(一) 梁思永氏：器與陶片；(二) 劉耀氏：河南浚縣大齊店史前遺址；(三) 董作賓氏：安陽侯家莊出土之甲骨文字；(四) 郭寶鈞氏：浚縣辛村古殘墓之清理；(五) 吳金鼎氏：高井臺子三種陶業概論；(六) 李景暉氏：壽縣楚墓調查報告。
田野考古報告，自第二冊起改稱考古學報，內含論文六篇。(一) 石璋如君：殷墟最近之重要發現，附論小屯地層；(二) 李景暉君：豫東南邱永城調查及造律臺黑孤堆曹操三處小發掘；(三) 高去尋君：黃河下游的風陵葬問題；(四) 祁廷需君：山東益都蘇埠屯出土銅器調查記；(五) 王湘君：安徽壽縣史前遺址調查報告；(六) 劉耀君：龍山文化與仰韶文化之分析。

田野考古報告之第三冊，包括李濟氏：記小屯出土之青銅器；夏鼐氏：齊家期墓葬的新發現及其年代的改訂；王振鐸氏：司南指南針與羅經盤（上）；及楊鍾健氏：安陽殷墟扭角殆發見及其意義等著述四篇。卷首附精印圖版二十四面，凡一百三十餘幅。

各書均按同業規定倍數發售

商務印書館發行

窩尼語音系

袁家麟

緒論：窩尼民族

戴維思著雲南一書，末尾附論雲南的夷族，關於窩尼（Wo-ni）有幾段敘述，大意如下：^{*}

「雲南南部住着許多民族，說的是倮儂語的方言，漢人管他們都叫作窩尼。這倒是一個方便的名稱，可以包括那些民族，他們的語言系統跟倮儂相同，體格與外貌卻趕不上倮儂。我所遇見的這個種族裏有許多小民族，如卡都（K'a-tu），巴都（Pa-tu），比窩（Pi-o），馬黑（Ma-hei），羅比（Lo-ji），和阿卡（A-k'a）。此外還有苦宗（K'u-tsung，與西藏古宗 Ku-tsung 不同），山蘇（San-su），普拉（P'u-a），以及其他。

「窩尼人分佈區域不超過北緯二十四度以北，這個民族的老家似在他鄉，即今黑江縣（北緯二十三度二十五分，東經一零一度四十五分），他們人口的主要部分就在這裏。他們有大批的人向南遷移，阿卡是最南的一支，現在佔有景東山區人口的大部分。

「住在他鄉的三個小民族是布都（Pu-tu），比窩和卡都，後者有些地方又叫作卡多（K'a-to）。三個民族講的方言可以彼此了解。他們外表的標記依然還是在女子的服裝上。布都和比窩女子穿一種上衣，其長及膝，前面開了岔，另用一塊布結在胸部。布都女子用鈕鉗

把這塊布扣在上衣上；比窩女子卻用一方不相連的布結在上衣裏面。裙邊都在前面開岔，跟緬甸人的拖慢相似。頭巾上有一長條的布，掠過頭頂，垂在腦後。可是未婚的少女是戴藍帽子的，把頭髮剪成一尺來長，披在頸額上。比窩女子的衣裙往往是白色的，還戴大銀耳環作為裝飾品。

「卡都女子跟布都比窩不同，穿長褲子替代裙子，用好些小小的金屬裝飾品垂掛在頭巾前面。」

「馬黑自稱巴洪（Pa-hawng），也住在他鄉，我在思茅和普洱也遇見過他們。馬黑女子的服裝是黑色的。她們所穿的短衫長可及膝，結了婚的還用一方布結在腰圍，垂蓋在褲子上面。她們頭上什麼也不戴，頭髮編成辮子。她們戴些銀飾物，從頸子上掛到短衫前面。」

「阿卡也叫作考（K'aw），人數很多，住在景東縣東部，以及安南老撾與雲南毗鄰的地方。女子穿的上衣很短，還到不了腰際；同樣很短的裙子，還到不了膝頭。頭飾很特別，用兩片竹子，一片捆着腦袋，另一片繫在腦袋後面；這兩片竹子幾乎是看不見的，因為全部裹着深藍色的布，點綴着零星的銀飾物。這個民族有一個特別的風俗，就是吃狗肉——

* H. R. Davis, Yun-nan, the Link between India and the Yanke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09. 引文見 pp. 394-396.

這在西南夷族裏是不常見的。

據戴維思以上的報道，漢人所說的窩尼可以包括卡都、巴都、比窩、馬黑羅比（又作糯比）阿卡苦宗、山蘇普拉布都、諸小部族。這樣幾乎把所有的迤南民族都認為是窩尼或窩尼的分支，除方便以外，究竟還有什么語言文化或其它的根據？似乎很成疑問。但是迤南有一個民族，自稱和尼（*Xo-pi*），漢人管他們叫窩尼的，卻被戴維思遺漏了。一九四二年夏天高華年先生在揚武壩的調查，一九四三年夏天我在義山縣的調查（兩次調查都是受南開大學邊疆人文研究室委託），結果告訴我們，漢人所說的窩尼都自稱和尼，跟雲南地方志上的記載大體符合。又據陶雲達先生的調查，現在建水石屏鄉間和沿紅河流域一帶，也有窩尼人居住。元江還有一個部族，漢人管他們叫作黑窩尼，大概是窩尼很近的表親。我調查的地點是義山縣，約在北緯二十五度，所以窩尼人的分佈區域，最北的至少該說是北緯二十五度哩。

我住在義山，正從事窩尼語的調查時，當地人士幫忙從山蘇山上請來了一個山蘇人。山蘇山介乎新平與義山（或玉屏與碧雲二鄉）之間，山脊（俗名樑子）便是二縣的交界處。山上住着一百來戶的山蘇人；其中有一個村寨叫作咩左格，住戶約三十家。漢人與山蘇參半，漢人都姓伍。這一帶的山蘇人（*sa-pa-pa*）共分竹與木二姓：竹姓（*sa-pa*）供奉一種細山竹（*sa*，可作筆桿原料）；木姓（*ma-pa*）供奉一種馬櫻樹（*ma* 或 *me*）開着米粒兒似的一簇簇小白花，樹幹可以挖空作盆。這類植物，一旦被供奉，便視為神靈（*ne*），插在房屋的背後或門上或大門前面，於舊曆六月二十三日和臘月二十三日各獻祭一次。山蘇人住在山頂搭棚為屋，在山地裏種植蕎麥和玉蜀黍，為經常食糧的來源。竹木二姓互通婚，但一族以內的男女不得通婚。迎娶時由男家派二男二女來到女家，將新娘挾回，富有之家宰羊請客，以示慶賀。一年以後，新娘生了孩子，男家這才給女家送致聘禮。假使

新娘不懷孕，或有別的不能使男方滿意處，則男家可將女子遣送回娘家，脫離關係，男女各自另覓婚配。所以山蘇人的生活方式還保留着原始圖騰制的氏族社會。

這般山蘇人很受倮倮的壓迫，很多人懂得倮倮話，但絕少通漢話的。我的發音人屬於竹氏，名字叫作禿巴霸（*tu-pa-pa*），住在咩左格村，由玉屏鄉第六保保長漢人伍子恆君陪送到義山縣城。禿巴霸身材短小，眼睛令人聯想到猴兒，外貌跟漢人或旁的夷族顯然不同。他不懂漢話，只懂得一點倮倮話，而我們的通譯員伍子恆君也只懂得很少一點山蘇話和倮倮話。結果不得不不用直接傳授法，因為我發現轉譯太靠不住。四五天的時間內，我多少捉摸到一點兒山蘇語的特點。山蘇語有濁聲母，韻母都是單元音，只在極少的連詞裏因同化或結合作用偶然發現收鼻音的複韻聲調是四個基本調和兩個變調，大體上跟黑夷倮倮語很接近，或者受了後者很深的影響也未可知，但與窩尼語距離較遠，就像黑夷倮倮語與窩尼語之間的距離差不多是一樣遠。

又據義山城鄉人士說，義山縣化念鄉（現併入玉屏鄉）住着一個部族叫作羅比或糯比，語言跟窩尼很接近，但並不相通。單就山蘇和羅比說，如果把他們認為窩尼的支派，既不是當地漢夷人民的習慣，也還缺少旁的妥實的根據。關於迤南的許多小民族，尤其是他們的語言和文化（如社會組織與信仰等），我們至今還知道的太少，所以各民族間的親疏關係，無法作可靠的推測。我們只能暫時假定黑夷倮倮、窩尼、山蘇羅比都是一個語言系統的方言分支，彼此間關係有遠有近，但是因為黑夷人數多，社會政治的勢力大，所以旁的語言多少都受了黑夷倮倮語的影響。

窩尼人散居在義山（*so*）*ma* 縣境的情形，就我探訪所及，約有以下幾個村寨，都是依山傍水環境異常幽靜。（一）腳落村（*so*）*la*，距義山縣城北約十二華里，分上中下三寨，住戶共一百來家，除

一二家漢人外全說窩尼話。二）江北村，舊名阿寶珠（本村人管它

叫 上 P 上 tsu 脚落村人管它叫 ga 上 P 上 tsu 在濱河又名大河）之北距義山城約六華里，住了五六十戶人家，純說窩尼話的佔三分之二，兼說漢話的佔三分之一都是窩尼人。（三）大魚塘，距城四十華里，住戶約三十家，漢化程度很深。（四）水尾（上 lat su）距城西十四華里，住戶約三十家。（五）花園，距城西十華里許，住戶約五六家。水尾和花園的人全說窩尼話，漢化程度極淺。以上各村的窩尼話，語音和詞彙常有小小出入，但是能够完全互相了解。又義山縣城以西偏北

約五六十華里的棚榨（或作粵鮮壩）也住了很多的窩尼人，語音詞彙比以上靠近縣城的各村的話似乎更多不同之點。

我調查窩尼語，前後換了三個發音人。第一個是阿寶珠人，六十多歲，略有癱瘓，我耐性侍候了他一星期，終於無法繼續。第二個是義山城內趕街天無意間找來的腳落人，二十來歲，不會講故事，鎮天陪着我咿呀喳喳地很不耐煩，便設法給我介紹了一位同村人，據說是腳落村馳名的善講故事的能手。這最後三個發音人，果然很滿人意，漢名李永開，年四十六歲，住腳落上村，妻漢女，家裏養了猪和雞（卻不是狗和貓），可是打掃得倒還乾淨。他講起故事來很有條理，每天上午他把原文詞句慢慢地說，我便用國際音標逐字記錄；接着摸倣給他聽，等他首肯之後，算是第一步工作完了。下午我再從頭逐句唸給他聽，遇有困難或疑惑處再經過一番推敲，然後逐字逐句譯成漢文。他雖能兼說窩尼話和漢話（bilingual），可是從一種話譯成另一種話，可把他難倒了。經過四五天的練習，他才恍然知道兩種語言的詞句結構不同，最使他吃驚的是謂詞與受詞，名詞與狀詞，在兩個語言裏次序恰巧相反。這樣講了二星期的故事，我對於窩尼話的發音，覺得略有進步，我們便把記下的十幾個故事重新溫習一遍，這回完全是我根據原稿講給他聽，這樣又改正了好些記音和翻譯上的錯誤。以下的語音系統和語法摘要，便是我

根據一千餘字彙和十四個故事抽繹出來的。

這個報告是我初次調查夷語的結果。窩尼語跟黑夷保語同屬於藏緬語系，跟黑夷保語有許多相同之點，也有很多不同之點。我暫時假定它是跟黑夷保語並立的一個方言，但是這個方言似乎受了外來的影響，自身也許不便單純一致，所以有些語音現象，尤其是複韻母一項，很使我躊躇，雖然我不得不下一個暫時的解決方案。

一九四七年三月整理後記。

窩尼語音系

I. 聲母

窩尼語的聲母系統裏，有一個值得注意的特點，就是缺少帶音的塞聲和塞擦聲，而這些在黑夷保語裏往往是齊全的。所以至少在這一點上，窩尼語和保語是兩個平行的方言。還有一點值得注意的，就是邊音共有三個音響：偏後的「清擦聲」，和「濁擦聲」，假使半元音「和元音起頭的字也計算在內，整個系統裏共有二十九個音位，列表如下：

發音部位		變唇	唇齒	舌尖上齒	舌尖齒齦	硬齶舌前	軟齶舌後	喉頭
方法	塞	P	T	S	SH	CH	K	
塞擦聲								
鼻音		M	N	SH	CH	CH		
半元音								
無聲母字								

各聲母的發音狀態，簡單地說明並舉例如下：

1. **P** 清塞聲，雙唇閉塞而破裂時肌肉並不緊張，可說是個弱輔音(*lenis*)。例如 **Pa-t'ī** 肩, **Piñ** 尺桿, **Pu-Pu** 飽飽的 **pun** 飛。

2. **P^t** 吐氣的清塞聲，雙唇閉塞，破裂時帶有較強的送氣，肌肉也不顯得緊張，比英語裏的**P**單獨在字頭時還要稍稍軟弱些。例如 **p'et** 足趾, **p'īn k'ō** 或 **p'īn k'ō** 胆。

3. **t** 清塞聲，軟弱，舌尖抵觸上齒的後面或者稍高些——接近齒齦，跟北平話裏的ㄉ相像。例如 **teñ xung** 背, **tr̥i** 活, **toñ poñ** 話。

4. **t^t** 吐氣的清塞聲，發音部位跟 **t** 相同，跟北平話裏的ㄉ也相像。例如 **t'ōñ** 一個, **t'īñ** 痘。

5. **K** 清塞聲，軟弱，舌後或舌根和軟頸抵觸，和北平音「相像」。例如 **Koñ moñ** 路, **teñ** 里, **Kuñ** 一里, **Koñ** 的, **Kuñ** 故事。

6. **K^t** 吐氣的清塞聲，發音部位同 **K** 一樣，跟北平音ㄎ相像。例如 **K'yñ p'yñ** 汗, **Kuñ meñ** 或 **K'uñ** 六個 **K'ōñ s'ñ** 說，告訴。

7. **s** 喉塞聲，聲門突然閉塞，接着突然開放，略有吐氣的成分，跟玉溪話裏的喉塞聲似乎不完全一樣，因為後者並不顯得吐氣的樣子。

這個輔音在一般語言裏出現時，照例是清音，而沒有濁音相配，也往往沒有吐氣和不吐氣的區分，在有些語言裏，它有時很不穩，易於丟掉。在窩尼語的峩山方言裏只偶然出現，並且祇限於像聲字，有時也會丟掉。所以把這個音位取消也未嘗不可以。例如 **s'ñ** 水牛，有時作 **sñ**。

8. **t^s** 清擦聲，上齒與下唇摩擦而成，有時也可以作雙唇清擦聲。

9. **t^s** 擦聲，舌尖抵觸齒縫或上齒的後面摩擦而成，但是抵觸 **f** 分，**foñ teñ** 刀，**fuñ** 年（又作 **xuñ**），**fuñ** 回來。

得並不很緊，例如 **Syñ** 嘴（**sañ** **Syñ** 氣端打呵欠），**Suañ** 三個。

10. **Z** 潤擦聲，發音部位跟 **s** 相同。例如 **Zoñ loñ** 或 **Zuñ luñ** 腸，**Zoñ** 晓得，聰明，**Zyñ** 走。

11. **s** 清擦聲，又稱翹舌音，舌尖或舌頭抵觸齒縫，摩擦成聲，但是抵觸得不很緊。例如 **sañ** 氣，**siñ** 牙齒，**siñ** 金死，**lañ soñ** 手指甲。

12. **z** 潤擦聲，發音部位跟 **s** 相同。（假使 **s** 和 **z** 的發音部位向下稍移——舌尖抵觸上齒與齒齦之間，這是因人因地而異，但並不影響兩對聲母的區分。）例如 **zañ** 兒子，**zeñ** 女兒，**zang** 樹。**z** 和 **z'** 也常相混，恐係方言不純，記音時為保持本來面目，沒有把它統一改正。

13. **g** 前舌面與硬頸互相摩擦而成的清音。例如 **Koñ(g)ñ** 前額，**giñ** 殺。

14. **g'** 發音部位與 **g** 相同的潤擦聲。例如 **jeñ** 押赤，昆明，省城；**jñ** 祖母；**joñ neñ** 於是，隨後；**jeñ ts'oñ kyñ** 從前古時候。有時似從 **z** 或 **z'** 變來，翁鮮壩方言往往讀作 **z**，如後介詞（Post-position）**joñ** 在翁鮮壩和阿寶珠都作 **zoñ**，**jiñ joñ** 又讀 **zoz**。

15. **h** 後舌面或舌根和軟頸互相摩擦而成的清音。例如 **xeñ** 嘴，**xuñ** 男子，**xuñ zoñ** 女子，**xic** 八，**xiñ x** 八百，**xoñ** 餐飯，**xeñ** 狐狗，**xuñ** 年（又作 **fuñ**）。這個聲母沒有跟它相配的濁音。

16. **ts** 舌尖抵觸下齒或齒縫，使勁摩擦而帶破裂性的清塞擦聲。例如 **tsuñ** 腰，**tsuñ** 吃，**tsuñ** 鑰匙，**tsuñ** 縣官。

17. **ts'** 發音部位和方法都跟 **ts** 相似，但是開放時帶有吐氣的成分，像北平音的 **ㄊ**。例如 **ts'añ** **ts'eñ** 膽，**ts'eñ ts'eñ** 扁擔。

18. **ts'** 翹舌音，舌尖抵觸齒齦或上齒與齒齦之間的清塞擦聲，例

如 tsu¹ 有，tsu¹ ma¹ 猪（或單作 ma¹，第一音段 tsu¹ 恐係漢語借字）su¹tsu¹p¹ 或作 su¹-tsu¹ 老師，先生，師父。

19. ○ 發音部位和方法跟 ㄔ 相同，但是開放時帶有吐氣的成分。例如 ㄕ 人 la¹-ts¹ 手肘 ts¹ 什麼。

20. ○ 清塞擦聲，前舌面和硬顎互相摩擦而帶有破裂性。例如 ㄔ ts¹ 尿，ts¹ts¹ 解小便，o¹ts¹ 姊 ts¹ts¹x¹ 髮，ts¹ 表示完畢的語助詞。

21. ㄔ 跟 ㄔ 相當的吐氣清塞擦聲。例如 ts¹ts¹ 十個，ts¹ts¹ts¹ts¹ 些，幾個（放在名詞後。）

22. m 雙脣鼻音，例如 ma¹mu¹ 眉毛，眼毛，n¹ mu¹ 鼻。

23. n 舌尖抵觸上齒或齒齦與上齒之間的鼻音。例如 nu¹ ni¹ 胸，ni¹ 心臟，ni¹ n¹ 你，nu¹ 好美。

24. ㄩ 後舌面或舌根抵觸軟顎的鼻音。例如 o¹ 我，u¹ 是，u¹ u¹

五。

25. ㄧ 濁邊音，發音時後舌面似乎微微凸起，聽起來有點像『後』，而不大像『前』。但這可能是發音人自個兒的特點。例如 ㄧ 手，來，la¹ 牛塘，l¹a¹ 牛塘。偶亦自成音段，如 ㄧ（又作 ㄧ）ko¹ 四個。

26. ㄢ 清邊擦聲，發音部位跟 ㄧ 相同，但聲帶不顫動，而舌葉與齒齦之間摩擦甚強；氣流由舌旁衝出，同時舌頭中間並不完全堵塞。例如 ㄢ ts¹ 一石，t¹s¹ 爬，炒，ts¹ts¹ 吹打，ts¹ts¹ 石頭，ts¹ts¹ 月份，ts¹ts¹ 虎。

27. ㄤ 濁邊擦聲，發音部位跟 ㄢ 相同。能自成音段。例如 ㄤ（或作 ㄤ）m¹ 男生殖器，t¹ 四。

28. w 跟 ㄢ 的發音狀態相同，亦可寫作 ㄢ，例如 w¹（或作 ㄨ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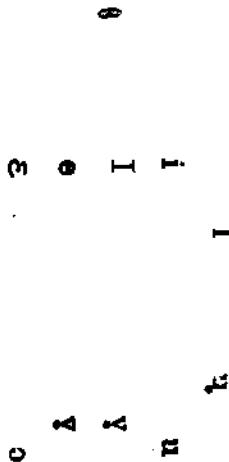
像聲字寫作 ua¹ 時，這個音段可以看作是由一個複韻母組成的。w 發音時脣形或圓或扁，似因結合韻裏第一元素的來源而定，來源為 u 時

則脣形自然而略扁，來源為 o 時則脣形稍圓。參看下段韻母 ㄢ 和 ㄤ 的描寫。假使把 uao... 等都當作複韻，ㄢ 半元音或帶元音性的聲母，也許不必另立一個音位了。

29. ○ 這是表示元音自成音段，起頭沒有任何聲母。差不多所有的單元音和一部分的複元音都能自成音段。例如 u¹ tu¹ 頭端頂，u¹ 腦，o¹ lo¹ 舌，ts¹ ts¹ 乳房，t¹ ts¹ 便溺，y¹ ts¹ 涕，n¹ ts¹ 開父，姨父（或作 o¹ ke¹）o¹ po¹ 或 o¹ pa¹「父親」o¹ he¹ 他，她，o¹ 天（o¹ t¹）天體，e¹ s¹ 水牛，o¹ i¹ 他的，o¹ pa¹「父親」等字之第一之結合；或 o¹ 係，o¹ 「他的」與 o¹ pa¹「父親」等字之第一音段互相結合。u¹ u¹ 牛羊叫聲，像聲字，one¹ 後來的那個。

II 韵母 韵母可分三類單元音，收鼻韻，和結合韻，後二種又可統稱複韻。

單元音共有十三個，組成很規則的系統：



此外還有自成音段的濁邊音 ㄧ 和濁邊擦音 ㄢ，跟 ㄧ 和 ㄢ 帶有摩擦性相彷彿。不過依目下記音習慣，ㄧ 和 ㄢ 自成音段時寫作 ㄧ 和 ㄢ，其實按發音原理講，可以更簡單地寫作 ㄧ 和 ㄢ，或寫作 ㄨ 和 ㄤ。各單元音的形成，跟輔音配合的大概情形，就現有的材料加以分析和歸納，簡單地說明並舉例如下：

1. ㄧ 這個輔音性的元音，出現在 ㄢ ㄤ ㄦ ㄩ 之後的是齒音，寫作 ㄧ，而出現在 ㄢ ㄤ ㄦ ㄩ 之後的是翹舌音，可寫作 ㄧ，但 ㄧ 和 ㄢ 各不相

混，發音部位由緊跟在前面的聲母決定，沒有分別標記的必要，認作一。

個音佐似更簡單。在我現有的材料裏，一（和）會出現在 s̪ t̪ s̪ t̪ s̪ t̪ 之後。例如 sh̪ t̪ s̪ t̪ 「牙齒」，t̪ s̪ t̪ 「抱（動作）」，sh̪ t̪ 「金死」，sh̪ t̪ 「洗」，sh̪ t̪ 「江河」。

2. u 4 是圓唇的，祇發現在 o 之後。例如 su-「血」，su-「七」爲簡單計，似不必看作一個獨立音佐而是 i 和 o 的合體，就是 i 加上圓唇的成分，可寫作 io 或 i°。

3. i 1 是很高的扁唇前元音，會發現在 p̪ t̪ k̪ s̪ z̪ ts̪ ts̪ t̪ s̪ m̪ n̪ l̪ i̪ o 之後。例如 i̪ p̪ i̪ 「祖父」，ta̪ i̪ 「暗」，me̪ i̪ 「變暗」，i̪ m̪ i̪ 「唇」，i̪ m̪ i̪ 「家」，gia̪ 「家庭」，gia̪ 「顆粒」。

4. i 1 是介乎元音 i 与 e 之間的扁唇前元音，距離 i 更近些，但是發音時 i 的肌肉似較緊，音量似稍長。i 會發現在 p̪ t̪ k̪ s̪ z̪ ts̪ ts̪ t̪ s̪ m̪ n̪ l̪ i̪ o 之後。例如 i̪ t̪ o 1 「話」，lo̪ ko̪ 「門」，so̪ l̪ so̪ 「完全」，乾乾淨淨；o 1 xo̪ 「很早」，從前 no̪ l̪ 「你」，o 1 「他」，ts̪ o̪ 「人」。

5. e 6 是比標準元音 e 微高一點的扁唇前元音，會發現在 p̪ t̪ k̪ s̪ z̪ ts̪ ts̪ t̪ s̪ m̪ n̪ l̪ i̪ o 之後。例如 te̪ 「裁」，種種 fe̪ 「分」，fe̪ 「一分」，ta̪ q̪ 「牲口」，me̪ l̪ 「吞吃」，te̪ x̪ e̪ 「折斷」。

高平調和低降調的 i 与 e 容易相混，也可能是一字異讀，如 ui̪ l̪ 与 ue̪ j̪ l̪ 与 ie̪ m̪ l̪ 与 me̪ l̪ 与 e̪ x̪ l̪ 「很大」等。

6. e 6 是個半開的扁唇前元音，跟標準元音 e 差不多；有時讀作捲舌音，可寫作 es̪ 或 e，在阿寶珠幾乎完全讀成後面的一種比美語的 e (bird) 和北平音的「兒」(儿) 口腔開度略大。e (或 e) 曾發現在 p̪ t̪ k̪ s̪ z̪ ts̪ ts̪ t̪ s̪ m̪ n̪ l̪ 之後。例如 pe̪ - ts̪ e̪ 「扁擔」，te̪ - ke̪ - 裝，放着，ts̪ e̪ - ke̪ - 草，乾草，e̪ - ke̪ - 舅父，姨夫，le̪ - fe̪ -

左，me̪ l̪ xe̪ 「烟（香烟，大烟）」，ne̪ l̪ me̪ l̪ 「鼻」，p̪ e̪ - 刮。

7. u 6 是很高的後元音，唇形自然而成長縫式，會發現在 p̪ t̪ k̪ k̪ f̪ z̪ s̪ z̪ ts̪ ts̪ t̪ s̪ m̪ n̪ l̪ i̪ o 之後。例如 mal̪ pu̪ lu̪ 「眼」，白，me̪ l̪ pu̪ l̪ 領下巴；u 1 tu̪ l̪ 頭端頂，d̪ u̪ l̪ 銀，ku̪ l̪ 回返，檢拾 fu̪ l̪ 書字信，ku̪ l̪ tsau̪ l̪ 山，xu̪ l̪ 或 fu̪ l̪ 年，zu̪ l̪ mu̪ l̪ 羊，o 1 tsu̪ l̪ 嫂，tsu̪ l̪ 讀 nu̪ l̪ 黃牛，tsu̪ l̪ 腰，tu̪ l̪ 炒，n̪ l̪ 買。

8. o 6 是相當高的圓唇後元音，嚴格應寫作 U，會發現在 p̪ t̪ k̪ k̪ s̪ z̪ s̪ z̪ ts̪ ts̪ t̪ s̪ m̪ n̪ l̪ i̪ o 之後。例如 to̪ 話，lo̪ ko̪ 門，so̪ l̪ so̪ 「完全」，乾乾淨淨；o 1 xo̪ 「很早」，從前 no̪ l̪ 「你」，o 1 「他」，ts̪ o̪ 「人」。

9. 4 6 是跟 o 相配的不圓唇後元音，也可以寫作 u，會發現在 p̪ t̪ k̪ s̪ z̪ s̪ z̪ ts̪ ts̪ t̪ s̪ m̪ n̪ l̪ i̪ o 之後。例如 ky̪ l̪ 「皮」，ky̪ l̪ d̪ y̪ l̪ 「汗」，zy̪ l̪ 「走」，sy̪ l̪ 「帶領」，xy̪ l̪ 「大」，ty̪ l̪ 「穀」，ny̪ l̪ 「美好」。

10. O 6 比 o 稍開，發音時肌肉似稍緊，音量也稍長。發音人覺得這是跟 o 不同的，但就現有的材料，o 出現很少，祇發現在 k̪ n̪ l̪ 之後。例如 lo̪ l̪ 開，lo̪ l̪ ko̪ l̪ 「山谷」（比較 lo̪ l̪ ko̪ l̪ 或 lo̪ l̪ koŋ̪ l̪ 「凹」），no̪ l̪ 「撕碎」，no̪ l̪ 「海」，le̪ - lo̪ l̪ 「土磚」，紙牌，lo̪ l̪ pa̪ l̪ 「pa̪ l̪ 」，嫖調戲，lo̪ l̪ 船。

11. 4 6 跟 o 不同，就好像 o 跟 o 不同，稍開，肌肉略緊，音量微長。o 出現得也不多，祇會發現在 p̪ t̪ k̪ s̪ z̪ ts̪ ts̪ t̪ s̪ m̪ 之後。例如 py̪ l̪ 「倒下壓倒」，ka̪ l̪ py̪ l̪ 「射」，x̪ o̪ p̪ y̪ l̪ 「米糠」，py̪ l̪ 「變成」，my̪ l̪ 「墨」，my̪ l̪ 「醫治」，my̪ l̪ 「鳥叫」，my̪ l̪ q̪ i̪ 「吹熄」，pa̪ l̪ ky̪ l̪ 「發歎」，my̪ l̪ fu̪ l̪ 「霉腐」。o 和 y 出現的頻率是這樣小，而出現時以中平調和短調爲最多。這使我懷疑 o 和 y 是不是一對獨立的音位。如果假定 o 和 y 只是 o 和 y 的變式 (variants)，我卻找不出什麼條例來，譬如 no̪ l̪ 「你的」，但是 no̪ l̪ 「海」，發音人很堅執地覺得這是兩個不同的音段，不同點似乎

祇在元音上。在黑夷保語裏往往有𠂇和𠂇，𠂇和𠂇兩對元音，我現在用的標音符號是○和○，○和○（上面的一橫是相連的），因為我覺得每一對裏兩個音的音質很相近，也能有混同的地方；將來倘有更多的材料，可能找出更滿意的解決方案來呢。

120 是半開的圓唇後元音，在阿寶珠方言裏顯得更開更低，幾乎可以寫作^o。會發現在 *p, p', t, t', k, f, s, z, g, x, ts, ts', tʃ, tʃ', m, n, ŋ, l, ll, h* 之後，所以聲韻的配合可算是最完全的了。例如 *P-父*，*p-父*，*t-舌*，*t'-舌*，*k-一*，*k'-一*，*g-五*，*g'-五*，*ts-路*，*ts'-路*，*z-路*，*z'-路*，*m-篩子*，*m'-篩子*，*n-小孩*，*n'-小孩*，*ŋ-些*，*ŋ'-些*，*l-個*，*l'-個*。

a a 是最低而偏中的後元音，唇形自然。會發現在 p p' t t' k k' f z s z' q j x ts ts' ts' ts' ts' m n n' o 之後。例如 ma˥˥ na˥˥ la˥˥ 眼睛，
鳥 xə˧˧ 丈夫，a˧˧ ni˥ 亲戚，a˧˧ p'a˧˧ 叔父，姑夫，ts'a˧˧ ny˧˧ 繩索，tsa˥˥ 有。
kat˥˧ ta˧˧ 坡。

例如「一」或「一四」（見於短語“一丁四面”）。

收鼻韻是元音後面緊跟着一個鼻音，但是這個鼻音尾有時不大穩，卻使前面的元音鼻化而自身消失。這類韻母共有七個：ün、ən、əŋ、əŋŋ、əŋŋŋ、əŋŋŋŋ和əŋŋŋŋŋ。似可合併，至少發音人不能分別，祇因來源可能有兩個，分作兩個韻母也可以。

1. **ing** 祇見於 **ing pa** 「櫻櫻塲」(村寨名)和 **sa** **wap** **sa** 「下晚上」二短語，大概都是漢語借字，字形還沒有被本語言完全吸收而變質。**ing** 也可讀作 **ə**，韻母是鼻化的。

2 eŋ 會發現在 p k m l s ts' 之後例如 peg [采 keŋ] leŋ
哇哇，青蛙叫聲（像聲字） meŋ] 好， oŋ meŋ + 腹母 姨母， seŋ] 骨
桃子 tʂeŋ] moŋ koŋ 行不得，不成。

3. 𩦙 祀見於一個字，𩦙或𩦙 水牛。

4. *ap* 曾發現在 *p t k j ts w* 之後，如 *paŋ˥* 機，*paŋ˥* 半，
xuaŋ˧-taŋ˧-l 魏蕩，*taŋ˧-ku˧-l* 嘴湯舖，*kaiŋ˧-kaiŋ˧-l* 扛擔 *jaŋ˧-l* 樣 (*tei˧-jaŋ˧-l*)。
每一樣 (*jaŋ˧-l*) 喂 (像聲字) *tsaŋ˧-l* 站，*waŋ˧-l* 晚 (亦作 *waŋ˧-l*)。這些
例字多半好像是漢語借字。

5. u 這個韻母發音時嘴唇微圓，主要元音的音色近似。而不像ə所以嚴格應寫作o。記音時我有時寫作uŋ，有時寫作oŋ。實際上祇辨得出一個音位。它會發現在 p t k s z ts ts', tʂ m n 之後，如 pʊŋ / pɪŋ 食囊，pʊŋ + ɿ 漫漫，pʊŋ / ɸ 飛，tʊŋ / ɿ 祭，tʊŋ + ɿ 穿（衣），tʊŋ / m 門，tʂʊŋ / ɿ 萬說，tʂʊŋ + ɿ / ɿ 半中間，ts'a / tʂʊŋ / ɿ 晴，tʂʊŋ / ɿ 桶（借字），kʊŋ / ɿ 信，kʊŋ + ɿ / ɿ 食道氣管，sʊŋ / ɿ 三邊，sʊŋ / ɿ 鍋子，zʊŋ / ɿ 用，zʊŋ + xʊŋ + lʊŋ / ɿ 孔穴，xʊŋ / ɿ 放下，tʂʊŋ / ɿ 不消，na / xʊŋ / ɿ 稱秤，te / xʊŋ / ɿ 客人，to / xʊŋ / ɿ 背，tʂʊŋ / ɿ 横，tsʊŋ / ɿ 簇族，up / tsʊŋ / ɿ 帽子，ts'ʊŋ / ɿ 拉，ye / ts'ʊŋ / ɿ 鎖起，ts'ʊŋ / ɿ 變重，u + ts'ʊŋ / ɿ 蹤，muŋ / ɿ 馬，go / muŋ / ɿ 老人家，長老，muŋ / ɿ 嘴，guŋ / ɿ 日太陽，saŋ / ɿ 日子，xa / ŋ 男子，nuŋ / ɿ 男子，nuŋ + ɿ 男子，tuŋ / ɿ 發出，luŋ / ɿ 龍，muŋ + ɿ / ɿ 猪圈，teŋ / ɿ 一兩，tʂʊŋ + ɿ / ɿ 中間，saŋ / ɿ 山，luŋ / ɿ 狗吠咬，luŋ / ɿ 滾，uŋ / ɿ 家畜或牲口之寓，uŋ / ɿ 牀板，ɿ + uŋ / ɿ 進來。

6. ui 的第一元素來源往往是o而不是u，音質也是近於o而不近於u。嚴格應寫作oei，但為系統整齊起見，不妨寫作uen（比較ug）。我記音時則有時寫作uen，有時或寫作oei。這個結合韻母會發現在tʂ kʂ xʂ (w)。之後，例如tʂueŋ i（似由tʂueŋ i—i音段結合）說道，pul kuan tʂueŋ i 不料，sueŋ l < sun l > ueŋ l < mun l > uen l < men l > 暢來幌去，漂盪，kuan l < kuən l > 碗，(w) uen l < uən l > 賣呢，ga l < w uan l > 下晚上，傍晚。

與 *uŋ* (*ɔŋ*) 的結合。例如 *pauŋ* 1 和 *尚*, *mauŋ* 1 (< *ma-ŋuŋ*) *娘* 猪窩, *xauŋ* < *xa-ŋuŋ* 雞窩。

這類韻母的收鼻尾，在腳落方言裏還完全保留，偶然丟掉時前面的元音往往有鼻化的痕跡，在阿寶珠方言大都消失，連鼻化痕跡也不存在了。例如 *zo* < *mug* < 老人阿作 *zo* < *mo* < *tuaŋ* 偶作 *tuaŋ* < *nuŋ* 1 *mo* 1 阿作 *no* 1 *mo* 1 太陽。

口部複韻 (oral diphthongs) 共有二十二個，但限於材料，這個數目只可算是暫時的假定，其中有些似乎還可以細分，有些顯然可以合併。這些複韻的主要來源有二：一為二音段快讀時發生連結作用 (*sandhi*)，於是二音段有了輕重軒轾，一個比另一個較重較長，終於合為一音段，較重較長的音素成了複韻重心的所在，但其間多半是受了字調，尤其是語調的影響，並不一定受字義重要與次要的支配。另一來源為漢語借字，所以這些字的發音狀態往往還保存漢語的本來面目。前一種來源的複韻，假使有意慢讀，依然可以還原為二音段。

- 在發音原理上，複韻的重心或響亮的高峯 (peak) 要看二結合元素各自的響度 (sonority)，較響的一個是重心，另一個可說是起點或終點 (valley)。可是窩尼語是個有聲調的語言 (tonal language)。一個聲調統率一個結合韻組成的音段，所以聲調能以決定一個複韻的特性，大概情形如下：
- (1) 高升調 (135) 的複韻是上升的 (rising diphthong)，重心在第二音素有點像法語 *fier moi* [*fieR mua* 或 *fieR mwa*] 二字的複韻，但是在法語二音素的響亮度和複韻的重心是一致的，在窩尼語裏卻有時不一致，如 *zau* 1 兒子。
 - (2) 短促調 (144) 的複韻，發與收都很短暫，所以不能顯出是上升還是下降，不妨叫作平衡的二合元音 (level diphthong)。
 - (3) 低降調 (131) 和高降調 (1453) 的複韻是下降的 (falling diphthong)，跟英德語裏普通的二合元音相似。但是在英德語裏二音素的響亮度和複韻的重心大體一致，在窩尼語裏卻有時不一致，如 *lo* 1 祖母。（但比較英語的 *ear* [ie] 和 Bavarian 德語的 *guat* [guat]，重心均在第一音素，由輕重決定，不由響亮度決定。）

(4) 中平調 (133) 和高平調 (155) 的複韻決定於二音素的響亮度，較響亮的元素是複韻的重心。但是 *iu* 一韻似是例外，跟英語 *you*, *yew*, *new* 等字的韻 (ju) 有點相像，也許第一元素是很高的前元音，第二元素是較低的後元音，實際上 *u* 的響亮度要大些，所以 *iu* 或 *ju* 近似上升的複韻。

讓我根據第二因素，把二十二個窩尼複韻分為五組：

收 -e 的七個：*le*, *ie*, *ue*, *oe*, *ye*, *oe*, *ae*。

收 -e 的二個：*ie*, *ue*。

收 -u 的四個：*iu*, *eu*, *yu*, *au*

收 -ɔ 的七個：*lo*, *uo*, *io*, *eo*, *uo*, *oo*, *yo*。

收 -a 的二個：*ua*, *ya*。

其中十四個是由合而開：*le*, *ie*, *ue*, *oe*, *la*, *uo*, *ia*, *eo*, *ua*, *yo* 五個是由開而合：*ce*, *ae*, *ɛu*, *yu*, *au* 三個開合度相近，但是兩個由後而前：*oɔ*, *ye*, 一個由前而後：*iu* (跟單元音 *u* 絶不相同)。下面照第一種分類——五組，加以簡單的說明和舉例：

1. *le* 是 *l* 和 *e* 的結合，如 *sleŋ* < *sl-eh*，見於 *xuŋ sl-ŋ* (年節，新年) *sleŋ yo* 1 過着新年哪。
2. *ie* 跟 *je* 不同，*j* 是很短暫而不能停留的輔音性流音，*i* 在 *ie* 裏卻跟 *e* 幾乎一樣地着重，所佔的時間也差不多。例如 *ie* 1 3, *tie* 1 點塊 (*teiŋ* *tieŋ*) 一塊。
3. *ue* 有兩個來源，一部分由於二元音之結合，如 *kue* 1 < *ku-uh* 1 做着，*kue* 1 < *ku-eh* 1 回去，*kue* 1 < *te-uh* 1 < *ku-uh* 1 < *te-uh* 1 這麼說，

升還是下降，不妨叫作平衡的二合元音 (level diphthong)。

升還是下降，不妨叫作平衡的二合元音 (level diphthong)。

k'ue < *k'u* [e] 叫喊。這些例子裏 *e* 或 *o* 表示動作或情態之持續或開始。另一部分來源是漢語借字，發音狀態因此跟上面的不完全相同。前一種有時重心由聲調決定，這一種似乎保存漢語的原形，是上升的二合元音——第一音素是短暫的流音。例如 *tue* [t'o] 主意一個，*tuo* [t'ə] (對) *tau* [t'mə] *ko* [kə] 對不住，還有發音狀態近於第二種，來源看來並不是借字，如 *xue* [p'a] + *ky* [k'y] 那邊的遠方的，下面或下層的。

4. *oe* 發音時脣形由圓而扁，音質由後而前，但是脣形始終是自然的，不圓的。*oe* 出現得很少，如 *koe* [k'ə] 水底，*koe* [k'ə] 過活下去 (*ko* [kə] 「過」與 *e* 結合)，*p'oe* [p'ə] *ao* [ə] (水)。這是個上升的複音，第二元素響度比第二元素略大，但二元素響度相差很微，所以又有點像平衡的二合元音。

5. *ye* 係 *y* 或 *ü* 與 *e* 之結合。如 *lye* [lə] 起來 (*pu* [pə] + *le* [lə] 漢起來了，*ni* [nə] *lye* [lə] 紅起來了，*ky* [k'yə] *le* [lə] 來到了，*kye* [k'yə] 拉去 *p'yel* < *p'yie* [lə] 變成 *ye* 和 *ye* 似無分作兩個獨立音位的必要，統作 *ye*。

6. *ee* 係 *e* 與 *ø* 之結合，例如 *gee* [gøə] < *go* [øə] 借來，*lee* [løə] 來。又如 *zeem* [zøim] 小姑娘，一作 *zed* *mi* [møi]。

7. *ae* 出現得很少，如 *zae* [zə] > *za* [ə] 下去。

8. *ie* 是 *ie* 之又讀，併入 *ie* 也可以。例如 *tie* [t'iə] 又作 *tie* [t'iə]，見於 *xe* [xøiə] *tie* [t'iə] 布一塊。

9. *ue* 祇見於漢語借字，如 *kue* [k'ue] 怪 (*kue* [k'ue] *pu* [p'u] 很奇怪，*kue* [k'ue] 塊 (*ts'e* [ts'e] *p'in* [p'in] *tq'ui* [tq'ui] 棘地一塊)。*ue* 也更像個上升的二合元音 (參看上面的 *ue*)。

10. *iu* 嚴格可標作 *iuy*，很像英語 *ju*: (you, yew) 的但第一音素比英語的略開。例如 *piu* [p'iə] 蛋 *ze* [zə] *min* [m'in] (*ze* [zə] *mio* [m'iə] *jo* [j'o]) 女兒 (作受詞用) *jiu* [j'iə] (*jiu* [j'iə] *liu* [liu]) 潤。

11. *eu* 祇一度見於 *te* [t'e] *eu* [e] 寬。
12. *yu* 祇一度見於 *ti* [t'i] *yu* [y] *ti* [t'i] 寬 (*x* *yu* [y] *xi* [x] *eu* [e]) 之又讀。
13. *au* 有兩種讀法 (diaphone) *au* 與 *au* (oo) 很像英語的 *au* (*owl*, *how*)。例如 *xau* (*xa* + *u*) 雞蛋，*zau* [zə] *u* < *zə* [zə] *au* [u] 或 *za* [zə] *zu* [zə] 後者係韓鮮語方言) 兒子，有時標作 *zou* [zəu] *kau* [kəu] *ky* [k'y] 前面的，在前的；*au* [u] *ky* [k'y] 後面的，在後的，*kau* [kəu] 和 *au* [u] 讀作 *kou* [k'əu] 和 *ou* [u] 時更多。*h*- *kau* [kəu] (*ke* [kə] *jo* [j'o]) *tae* [tə] 把四個人請來，*pe* [pə] *mau* [məu] (*mo* [mə] *jo* [j'o]) *ta* [tə] *pa* [pə] *tu* [tə] *pi* [p'i] 把我的母親給抬出去 (*ta* [tə] *pa* [pə] *tu* [tə] *pi* [p'i]) *tsi* [tsi] *mau* [məu] (*mo* [mə] *jo* [j'o]) *k'o* [k'o] *sl* [sl] 對縣官說，*uə* [uə] *pau* [pəu] (*lo* [lə] *et* [ə] *pe* [pə] *tsi* [tsi]) 對他的父親說。這些都是 *o* 與 *ø* 的結合，所以音質也往往是 *oo*。
14. *lo* 係 *l* 與 *ø* 之結合，例如 *k'ol* *sløi* (*k'ol* *sløi*) 說道，*tsle* [tslə] *媒人*，*uŋ* [uŋ] *tslə* [tslə] (天響雷) *tslə* [tslə] *tslə* [tslə] 雷鳴。
15. *qe* 祇見於 *sqe* [sqe] *七* (*sqe* [sqe] *mo* [mə] *七個*)。
16. *io* 出現次數甚多，例如 *mo* [mə] *妻*，*niə* [niə] = (*ni* + *mo* [mə]) *lic* [lic] 四，*xio* [xio] 八，*kio* [kio] 九，*zo* [zə] *niə* [niə] (*ni* + *mo* [mə]) 年輕，*la* [lə] *niə* [niə] 手指，*na* [nə] *xiə* [xiə] (看察) *tei* [tei] *tiə* [tiə] (*tei* [tei] *hi* [hi]) *ne* [nə] 能好好看察，*tei* [tei] 生氣，*ta* [ta] *io* [iə] (*tei* [tei] *hi* [hi]) 這就 (*tei* [tei] *ta* [ta] *io* [iə]) *tei* [tei] *ta* [ta] *io* [iə] 一下，*qio* [qio] 這才，*io* [iə] 或 *io* [iə] 去罷，*io* [iə] (*i* [i] *je* [jə] 或 *i* [i] *ze* [zə]) *zei* [zei] *li* [li] 或 *li* [li] *qio* [qio] 去了，*i* [i] *ti* [ti] 或 *i* [i] *hi* [hi] 通回風吹起來了。
17. *eo* 出現得很少，如 *me* [mə] *tei* [tei] *teo* [teo] *ky* [k'y] 最低窪的。

韻母餘論

18. *en* 是 *u* 或 *o* 與 *o* 的結合，如 *ken'lo* (< *k'lu*) 叫喊，*k'uən'ku* (< *ku-ən-ku*) 做了（又作 *ku-ən-ku* 或 *k'uən-k'uən* ）怕起來，*< ku-1 o-1* 使得，*ku-1* 畏着，*ku-1* 河 *ku-nən-hən* (< *-ed-hən*) 他的父親，*ku-1* 埋着，*ku-1* 他的母親。

19. *oo* 是 *o* 和 *o* 的結合，發音時嘴脣始終是圓的，而 *uo* 的嘴脣由扁而圓，開度也有分別。但是 *uo* 和 *oo* 互混的時候很多，有時來源為 *o* 和 *o* 而實際發音很接近。*en* 例如 *too* 1 (< *to-1-o*) 穿着，*koo* 1 (< *ko-1*) 怪可憐的，*ko-1* 哥兒們，*soo* 1 (| | |) 見於 *ni-1 soos* 1 < *ni-1 m-1* (*mo-1*) 個，*zoo* 1 *no-1* 孩子，*zau* 1 *co-1* 男孩，*mo-1* (*mo-1*) 要雪，*mo-1* (又作 *mo-1* < *mo-1*) 看見了，*mo-1* 或 *məə-1* (*mo-1*) (蒸) 熟了，*noo* 1 後面，*noo* 1 *co-1* 是的，*noo* 1 *co-1* 前面。

「他的母親」*1 | oo* 來源雖為 *o* 和 *o*，因出現頻繁，所以音質更近於 *uo*。

20. *yo* 是 *y* 或 *v* 與 *o* 的結合。例如 *kyo* 1 龍，呢（語助詞），*yo-1* 直到這些字往往出現在句尾，又 *kyo-1* *kyo-1* 說，*ya-1* 牛羊叫聲，咩咩。把 *ua* (或 *oa*) 僵入 *uo* 也可以。

21. *ua* 是 *u* 或 *o* 和 *a* 的結合。例如 *sua* 1 或 *sua* 1 | *tua* 1 或 *t'oa* 1 (*t'ua* 1 失掉了鼻尾) 說，*ua* 1 *ua* 1 牛羊叫聲，咩咩。把 *ua* 成了。

22. *ya* 係 *y* 與 *a* 之結合，出現得很少。例如 *zy-1 zya* 1 *ne-1* 走着，把 *ya* 僵入 *yo* 似乎也可以。

(1) 結合和縮減 細按上述複韻母，大半是兩個獨立自成音段的單元音，在連詞裏快讀時發生結合作用 (blending)，變作一個音段的二合元音，有時還丟了中間的一個輔音——第二音段的聲母，甚至丟了中間的一個元音和一個輔音——即第一音段的韻母和第二音段的聲母，但後面的一種情形所得結果仍是單元音。這種現象可以叫作縮減 (contraction)。同時聲調也隨着結合和縮減而起自然的變化。一至九的數目字，在化念河奪鮮塲都讀作二音段，在阿寶珠和腳落都變成一個音段了，如下：

聲調的變化也可看作二調的結合，大體
謂相遇而合成一個中平調 (ku-h-e-h > kue-h
蛋，) 兩個高平調相遇依然還是一個高平調
至於兩個不同的聲調相遇，則有以下的情形：

聲調的變化也可看作二調的結合，大體上是很自然的。兩個中平調相遇而合成一個中平調（ kun + e + $<$ kun + 做着 xu + u + $<$ xu + 蛋）兩個高平調相遇依然還是一個高平調（ kun + e + $<$ kun + 驚叫 eu + e + $<$ eu + 哼）至於兩個不同的聲調相遇，則有以下的情形：

21. ua 是 u 或 o 和 a 的結合。例如 sua ㄩㄞ ua ㄩㄞ ua ㄩㄞ
tua ㄊㄔua ㄩㄞ 失掉了鼻尾ㄞ) 說 ua ㄩㄞ ua ㄩㄞ 牛羊叫聲咩咩把 ua
(或 oa) 併入 ue 也可以。

22. *ya* 係 *y* 與 *a* 之結合，出現得很少。例如 *zay-a-zae* + 走着。把 *ya* 增入 *ya* 似乎也可以。

卷之三

低降調 + 中平調 = 高升調
Lín zhū < Lín cù 兒子。

高平調 + 中平調 - 低降調 = 高降調

卷之三

短促調 + 中平調 = 中平調：ie, hi-o-hi, iei, iei- 故了。

高升調 + 中平調 = 中平調（例子較少） $kui\text{-}o\text{-}v\text{-}kun\text{-}$ 怕起來。

因結合與縮減一字往往可有幾個字形得隨意應用但是較簡電的字形——合體字似更佔優勢。例如 zo¹ zu¹ 或 za¹ zo¹「兒子」簡化爲 子，再簡化爲 子。

如有些三個音段的詞兒簡化的歷程較爲曲折值得特別提出來的

是 *青年男子，小夥子*。（後面簡化的字形裏，第一音段是 *一或兩*¹，第二音段是 *兩或三*¹。與 *「換了」*地位原來中間的 *「」*被前後音段都吸收了。）

「一書啟重複」：zoo 1 not > zoo 1 not 1 或 zoo 1 not 1 小孩。表示【小】可將來

zzé jí miú jí > zzo 1 mío 1 小姑娘，又作 zo 1 milí mío 1。
mí 1 合體 zo 1 mí 1 mío 1 假乎，又把原形和變形混在一起，用重複來表示年青或幼小的意思。)

這個名詞，見於一篇講李自成的故事，意義我不大明瞭。

以上都是些名詞，表示動作情態的連詞也有許多例：蚊子 xóe lidiqipu ↓ > xoe lidiqipu 蚊帳

www.tcm.com.tw

〔不要〕解，須看上下文決定。」

最後，我還想舉兩個有趣的例：

是第 1 音段 lo-，先吸收了第 2 音段 ee- 的韻母 ee 又影響，使 ee 變為較輕

而不圓滑」或「第三音段la-消失，la-p'a-簡作pi'」。
錢，無論是花銀或是紙幣，都叫作xi'-i，可能是從xi'-ji「銅錢」「貨銀」變來的。一度遇見這樣的句子xi'-xi'-i(xi'-xi'-i)(xi'-xi'-i)(xi'-xi'-i)（或tsi'-jei'(tse)neu(pi')）
意思是「讓我們去堵罷。」〔四半坡〕是更原始的形狀。

的一度遇見這樣的句子：「我——賭！」意思是『讓我們去賭博罷。』也許較「」是更原始的形式。

結合和縮減現象在漢語裏最顯著的例是「諸」由「之於」(求

諸已、或曲」之興」（有諸一變來現代北平語裏一借）〔tsan 或
tshen〕

讀陽平)由「咱們」變來「那」*no* 或 *ney*(均讀陽平)由「不用」變來;吳語裏「勿要」和「勿曾」也往往合爲一體。英語裏

這現象也常見，例如 I am going. [ai am gɔɪŋ.] > aim going.] 又

How do you do? [hau du ju: du: > hau dju(:) du?] 不過這種現

象並沒有影響到漢語或英語的音韻系統或結構在窩尼語裏似乎不能說是特別，而是很普遍的現象。單詞在連語裏決讀起來往往起變化，

能說是特例而是很普通的現象單詞在選讀裏忙讀起來往往起變化
結果變形或變體的字或詞漸漸佔了優勢因此影響到整個音系的結
構窩尼語裏複韻或結合韻母大半是這樣的來源黑夷保語裏也許可
以找到一些特例但是遠比不上窩尼語裏這現象的普遍

(2) 變韻 上面所述是一種合體字另外還有一種變體字雖限

於一部分常用的字並不影響音韻系統卻也值得注意所謂變體字專指一字因韻母或元音變換而有兩個或三個字形也許可以看作義似而音異的不同的字但依發音人的感覺和我的判別寧可說是一個字的變形這種現象有點像元音互換(vowel gradation or ablant)又有點像元音和諧(vowel harmony)但因例子不多不能尋繹一般的規律所以我們不能說窩尼曾經有意地運用這種語音和語法上的技巧。

以下的例子只是指示會被注意到的現象。

e/o:- je1/jc1, jo1- (je¹, o¹), jo1 104 爾 | je1 ta¹ ni pe 108 | 聲 jo1 -ki-1 兒聲
je1 ts¹o¹, je1 ts¹o¹-ky¹, jo1 ts¹o¹-ky¹, 桂前音齒聲。ej xyt-1/oj xyt-1/oj

很大

3. 5. 很多; 多得很; 不多; 很少

〔例四〕 有四個聲調：

第三個兒子。
第一個音段作「第」講，也

虎。虎毛或草棉毛，毛色有黑、白、黄、红等。

4

有些語助詞往往有三個或甚至四個聲調尤其是在句尾總有高升調，因為這兩個調子似乎易於拖長。這裏字調和語調是一致不可分

卷之三

老1, 老4, 老7, 老4 老實喊。

這一類的字自身沒有意義，也不能獨立存在，原來的字形不易斷定，所以記音時並沒有標明本調和變調。

變調

的幾種

(1) 後介詞「於」前面的代名詞或名詞，一律變爲高升調，「於」有時跟前面的一個音段結合，有時又可以省略。關於人身代名詞當於語法部分詳細說明，現在祇舉兩個簡單的例子：

她的丈夫罵她。
o-hat je ts'a].

她的丈夫她

把他們的女兒關禁起來。

他们的女兒

相當於現代漢語裏的「的」、「者」（管家的，打柴的，

耕者富者，用 er 組成許多複合名詞，而 er 前面緊接着的一個音段往往變爲高升調。例如

兒子大的，大兒子。

她說：「我就是你的女兒。」

卷之三

不能下什麼結論。下面的例句只是偶然被注意到的高升調夾在一句裏面，表示有餘不盡的語氣：

地耕去，耕地去罷。

卷之三

mey + mey **ㄩ tr- tʂ- tʂ'ə-** 好好的記起，記住。

沒有看見牠

照以上的

IV 餘論 照以上的敘述，聲韻調三者在某種情形之下會發生變化，因此一個字——尤其是常用的字，可有不同的聲或韻或調。現在再舉幾個例，來說明一字數形的現象。

〔例〕 tui˥ 說與後面緊跟着的 o˧ 結合而成 tueɪ˥ 鼻尾脱落而成 tua˥，單元音化而成 tɔ˧ 或 t'o˧。這個字唯有聲母不變。
〔例〕 sun˧ jmə˧三因同化作用變成 sun˧ n̩o˧ 二音段結合而成 sua˥。另外還發現許多不同的字形 sun˧ sun˧ sua˥ sua˧ so˧ so˧ so˧ su˧ 發現在下面的語句裏：

明誠川女
卷之三

機關團體 學校家庭 參考教學 均不可缺

戰後新編：政區地圖之權威

內政部方域司編製

東京地三九號地圖發行許可證

色特大三

準確一類，由內政部方域司根據政府檔案最新資料編製，舉凡勝利後東北九省之改劃，台灣省之形勢，南海諸島之位置，莫不明白繪出，尤為全國政區圖之標榜作品。

元五十三價定 幅大一

商務印書館印行

———
———
———
———
———
———

卷之三

二三個月了

四

你家三三個寶兒們(兒子) 187

卷之三

卷之三

他的兒子三三個

卷之三

卷之三

列三

[例三] *lio* 一四單元音化爲 *lo* 一連語裏韻母丟掉變作 *li* 一聲換的例有 *pol*-*lo*-*月*，原作 *pol*-*lo*-*f* 和 *x* 互換的例有 *fu*-*年*，通常作 *xu*-*z* 和 *x* 相混的例有 *zau*-*兒子*，常作 *xau*-*1*。
至於同一事物而名稱不同，如 *o*-*ts'c*-*太陽*，*nou*-*no*-*或* *nou*-*mo*-*因*爲是不屬於音韻範圍以內的問題，暫不論列。

陸九淵派的文心說

羅根澤

一 胡銓的詩文心發說

朱熹一派的學問是理學，陸九淵一派的學問是心學。從理學的觀點看來，詩文應從道裏流出（別詳）。從心學的觀點看來，詩文應從心裏發出。

詩文應從心裏發出的呼聲，北宋初年就有人喊唱。如柳開上王學士第四書云：「文不可遽爲也，由乎心智而出於口。」趙湘本文云：「以其心之道發爲文章。」尹洙志古堂記云：「如有志於古，當置所謂文章功名，務求古之道可也；古之道奚遠哉，得諸心而已。」可是後來便寂然無聞，直至陸九淵稍前的胡銓（一二〇二—一八〇）才重振遺響。胡銓是廬陵人，去陸九淵的家鄉金谿不遠。陸九淵贈俞文學云：「觀其所得滄庵詩，則蓋有識之者。」（陸集二十）胡銓字滄庵，疑即指胡銓。果爾，陸九淵確知胡銓其人，那麼他的建立心學，建立文從心發的理論，當受胡銓影響。只以胡銓抗疏非和，統兵卻金，他的學問遂爲事業所掩。陸九淵謂六經注我，非我注六經，他的遠紹程頤，幸未淹沒近宗。胡銓則人鮮究知了。陳允忠集論語中語爲洙泗文集胡銓序云：

又答譚順云：

傳道以心，則不得已而作書作文，當然要發於心。策問四云：

是讀書貴在知心，作書貴在傳心。此外，如僧祖信詩集序，先說「自得於心，不假少鑠，則德全神王，雖復卻萬方，陳乎前，不得入其舍，聖人之道，賢人之於學」，皆成於此。然後說詩至杜甫而極，也是基於「就作詩，不事他業。」「工學甫者，善否必燭，無爽秋毫，機應於心，失得交，關於前，茫乎乎哉？」（洙泗文集序，胡忠簡公集十五）

學者能如伊川先生真積力久，味其言以契聖人之心，則道可幾也，獨文乎哉，獨文乎哉？（洙泗文集序，胡忠簡公集十五）

世桔，是其方寸澹乎若深淵之觀，其在大塊迄乎若不維之舟，況與淡值寂無所著，無聊不平，一吐胸奇句句如洗出，無一塵染，豈非得於心者本無垢乎？其視甫也奚啻？（集十五）也是在說明詩的發於心得於心觀其對杜甫信仰的形容似頗受莊子影響。朱熹說陸九淵雜二氏之學，胡銓也正不非二氏，文集卷二十都是闡發二氏的文章。韓愈答李翊書論文，曾以水爲喻云：「氣水也，言浮物也，水大而物之浮者大小畢浮，氣之與言猶是也。」胡銓答江賓庭和答譚思順，都娓娓引述。但前書是與江賓庭論不敢當「孟氏之道」，後書更明白冠以「自古論聖人之道，以江海爲喻者多矣」。（並集九）知都不是論文。

二 陸九淵的作文理會本心說

胡銓說詩文發於心，陸九淵（一一三九——一二一九）也說詩文發於心。語錄載問李伯敏「作文如何？」李答以「茫然無入處」。陸云：

孔門惟顏曾傳道，他未有聞。蓋顏曾從裏面出來，他人外面入去。今所傳者，乃子夏子張之徒外入之學。曾子所傳至孟子不復傳矣。吾友却不理會根本，只理會文字，實大聲宏若根本壯，怕不會做文字。今吾友文字自文字，學問自學問，若此不已，豈止兩段將百碎？（象山全集四部叢刊本廿五）

「從裏面出來」就是從心裏出來，「理會根本」就是理會本心。李問「如何是盡心性才心情如何分別？」陸云：「若理會得自家實處，他日自明；若必欲說出，則在天者爲性，在人者爲心。」可見「實」也就是心。陸問李「近日用常行覺得精健否？胸中快活否？」李云：「近日不管別事，只理會我，亦有適意時。」陸云：「此便是學問根源也。」可見學問也就是理會本心。

文從心裏發出，作文須理會本心，此意胡銓已經有之，不過沒有像陸九淵的明白說出。胡說傳道以心不以書，堯舜以迄周孔之道，至孟子而絕，陸也說孔門從裏面出來之道，至孟子不傳，今所傳都是子夏子張

之徒的外入之學，這樣的若合符節，似不是全出偶然。但二人也有不同，胡重視心的專一，陸重視心的理會。

陸與吳仲詩云：「五哥心志精神儘好，但不要被場屋富貴之念羈絆，直截將他天下事如吾家事相似，就實論量，却隨他地步，自有可觀。他人談論文字，但謾作公案事實，我却自出精神與他批判。」（批原作拔依四部備要本校改）不要與他牽綱，我却會斡旋運用得他，方始是自己胸襟。途間除看文字外，不妨以天下事逐一自題評研覈，庶幾觀他人文，自有所發。所看之文，所論之事，不在必用，若能曉得血脈，則爲可佳。若胸襟如此，縱不得已用人之說，亦自與只要用人之說者不同。若看文字時有合意處，或繁要事節，不妨熟讀，讀得文字底，雖少亦勝虛妄而多者。（集六）

語錄載李伯敏問「作文法」

陸答云：

讀漢史韓柳歐蘇尹師魯李淇水文不誤，後生惟讀書一路。所謂讀書須當明物理，揣事情，論事勢。且如讀史，須看他所以成，所以敗，所以是，所以非處，便游涵泳，久自得力。若如此讀得三五卷，勝看三萬卷。（集卅五）

是理會本心有兩條路，一是論事，一是論書。論事要「自題評研覈」，「看他所以成，所以敗，所以是，所以非處。」讀書要「謾作公案事實，我卻自出精神與他批判，不要與他牽綱，我卻會斡旋運用得他。」自陸九淵看來，這樣便能「曉得血脈」，「怕不會做文字」。

陸與曾敬之云：「讀書本不爲作文。」（集四）同樣論事也不爲作文，可是作文卻須要有論事讀書的準備。準備時務必理會本心作文時仍須理會本心。陸與曉壽翁云：「文理未通，散文字句害礙極多」，由於「大體不振，精神皆弱，故觀書下筆皆不得力。」（集十二）與蔡公辨云：「老夫平時最檢點後生言辭，書尺文字要令人規矩。」又云：「來書辭語病痛極多，讀之甚不滿人意，用助字不得律令，尤爲缺典。」又云：「安詳沈靜，心神自應，自靈輕浮，馳騁則自難省覺。心靈則事事有長進，不自省覺，即所爲動皆乖繆，適取以貽羞取諱而已。」（集十四）都是在說作文時仍須理會本心。

三 陸九淵的江西詩讚

朱熹薄卑江西詩，陸九淵則稱讚江西詩與程師云：

伏蒙寵賜江西詩派一部二十家，異時所尋繹而不能致者，一旦充塞盈几，應接不暇，名章傑句，焜爍心目，執事之賜偉哉！詩亦尙矣。原於齊歌，委於風雅，風雅之變，壅而溢焉者也。湘粦之騷，又其流也。不虛長楊之賦，作而騷幾亡矣。黃初而降，日以漸薄，唯彭澤一源，來自天授，與衆殊異，而淡泊平夷，玩嗜者少。隋唐之間，否亦極矣。杜陵之出，愛君悼時，追蹤騷雅，而才力宏厚，渾然足以饋游靡詩家爲之中興。自此以來，作者相望，至臻章（黃庭堅）而益大擡其力，包含欲無外，搜抉欲無祕，體制通古今，思致極幽眇，貫穿馳骋，工力精到。一時如陳、徐、韓、呂、三洪、二謝之流，翕然宗之。由是江西遂以詩社名天下，雖未極古之源委，而其植立不凡，斯亦宇宙之奇詭也。（集七）

其鄉有復程師惠江西詩派書，會見之否？問頗述詩之源流，非一時之說，愚見大概如此。國風雅頌固已本於道風之變也，亦皆發於情止平禮義，此所以與後世異。若乃後世之詩，則亦有當代之英，氣舉識趣不同凡流，故其模寫物態，陶冶情性，或清或壯，或婉或嚴，品類不一，而皆條然各成一家，不可與衆作渾亂。字句音節之間，皆有律呂音節，所自異者，曾子因文章如此，而見謂不能詩，其人品高者，又借義理自勝，此不能不與古異。今若借以古詩爲師，一意於遺，則後之作者，又當左次矣。何時合併，以究此理？（集十七）

這固然由於陸是江西人，不免爲江西捧場，與程師結云：「某亦江西人也，敢不重拜光寵！」已經情見乎詞。但黃庭堅的包含搜抉，思致幽眇，貫穿馳骋，工力精到，確也與陸九淵的重視理會檢點，旨趣相近。與沈宰說得明白，就「後世之詩」而言，凡「條然各成一家」者，皆難能可貴；「若借以古詩爲師，一意於道」，則此「又當左次矣。」

四 袁燮包恢家鉉翁的「言志」新說

由陸九淵的理會本心的專用於詩，引導出他的門人後學的「言志」新說。袁燮（一一四四——一二二四）題魏丞相詩云：

古人之作詩，猶天鏡之自鳴爾，志之所至，詩亦至焉，直已而發，不知其所以然，又何嘆求夫語言之工哉？聖人斷之曰：「思無邪。」心無邪，一言一句，自然精粹，此所以垂百世之典則也。魏晉諸賢之作，雖不逮古，猶有審容恬暢之風，而陶靖節爲

包恢答曾子華論詩云：

最不煩雕琢，理趣深長，非餘子所及。故東坡蘇公言：「深明不爲詩，寫其胸中之妙爾。」唐人最工於詩，苦心疲神以索之，句愈新巧，去古逾遠。獨杜少陵雄傑宏放，兼有美可謂難能矣。然「爲人性僻就佳句，語不驚人死不休」，子美所自道也。詩本吾志，而以驚人爲能，與古異矣。後承風薰染，積習甚者，推敲二字，毫釐必計，或其母憂之謂？「是兒欲驅出心乃已。」鏽磨鍛鍊，至是而極。孰知夫古人之詩吟咏，情性渾然天成者乎？（絜齋集武英殿聚珍版錄書本卷八）

家鉉翁志堂記云：

昔日讀詩，深有味於詩序「在心爲志」之旨，以爲在心之志，乃喜怒哀樂欲愛而未發之端，事雖未形，幾則已動，聖賢學問，每致謬乎此，故曰「在心爲志」。若夫動而見於言，事而見於事，則志之發見於外者，非所謂「在心之志」也。是以夫子他日語門弟子曰：「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無邪之思，在心之志，皆端本於未發之際，存誠於幾微之間，追夫情動而言形爲難，爲頌爲賦爲比，爲興皆思之所發，志之所存，心之精神，實在於是，非外襲而取之也。序詩者，卽心而言志，志其詩之源乎？本志而言情，情其詩之流乎？自心而志，由志而詩，有本而不汨不滯，蓋門人高弟，親得之聖師，而述之於序，非後儒所能到也。（刪定集四庫珍本本卷三）

三人都就詩序的「詩言志」立論，都較詩序的意義深遠。「詩言志」是周秦的通常意念，並沒有什麼隱晦難明的深思奧義，如字面所示，不過指明詩是心志的表現而已。詩序取以入文，加解釋說：「在心爲志，出言爲詩」，意思更爲顯豁，更表示沒有深思奧義。包恢說：「今人只容易

看過，多不經思，」就是他要在習見的舊說中注入深奧的新義。家鉉翁云：「在心之志，乃喜怒哀樂欲發而未發之端。」包恢答傳當可論詩亦

一也，人安有二心？」（集廿五）則包恢所謂名公恐卽指陸，決非指朱，朱就是分人欲天理爲二的。

袁燮是陸九淵門人，持論相近無可疑。宋史包恢傳：「自其父揚，世父約，叔父遜，從朱熹陸九淵學，則可以近陸，也可以近朱。考集中答項司戶書云：『朱文公所神明不測者，』與夫子（孔子）四言似差不同。」（稿略二）陸象山先生贊云：「若先生者，真可進乎夫子。」篤莫尚之明。（稿略五）是雖同樣從學，但尊陸疑朱，所以論文也遠朱近陸。至家鉉翁雖是蘇軾里人，張栻鄉人，然其學問淵源實出於陸。四庫提要已就集中的心齋說主靜編諸篇疏通證明，成爲定讞。論文近陸，自無足奇異。

五 包恢的「自然」新說

某素不能詩，何能知詩？但嘗得於所聞，大概以爲詩家者流，以汪洋澹泊爲高，其體有似造化之未發者；有似造化之已發者，而皆歸於自然，不知所以然而然也。所謂造化之未發者，則冲漠有際，冥會無迹，空中之音相中之色，欲有執著，不可得，而自有戶居而體見，淵然而雷聲者焉。所謂造化之已發者，眞景見前，生意呈露，混然天成，無據天之縫罅，物各付物，無刻楮之痕迹，蓋自有純真而非影，全是以非似者爲故觀之。若天下之至質，而實天下之至華，雖若天下之至枯，而實天下之至腴，如彭澤一流，來自天授者，尚庶幾焉，而亦豈能全合哉？然此惟天才生知不假作爲，可以與此，其餘皆須以學而入學，則須習熟，未易運造也。所以前輩嘗有「學詩渾似學參禪」之語。彼參禪者固有頓悟，亦須有漸修始得。頓悟如初生孩子，一日而肢體已成，漸修如長養成人，歲久而志氣方立。此雖是異端語，亦有理可施之於詩也。半山云：「看似尋常最奇崛，成如容易却艱辛。」某謂尋常容易須從奇崛艱辛而入，又妄意以爲損「先艱而後易」益「長裕而不設不外」是詩法，况造物氣象，須自大化混浩中沙汰陶鑄出來，方見精彩也。唐稱韓柳有晉宋高風，而柳實學陶者，山谷嘗寫柳詩與學者云：「能如此學陶，乃能追似耳。」此語有味。（稿略二）

陸九淵於重理會檢點，可以矜重沖淡自然。語錄云：「資稟好底人，自然與道相近；資稟不好底人，自然與道相遠，卻去鍛鍊。」又云：「某自來非由平學，自然與一種（備要本作稱）人氣相忤，幾見一造作營求底人便不喜，有一種沖然淡然底人便使人善。」二並集世五這是
在論人論道，由論人論道轉至論文，也不會歧異，所以一方面稱贊「淡泊平夷」的「彭澤一源」，譽為「來自天稷」；一方面也稱贊黃庭堅
領導的江西詩，「包含欲無外，搜抉欲無內，體制通古今，思致極幽妙」，貢
穿馳騁，工力精到。

說詩是善的。袁燮家鉉翁都引孔子說「思無邪」，也是在證明詩是善的；詩善源於心志，也正合陸九淵謂心卽理卽善之說。程子云：「夫子言興於詩，觀其言是興起人善意。」（二程遺書第二上，三先生語）陸九淵的好善說，出於程子的興善說了。袁燮家鉉翁的無邪說，又出於陸九淵的好善說。包恢述近世名公有言曰：「人心惟危，天命不易。」陸九淵語錄云：「人心惟危，道心惟微，解者多指人心爲人欲，道心爲天理。此說非是，心

蓋古人於詩不苟作，不多作，或一詩之出，爲極天下之至精，狀理則理絕渾然，狀事則事情照然，狀物則物態宛然，有窮智極力之所不能列者，猶造化自然之聲也。蓋天機自動，天韻自鳴，故以雷霆豫震以動，發自中節，聲自成文，此詩之至也。孰發抑

是帝出乎震，非虞之歌，周之正風雅頌，作樂殷薦上帝之盛，其孰能與於此哉？其次則所謂未嘗爲詩，而不能不爲詩，亦顧其所遇何如耳。或遇或觸，或過或擊，而後詩出焉，如詩之變風變雅，與後世詩之高者是矣。此蓋如草木本無聲，因所觸而後鳴，金石本無聲，因所擊而後鳴，無非自鳴也。爲草木無所觸而自發聲，則爲草木之妖矣；金石無所擊而自發聲，則爲金石之妖矣。聞者或疑其爲鬼物而掩耳奔避之，不暇矣。世之爲詩者，鮮不類此。蓋本無情而率強以起其情，本無意而妄想以立其意，初非彼有所觸而此乘之，彼有所擊而此應之者。故言愈多而愈浮，詞愈工而愈拙，無以異於草木金石之妖聲矣。（稿略二）

王半山有謂，「看似尋常最奇崛，成如容易却艱辛。」今從觀遠齋詩，或其見其出之易而語之平也，抑不知其閱之多，考之詳，鍊之熟，琢之工，所以磨礪圭角，而飄落皮膚，求造眞實者，幾年於茲矣。故其字字句句，有依據，有法度，欲會米體宋格，而無一字妄用，一語有作者。切無謂其尋常容易，乃奇崛之最實，自其艱辛而得也。〔前略五〕

是他分詩爲三等上者是自然之聲次者是觸擊之聲下者是無觸擊之聲就是妖聲，也就是普通所謂「無病呻吟」。自然與觸擊，無觸擊對舉當指本體的「造化自然」非指方法的「自然而然」。不過，表現「造化自然」的詩文，最好還是用「自然而然」的方法，包恢自識云。
文忠歐公有曰：「文欲開廣，勿用造語，及毋模擬前人。孟韓雖高，不必似之，取其自然爾。」至哉言乎？眞文法也。（稿略八）

這正是陸九淵的矜重檢點的移用於詩，同時也與江西詩派的由「布置法度」以至「不煩繩削而自合」的自然（別詳）契合。當時反對江西詩派最力的是永嘉派，他們標榜晚唐包恢、晉侯體、仁存、拙稿後云：
嘗聞之曰：江左齊梁競爭一韻一字之奇巧，不出月闕風雲之形狀。至唐末則益多小巧，甚至於近鄙俚，迄於今則弊尤極矣。體仁之存拙，非欲矯時弊乎？（萬略五）

答傅當可論詩也稱贊傅當可的「始終皆追晉宋之風而絕不效晚唐之體」，說「此其過於人遠矣」。卑薄晚唐就是反崇江西。包出於陸，論詩尊奉江西，所以包也尊奉江西。不過江西詩社的人物是純粹詩人，陸包是心學派的道學家，詩人止講求作詩方法，道學家則開發詩學本體。這樣，江西派的作詩方法，遂由陸包——特別是包的手裏伸根到本體的領域。

黃潛臨夏珪春山歸隱圖卷

鄧以蟄

夏禹玉春山歸隱圖卷，筆墨濃渾，意境清幽，展玩之餘，不覺置身天外。洵合作也。此卷爲慈谿寶雲堂趙氏故物。余因臨摹，借置案頭已三月。閱窗明几，淨吮毫濡墨，對卷漫臨兩月，歲事雖不計工拙，亦未免刻鵠之誚也。

此題識共十行。行書，字大二寸許，書於卷尾餘絹，長六十四公分。引首蓋「風月我」朱文腰圓小窄印，脚押「潛印」朱文小長方印。跋中落一頭字，註於末，閑字倒書，邊加剔。書法用筆似朱紫陽，結體行氣則近米襄陽，清勁灑脫，實元人勝境也。黃文獻書法不多見，故宮所藏元人法帖，只有其致德懋提舉帖一通，雖爲小行書，與此無二致也。

春山歸隱圖

嚴嵩

此橫榜書，書於引首綠色蠟箋，高同卷，長爲一百三十六、五公分。行書法甚奇，似飛白而實非；蓋運一筆而毫鋒漸分爲二爲三爲四，如在春山二字起筆，雖見毫鋒分開，然中間仍有合處，至歸字則分爲雙鋒，隱字又分爲三鋒，圖字竟有分爲四鋒者。尤奇者，筆鋒之在左者墨濃，右者墨淡，如立木片稍向左斜，濃處近淡處遠，望之若立體突起於紙素之上。書法一氣呵成，由圓渾而入遒勁，只歸字左邊末兩筆有捉襟見肘之概，噫！弄巧者有時而見拙耶？

此圖高五十五、八公分，長七百九十二公分，洵爲高大卷也。絹經六百年之久，色方淡黃，完整如新，至爲難得。惜新加裝治，且非高手，以卷過長，從中截之，截處機紋筆墨如一，知原爲一匹整東絹也。圖爲水墨粗筆山水。江天一角，頓接崇山峻嶺。首段遠望沙渚，一兩層半隱於山腳；山腳蘆叢中，入水高架茅舍兩鋪，舍前懸網高張，漁翁復荷網提籠，自灘上行來；更近一沙嘴，坡脚綠草間，一船靜倚，篷窗內窺見人之動作。篷頂一竿橫出，穿衣晒之，蓋插篙繫舟，灘曲避風作炊事耶？登坡依崖傍石，有書堂洞，啓門臨曲水，背蔭新篁，堂中設几案，案上置瓶花硯盒，一老人倚案，望日視門前童子執帚掃徑。巖上古樹離披，和風動葉，綠巖峻坂，須拾級而登降也。中段崇山峻嶺，石嵯峨，幽澗盤旋出山，不知幾迴折。山深可知，山中古松多株，蚪幹盤枝，翠杉遠近排列，青翠交映中，樓閣參差半露，樓前水涯，列植垂柳，如離風吹，柳絲成浪，可拂隔岸漁舍。山隩水曲，一長橋相通，循橋而西渡者，一老者戴笠跨驥行，一僕荷囊後隨，行橋中央，而驥則沿橋左邊行，其深於物理如此。過橋來，嵒上雜枝紛披，嶺頭一亭，間寂亭外，兩客席地對坐，遠望鳥陣橫空，帆影一雙穿樹杪而來，微下有行旅三人，或策杖或擔行李者，皆向東行。末段巖堅益深，清潤激湍，四面奔湊，巖石嵯峨，雄壯極險峻，一怪石高聳如植斧，峩峩精稜。

無路可登，一古松在其巔，曲屈藤縛，厥狀甚奇，環其麓爲迴廊，瓦脊逶迤如游龍，兩端高閣凌空，一閣面水，一閣面山，一老者正登之，憑欄望山色焉。江山萬里無阻，歸途誠近在咫尺耳！卷尾餘絹，黃公自題如上。

圖之皴法，大斧劈兼拖泥帶水皴，蓋師李唐而寓二米墨戲於筆端者也；濃墨大點爲苔，狀如瓜子；樹幹中鋒如籀，樹葉離披點擢，夾筆互用，點柳葉如飛白，殊爲新奇。

張丑清河書畫舫載南宋五公手札，內有李忠定公一札云：

綱再拜近被親筆詔書，以向條具邊防利害，特加褒諭，上恩隆厚，何以克當！孤危之跡，去國十年，間關險阻，無所不至，拳拳孤忠，今乃見察，弟深感泣。今錄一詔書並謝表劄子去，恐欲知也。綱衰病日加，不復堪爲世用，然使靜而謀之，則有暇矣。近於所寓僧舍之側，葺小圃，蒔花種藥，爲經行游息之地，戲作上梁文及園中十二咏，輒以拜呈，如得妙句，爲林下之光，幸甚！幸甚！綱再拜。

又有趙忠簡公一札云：

鼎欲卜居饒信，已遣人料理，萬一不成，不免復於衢婺或四明山間尋一駐伏之所，杜門潛居，與人跡相絕，庶依餘庇，待盡山林合具，浼聞，伏幸矜照。

宋高宗南渡，忍恥偷安，賢奸並用，阤陧不安甚矣。李趙二公扶顛持危，有不啻朝廷重鎮，國家柱石，特爲權奸所擠，不安於位，流竄至再。故披肝歷血，情見乎詞，乞骸歸田，實不獲已。二公如此，他賢有不側目而走者鮮矣。夏禹玉雖居畫院，耳目所接，能無動於中耶？此春山歸隱圖所爲作也。古人稱禹玉畫突兀奇怪，氣韻尤高。（曹昭格古要論）知言哉！使非心中醞釀之深，能蒼古沉鬱，元氣淋漓，乃爾耶？希臘大哲亞里斯多德言：「詩比於史，尤近真理，尤爲認真。」吾國

稱詩之能厭人心之哀樂，發治亂之幾微，如老杜之作者爲詩史。詩史云者，實卽亞氏所言之意耳。夫如是，禹玉之畫，不亦能稱之爲藝術史，以與詩史相當耶？（不曰畫史，避與畫史爲畫家之通稱耳。）蓋其胸中塊壘，摩盪以出，有寫乎其所不得不寫，萬里江山，一觸卽發

之於筆墨，故其長江萬里圖，溪山無盡圖皆長至數丈。畫玄宰謂長卷畫起於南宋畫院，信哉！禹玉之畫，實多長卷，如此氣勢，豈可與殘山廢水同日語哉？說者謂山殘水贋，彼之畫則爲長江萬里溪山，無盡，其所以爲藝術也。使當建炎紹興之際，畫院待詔諸公盡畫耕織圖，日日刷脈鍛葉，媲紅配綠，求象後模寫，卷界而爲之，以進御帝后嬪妃，則畫史無非偃僵趨庭之輩，求一史入舍，解衣盤礴，羸者，將無其人歟？吾以爲李唐、馬遠、夏珪、梁楷四人，雖身居畫院，以彼等畫法論之，誠足當解衣盤礴，羸者而無愧。蓋皆突兀奇怪，醞釀深厚，有不可一世之概，非取悅獵寵者可比也。大凡畫亦如詩，聖者有兩等：老杜一等也，王孟又一等也。老杜之詩，詩史也，眞於事者也；王孟之詩，平澹天真，眞於自然者也。畫之神品，亦有兩等：王維之畫，亦平澹天真，筆意精微，所謂南宗所謂士氣者一等也；李唐、夏珪、石濤，八大之畫，蒼鬱突兀，寓慷慨於筆墨者，又一等也。此等之畫，如老杜之詩，稱之爲藝術史可也。其雑明之戴進、汪肇、張路之徒，而統名之曰北派，誣枉李夏，莫此爲甚。上述禹玉溪山無盡圖，匹紙所畫，其長四丈有餘，前人稱之筆墨皆佳，精神煥發，神物也。原藏沈石田家，後歸陳道復。於是，乃知道復寢餽於斯，以成其山水之濃渾荒率之致，以及後之李流芳、黃道周、倪元璽、傅山等之寫意山水，實皆祖禹玉者耳。若戴進、張路，只得禹玉之形似，糟粕於馬夏乎？何有？

畫法實祖荆浩、范寬、李成、郭熙四家（取荆之筆，范之氣勢，李之墨氣，郭之形。）特醞釀變化自闢畦徑，首創大斧劈皴法，以成其勾砍之勢，畫之以氣勝者無出其右；即此一端可當畫祖而無愧。宜乎食其餘緒如馬夏者亦足任偏師耳！唐之傑作今在故宮者猶有萬壑松風大立軸及清溪漁隱橫卷，見此兩畫，即知其氣勢之雄偉也。尤卓絕者爲清溪漁隱（見故宮週刊第一百八十五至一百八十九期），焦墨山水，坡石大斧劈皴，樹幹空勾墨暈，點擢樹葉濃淡淺深，極圓渾婆娑之致，位置極簡，而生氣飛動。近代歐洲繪畫開派創新，多屬法人印象派大師蒙勒（Claude Monet）以爲自然可供畫家描寫者不過光之影射在自然者耳，若形體顏色皆非畫之所有。事及此派之後期，有塞尚奴（Cézanne）者出，而一反蒙勒之主張，以爲自然內有其生成之骨骼與大力（如地心吸力）之交錯，外有光暉之瞬變，感覺之會通，遂如是而飛揚，如是而奔墮，如是而曲直，如是而晦明，形勢萬般，雖非僵立，要於賞會之頃，立現眼前，抹煞自然之形勢骨骼，而求光之是攝，是使自然化爲稀薄飄蕩之流漿，抑何所感會於其間哉？故塞尚奴之繪畫，骨骼渾凝，氣勢摩盪，若隱去技術之異，如油之異墨，墨之異色，取一至精之影印，與李唐之清溪漁隱並觀，將不辨孰爲李唐，孰爲塞尚奴也。此豈非天下之奇蹟乎？藝之精者，固不論古今中外，必有時而合轍耳。李唐老逢喪亂，感之深，故其藝之卓絕有如此也。馬夏承其風，身居畫院，而遭逢離析之會，心有所不忍，一皆發之於筆墨。曹昭格古要論中論馬夏曰：「馬遠師李唐，下筆嚴整，用焦墨作樹石，枝葉夾筆，石皆方硬，以大斧帶水墨皴，其作全境不多，小幅或峭峯直上而不見其頂，或絕壁直下而不見其脚，或近樹參天而遠樹低，或孤舟泛月而一人獨此邊角之境也。」

夏珪善畫山水，布置皴法與馬遠同。但其意尚蒼古而簡淡，用秃筆，

樹葉間夾筆，樓閣不用尺界畫，信手畫成，突兀奇怪，氣韻尤高。馬遠不作全境，每寫湖山半邊一角，孤舟獨往，流戀憑弔之情，黯然紙上。姚公綬句云：「宋家內院馬一角，」其情良亦苦矣！故多小幅，如冊頁紈扇之類。夏珪則多長卷，巨幅千巖萬壑，層見疊出，林木樓觀，深邃清遠（倪瓈跋夏珪千巖競秀圖語）。山川繁迺，一寫千里，其勢若無窮盡者，非馬遠邊角之境所可同日而語也。此爲兩家位置，取境之不同也。明初王履評馬夏山水謂：「其疏也而不失於俗，細也而不流於媚，有清曠超凡之遠韻，無猥闇蒙塵之鄙格。」兩家筆墨皆有粗細二種，今世所流傳，號稱馬夏者，粗筆居多，蓋作僞者以粗筆易欺世耳。故宮收藏，涉獵大半，以予所見，兩家真蹟無可疑議者。馬遠唯舊藏唐宋元集冊中絹本看梅圖，對幅有楊妹子楷書題絕句，收句爲「今年豈謂無梅看，此是園林第一枝。」此冊今不知落誰手！（有正書局所印宋元寶繪冊墨集中尚有兩幅，一唐人春日苑遊圖，一宋人落霞與孤鶩齊飛，與故宮所藏絹本竹礎焚香一頁，兩畫皆爲紈扇本，前人謂馬遠畫傳世真蹟多爲冊頁紈扇，良然。夏珪則只故宮西湖柳艇立幘與平等閣所藏小幅山水（見於有正所印宋元寶繪冊林集），兩畫比之黃公所臨春山歸隱圖，則黃公已得十之八九，而稍加渾厚耳。董玄宰題夏珪山水十二景曰：「夏珪師李唐，更加簡率，如塑工所謂減塑者，其意欲盡去撫擬蹊徑，而若減若沒，寓二米墨戲於筆端；他人破觚爲圓，此則琢圓爲觚耳。」此論誠得夏珪之三昧，精確無比。陳眉公稱：「夏珪師李唐，米元暉拖泥帶水皴，先以水皴，後卻用墨筆。」前人又稱其高低溫潤墨色如傅粉之色。今平等閣小幅山水與黃公所臨春山歸隱圖，正爲拖泥帶水皴，比之李唐，更加簡率，有減塑意。若減若沒，師李唐而寓二米墨戲於筆端者也。然墨色明潤作傅粉之色，石分三面，枝幹離披，雖運筆簡率而有意到筆不到之妙。此若比之馬遠，則馬遠

皴法嚴整方硬，純然李唐之大斧劈皴，但更加堅凝圓實，人物樹石墨色俱入絹縷，有入木三分之妙。總之馬遠以筆勝，夏珪以墨勝；馬遠以骨勝，夏珪以氣勝。馬遠氣韻堅凝刻實，夏珪則蕭灑鬆秀；此兩家筆墨氣韻之不同也。意境筆墨兩家不相同如此，而李文石嘗與張辟非角勝（見於李氏叢刊無益有益齋讀畫詩），取一巨幅畫，展至半幅，問曰：「下尚有人物否？」張曰：「有。」李曰：「姑掩款識，展至人物爲限。吾可斷定爲誰也。」及見人物，李乃先收賄注所謂漢八刀者，於懷曰：「夏珪！」揭款果中。夫辨馬夏於人物，李自以爲精鑒；若吾也於馬夏之辨，雖非宋牧仲，亦能暗中摸索，自然得之。摸之爲大幅，則爲夏珪；索之爲小幅，則爲馬遠；蓋馬遠小幅，乃能真，若大幅，長卷，則非夏珪不能。有何待畫之展開耶？此固爲戲言，實則辨馬夏不必在人物，其筆墨意境兩家大有不同者，在耳。今之號稱馬夏者，百不獲一真，得此黃公臨本，已得夏珪十之八九。且黃公元代巨儒也，不臨夏之他作，而臨其春山歸隱圖，黃公必有所爲而爲之。吳荷屋曰：「古人之筆墨，可重也。古人所臨摹之古人之筆墨，尤爲可重也。」得一歸隱圖而夏珪、黃溍兩古人之精神，筆墨俱在其可重又當何如哉？

黃溍淺絳山水長條幅

幽林蒼蔚水灣環，蕭寺鐘聲高落寒。把酒清談消永晝，暮鴉歸盡不知還。
甲申夏湖日 覺海上人持酒肴遊巖山，相與盤礴林影水光中，清言永日流連忘返，恍如致身塵埃之外。酒闌，上人乞畫爲別，遂援筆成此以歸之。
此題詠書於畫之右上角，小行書，共九行。引首蓋「風月我」朱文腰圓小印，末脚「溍印」朱文小長方印，押於溍字上。

元黃文獻公山水立幅

項聖謨題

彰」兩白文小方印。此圖薄棉紙本，色微黃，長一百五十八·五公分，闊三十八·五公分；作淺絳山水，巖壑層疊，雲樹重深，如海濤起伏，連連若若，杳無窮盡；中間一湖，潤石清泉，意極活潑瑩徹。水閣兩三處，散列湖畔，一閣挺古木參差，掩映其間，清森之氣籠罩茅堂，窗牖軒豁，雄慢高捲，几上琴書並列，布置間雅，悄無一人，知主人出遊矣。湖外煙鎖平林，漠漠如織，煙外峯巒層見，疊出嵐光霧影中，梵宇時露朱簷，遠近相望，瀑幅松蓋掩映山樓危亭，山隙窺見水口迴環延綿，深遠無際，滿目蒼潤，蓋一片高遠也。

圖之皴法爲披麻而兼解索，樹幹用筆中鋒，如作篆書，樹葉橫點，夾筆空勾互用，點苔用破墨濃墨，以破筆於凹處密點之，壯如飛燕，別開生面。總之公之皴法鬆秀，樹法圓渾，着點苔蒼老，合而成其渾穆蒼潤之致，兼之位置深厚，墨法瑩潔，故能有此淋漓雄偉之觀也。故宮有公之梅華書屋立幘（見於故宮書畫集第十六冊），亦紙本，作於至正七年春，後於此圖三年，秀潤有餘，而蒼渾高古不逮也。明景泰間李鏞跋之曰：「元季黃文獻公雅好文藝，嘗與虞奎章、柯博士輩論書評畫，深入古人妙致。閱此圖，運筆秀勁，堪與黃鶴山樵媲美矣。」公長於黃鶴四十餘歲，少於趙松雪二十三歲，而公與黃鶴畫法相近，蓋二人皆師法松雪者耳。

劉完庵自題清白軒圖七絕一首，後系一跋云：「戊寅孟夏朔日，西田上人持酒肴過余清白軒中，相與燕樂，悅若致身埃壘之外。酒闌，上人乞詩畫爲別，遂援筆成此以歸之。先得詩者座客薛君時用也。彭城劉珏識。」此跋幾全襲文獻此圖跋語，余曾得見原蹟，憶亦爲淺絳山水，覺筆墨位置渲染亦頗有師此圖之迹，足徵完庵於此圖欣賞盡致，不惜於跋語中特效文獻語句，用以見其服膺之至焉。

然則此圖曾輕完庵之手無疑矣。至明末則歸於陳元素，李流芳諸氏，故「元素」朱文長方印，「陳氏子子孫孫永寶之」白文方印，「李印流芳」白文方印猶在畫之左下角，右下角有「太史氏」朱文方印不知為誰。董玄宰有此印，大小形式相同，但為白文耳。
（清白軒圖見故宮書畫集第四冊）

元翰林侍講學士黃文獻公，名潛，字晉卿，婺州義烏人，生於宋景炎二年，卒於元至正十七年，年八十有一。與同郡柳貫、臨川虞集、豫章揭傒斯為儒林四傑。臨川危素及其門人王禕、宋濂編次其文，曰日損齋初續稿。趙公松雪讀而愛之，敬之，不能去手，適有以吉日癸巳石鼓二周刻遺趙公者，乃欣然曰：「是可與晉卿之文並觀者耶？」其清風高節，人則稱之如冰壺玉鑑，纖塵不汚。宋濂作公行狀，只言雅善真草書，人有得其片幅者，必藏弃之以為榮。王禕言公凡為文，脫稿必命門生代書，而碎其初稿，公字畫甚佳，以祕惜故多不傳。（徐一夔始豐稿卷十四引）公自跋晦庵朱先生帖亦曰：「至其翰墨之妙，類以為儒者細事，置而弗論。」於是知公之翰墨傳世之少有由矣。此春山歸隱圖卷巍巍巨製，豁目驚心，雖云對臨禹玉，其圓渾瀟灑，人物古厚，蓋已盡去摹擬畦徑矣。兼之絹素完好，字畫同幅，恐人

間不能有二，有則早碎於公之手矣！其贈覺海上人遊巖山圖立幅，款署甲申夏朔，為公六十八歲之作，引首「風月我」小印與押脚「潛印」兩朱文印與春山歸隱圖中所用者無異，是則此二畫年必相近，皆為公之晚年作也。考前人著錄黃鶴山樵真蹟精品合有二十餘種，其年月多在至正十年至洪武十七年之三十五年間。黃鶴洪武十八年卒於獄中，上距文獻之卒幾三十年。宣城貢師泰序公集有云：「今年七十有九，猶康健善飲啖，援筆騁駛如壯歲云。」然公與黃鶴翰墨相踵，終不過為暮年七八年間之事耳。安儀周於其所著墨緣彙觀中，註王蒙青弁隱居圖曰：「皴法麻披而兼解索，苔點加以破墨，長點更為新奇，此乃自開生面者。」吾恐黃鶴其師文獻者歟？否則二公皆師自松雪者耳。蓋青弁隱居圖與遊巖山圖，筆墨誠極相近，所不同者黃公渾厚，王則清麗耳。司馬溫公、王荊公皆善大字將軍金碧山水，朱文公人物師吳道子，今文獻筆墨之工，有如此洵非偶然。危太樸記公之文曰：「先生故衣冠家，及師友前代遺老，而出於公之門下者如宋濂、王禕、文行，皆足表率一世，吾因知儒雅之道，文獻可謂繼往開來之巨擘也矣。然則實公之翰墨，豈徒為清玩而已哉？」

中國哲學之起源(中) 勘誤表

期別		頁數		行數		而素		辨誤		素面		辨正	
上	下	上	下	上	下	上	下	上	下	上	下	上	下
34	34	34	34	33	33	32	32	31	31	31	31	29	28
上	上	上	上	上	上	上	下	下	上	上	上	上	上
20	20	20	19	20	13	17	16	10	16	12	7	14	7
是	是	是			漢見	子	八		說象語		氏之	縱橫	實
即一書之士也	即	即	即	即	見漢	子	九	(注十八)	人	家	之氏	陰陽	室
					存之橫案所						「定四年左傳」	七	華

中國哲學之起源(下)勘誤表

期別												頁數	誤	正	
4	4	4	4	4	4	4	4	4	4	4	4	4	4	4	4
34 上	34 上	33 上	33 上	30 下	29 下	29 上	29 上	29 上	29 上	29 上	28 下	28 下	28 下	26 上	26 上
6	3	18	7	14	13	13	14	10	10	8	3	18	14	8	14
「故曰」上脫一句												古	其	孟	孟
暴亂與民生												得	謂	必	必
文化發達論之												論	謂	正	正
社會制度與中國哲學												東施之職	不必效	誤	誤
周秦民云從之												文化發達	謂	正	正
大略如此矣												在	謂	正	正
經濟學史專家												中國	謂	正	正

3	3	3	3	3
38	37	37	36	35
下	上	上	下	上
5	18	17	19	1
王	天	計	玄	才圓
主	文	記	元	圓才

我國上古的天文歷數知識多導源於伊蘭勘誤表

4	附記：	本文下篇「託始古人」一節，原屬中篇之（六），編者因第三期限於頁數，不獲全排，乃移置下篇之首，排入第四期；顧又未便冠以（一）字，而冠以（十 二）兩字。茲無從改正，讀者諒之。	4	4	4
4	上	上	上	下	
25		45	45	44	
10		20	5	21	
	月	自		崔譲達先生	
				著以雜家訖名	
				陳伯陵先生	
		日			

附記 本文下篇「託始古人」一節，原屬中篇之（六），編者因第三期限於頁數，不獲全排，乃移置下篇之首，排入第四期；顧又未便冠以（一）字，而冠以（十二）兩字，茲無從改正，讀者諒之。

三八上	四	誤	歸
下	五	皆	者
	六	s'ravanā	sravana
	七	s'(r)u	s(r)u
一九	八	Rata' rāśa	satavāśa
四二上	九	śwpa	śva-pa
	一〇	śheep	śheep
	一一	śheep	śheep
一四	一二	施	(施)
	一三	nune	nune
一五	一四	施 美	施 美
	一五	nune	nune
一六	一六	銅 鑄	銅 鑄
	一七	vrishabati	vrishabhati
	一八	bhaldees	Chaldees

三九上	一〇	dep	depi
四〇上	一一	thra'vahara	thra-vahara
四〇上	一二	thra'vahara	thra-vahara
四〇上	一三	thra'vahara	thra-vahara
四〇上	一四	thra'vahara	thra-vahara
四〇上	一五	thra'vahara	thra-vahara
四〇上	一六	thra'vahara	thra-vahara
四〇上	一七	thra'vahara	thra-vahara
四〇上	一八	thra'vahara	thra-vahara
四〇上	一九	thra'vahara	thra-vahara
四〇上	二〇	thra'vahara	thra-vahara

(本文載第五期)

商務印書館初版新書

三十七年四月份
(上) 出版新書

增訂新孫子章句訓義

錢基博著

六開本二冊
定價十五元

警官服務要論

鄭宗楷著

六開本一冊
定價三元

基本教育(下冊)

王承緒譯

六開本一冊
定價六元

農業經濟學(中國地政研究所叢刊)

許璇著

六開本一冊
定價五元

科學娛樂與實驗

劉遂生編譯

六開本一冊
定價三元五角

明清兩代嘉興的望族

中山文化教育館研究叢刊

潘光旦著

四開本一冊
定價六元

學兵非研究戰史無從入手，惟戰史多限於一役，罕有綜合以觀其會通者。茲編以孫子發凡起例，觀之上古，驗之當世，參以人事，而審權勢之宜，以明勝負之故。至於十三篇本文，則斟酌舊本，擇善而從；於諸家註文，則刪其繁冗，存其精粹。現代事例為孫子所未及者，亦擇要匡補。實能治兵法與戰史於一爐，使二千年前之古義，徵於今事而益明。

警官工作真諦，在為人民而服務。本書懸此標的，構成理論的體系；在縱的方面，上自警察局長，下至警察，均敘述其服務要訣；在橫的方面，由文書而會計，而庶務，以及內外勤務等，均分別指示其工作的要點，以提高其服務精神與效能。凡所陳述，均由著者所身體力行，歸納事實而成，不作老生常談，亦不人云亦云。實可當作一本警官典範讀。

基本教育的工作雖以掃除世界文盲入手，而其終極目的在使世界全人類能在知識和道德上得到密切的聯繫。本書是聯教組繼教育組對於基本教育者擬訂的工作方案，其上冊譯本已先由本館出版。下冊包含三章，第三章為理論的研究，第四章為政策和方法，第五章為關於行動綱領的建議。書中博采各國專家論文的精義，包含我國趙元任先生、許烺光先生、和本書譯者的論見在內。

首述農業經濟學之意義範圍及其發展，次敘世界各國農業狀況之變遷，以下分論農業土地、農業經營、自耕農、佃農、農產物之價格、農業機械問題、農業金融、及農業關稅等。本書所討論者雖為一般農業之經濟行為，但對於中國農業特具之歷史地理及社會背景道出重要的科學原理，易收事半功倍之效，不僅富有趣味而已。不論個人娛樂、公開表演、及教科實驗，均可取資於本書，而變化無窮。

著者前有「化學娛樂與實驗」之編譯，早由本館印行。此為前書的姊妹篇，內含關於光學、熱學、力學、磁、電的實驗，以及娛樂新術，不下兩百種。純從簡明有趣的角度入手，於不知不覺間，不論個人娛樂、公開表演、及教科實驗，均可取資於本書，而變化無窮。

關於家譜問題和人才問題的個別研究，著者早經發表過許多論文；本書的目的是想打通這兩項問題，而試作一個有關連的探討。向稱人才淵藪的嘉興被選做研究的對象，諸譜、方志、傳記、及科舉時代的墨卷被採作研究的資料。本書就優生學的立場，坐實兩種結論：一、婚姻多據所謂類聚配偶的原則；二、人才有遺傳的傾向。此外又說明望族之形成與維持為一自然的結果，所謂「君子之澤，五世而斬」，似不盡然。

上列各項書籍發售處另詳外

商務印書館初版新書

三十七年四月份（中）出版新書

中國社會經濟史上上的奴隸制問題

錢健夫著

六開本一冊
定價四元

童子軍遊戲教材教法

曹庸方著

六開本一冊
定價六元

玻璃儀器吹製法

F.C.Frary, C.S.Taylor and J.D.Edwards: Laboratory Glass Blowing

辛啓泰原輯
鄧廣銘校補
張德琇譯述
張澤森校訂
定價三元五角

稼軒詩文鈔存

辛啓泰原輯
鄧廣銘校補
定價三元五角

地理學家徐霞客

竺可楨等著
定價二元

中國革命運動組織史

六年
六開本一冊
定價七元五角

馮自由著

國立浙江大學史地研究所編輯
三百周年紀念會，茲將會中宣讀之論文集印成冊，計包括論文三十一篇，重要篇目：有竺可楨「徐霞客之時代」，方蒙「徐霞客遊洋教士關係之初步研究」，林文英「江流東隱」，方蒙「徐霞客遊記中之植物資料」，譚其驥「論丁文江崇隱」，黃秉維「霞客遊遊記上之重要文獻」，編前冠「序言」，均從地理學之角度以研究霞客，介紹霞客，並批判霞客。

著者對預縮削，多議舊聞，其革命史著多種已由本館印行。此書探紗體例，起於丙戌，中山先生肄業廣州博濟醫院，迄於辛亥民國政府成立，歷年二十有六。諸凡黨人於國內外所組織之大小團體千數百處之時期地所，關係人物，始末經過，均經詳次說明。為關於開國前革命史實之重要文獻。

著者致力於童子軍教學有年，深信遊戲是兒童生活上最理想的活動形態，特本其研究所得撰成本書。對童子軍遊戲的原理、教學方法、及教材設計等，均有詳盡的闡發和介紹。末附「世界童子軍第二次大露營比賽辦法及詳題」，可操作補充教材用。本書曾得教育部學術審議委員會佳評，並經國立編譯館給獎。

本書詳述玻璃管之連接，與T管、U管、Y管、球形管、螺旋管、微細管等之吹製，以及金屬與玻璃之連接，玻璃與或質之接合等，一方面注重基本手續之技術訓練，一方面詳示高級製品之特殊操作。適宜於大學理化科學生實習及玻璃吹製廠訓練技工之用。

稼軒不僅爲一詞人，其詩文諺藶等，亦多傳矣於宋季士大夫之口，惟辛集亡佚已久，清嘉慶間法式善辛啓泰輯刻稼軒集抄存，仍多闕失。茲據永樂大典殘卷、歷代名臣奏疏、詩選等書加以校補，是正之處，不一而足，均於各詩文後附著案語，以徵信實。他家作品之誤收者亦爲剔除，期能保存稼軒詩文之真相。

上列各項均按規格定價發售

商務印書館

初版新書

三十七年四月份
(下)

明靖難史事考證稿

元和姓纂四校記

所謂靖難事變，不僅關係朱氏叔侄之王位繼承，抑且為明代政治制度之改革關鍵，惟官書曲解史實，野史漫無根據，故前賢對於此段史事雖有所考證，而甚少發明。本書著者於商賈討論以外，別據假設，凡諸史事，如太祖之死，燕王入朝，靖難戰役，惠帝不殺叔父成祖繼統問題，惠帝與朝鮮之關係，亦附論及之，多所揭示。他如

王崇武著

定價三元

所謂靖難事變，不僅關係朱氏叔侄之王位繼承，抑且為明代政治制度之改革關鍵，惟官書曲解史實，野史漫無根據，故前賢對於此段史事雖有所考證，而甚少發明。本書著者於商賈討論以外，別據假設，凡諸史事，如太祖之死，燕王入朝，靖難戰役，惠帝不殺叔父成祖繼統問題，惠帝與朝鮮之關係，亦附論及之，多所揭示。他如

國立中央研究院史語研究所專刊之廿九
宋晏鐵道撰
王煥猷篆
岑仲勉撰
定價二十八元

所謂靖難事變，不僅關係朱氏叔侄之王位繼承，抑且為明代政治制度之改革關鍵，惟官書曲解史實，野史漫無根據，故前賢對於此段史事雖有所考證，而甚少發明。本書著者於商賈討論以外，別據假設，凡諸史事，如太祖之死，燕王入朝，靖難戰役，惠帝不殺叔父成祖繼統問題，惠帝與朝鮮之關係，亦附論及之，多所揭示。他如

小山詞箋
宋晏鐵道撰
王煥猷篆
岑仲勉撰
定價三元五角

所謂靖難事變，不僅關係朱氏叔侄之王位繼承，抑且為明代政治制度之改革關鍵，惟官書曲解史實，野史漫無根據，故前賢對於此段史事雖有所考證，而甚少發明。本書著者於商賈討論以外，別據假設，凡諸史事，如太祖之死，燕王入朝，靖難戰役，惠帝不殺叔父成祖繼統問題，惠帝與朝鮮之關係，亦附論及之，多所揭示。他如

鐵道經濟與財政

楊湘年著

六開本一冊
定價四元五角

新疆之水利

倪超編著

六開本一冊
定價四元五角

後漢食貨志長編
蘇誠鑑編著

六開本一冊
定價三元五角

著者曾奉命考察新疆水利，本書記述其實際觀察所得，並述其觀感。共分五章：首為緒論；第二章綜述新疆的地位、地形、氣候、河流、經濟、交通、人口等概況；第三、四章分敍新疆過去水利建設之經過及今後改進之計畫；第五章為結論。末附著者西行記要，詳述其考察新疆水利之歷程。

後漢食貨志長編

鈎稽有關事實，釐為長編，凡分民生狀況、國家財政、農田水利、工藝貿易、錢幣、戶口、貨殖、經濟思想八類，洵足備東京之要則，為食貨之總錄。

徵 稿 簡 章

- 一 本刊爲純學術性刊物，歡迎海內學者惠稿；不論著譯，皆所歡迎；稿長以一萬字左右爲宜，最長請勿超過三萬字。
- 二 來稿請用有格稿紙繕寫清楚，並加標點符號。稿件如附有插圖，請用濃墨繪成，以便製版。
- 三 譯稿請附原文；如不便附寄，則請注明原文題目、作者姓名、出版時間及地點。
- 四 來稿一經決定採用，不待刊出，即行奉酬，酬金自第二卷第一期（即三十七年五月十六日）起，改定爲每千字八十萬至一百萬，另贈該稿抽印本五十冊。本刊登載之稿件，如已在其他處發表，概不致酬。
- 五 經本刊致酬之稿，其版權即歸本社所有，作者如需另行編印，須徵得本社之同意。
- 六 稿末務請注明真實姓名及詳細地址，發表時之署名，由作者自便。
- 七 來稿請寄南京藍家莊蘭園十二號學原社。

不 許 轉 載

學

原 第一卷 第十一期

民 國 三 十 七 年 四 月 初 版

每 冊 定 價 國 幣 肆 元

印 刷 地 點 外 另 加 運 費

發 輸 者
編 著 兼

南 京 藍 家 莊 蘭 園 十 二 號
學 原 社

印 刷 所

商 務 印 刷 廣 廉
廠 館

總 經 售

商 務 印 書 地
館

下期預告

- 論事物之理與天理答徐佛觀 熊十力
語言的結構與哲學的思想 高名凱
羅馬建國故事埋藏在中國史乘中 戴友蓀
校讎通義評誤 鍾肇鵬
張穆「亭林年譜」訂補 趙儻生
二十世紀社會學 黃時樞
量子力學之發展 王敏
文選六臣註訂譌續編 祝文白